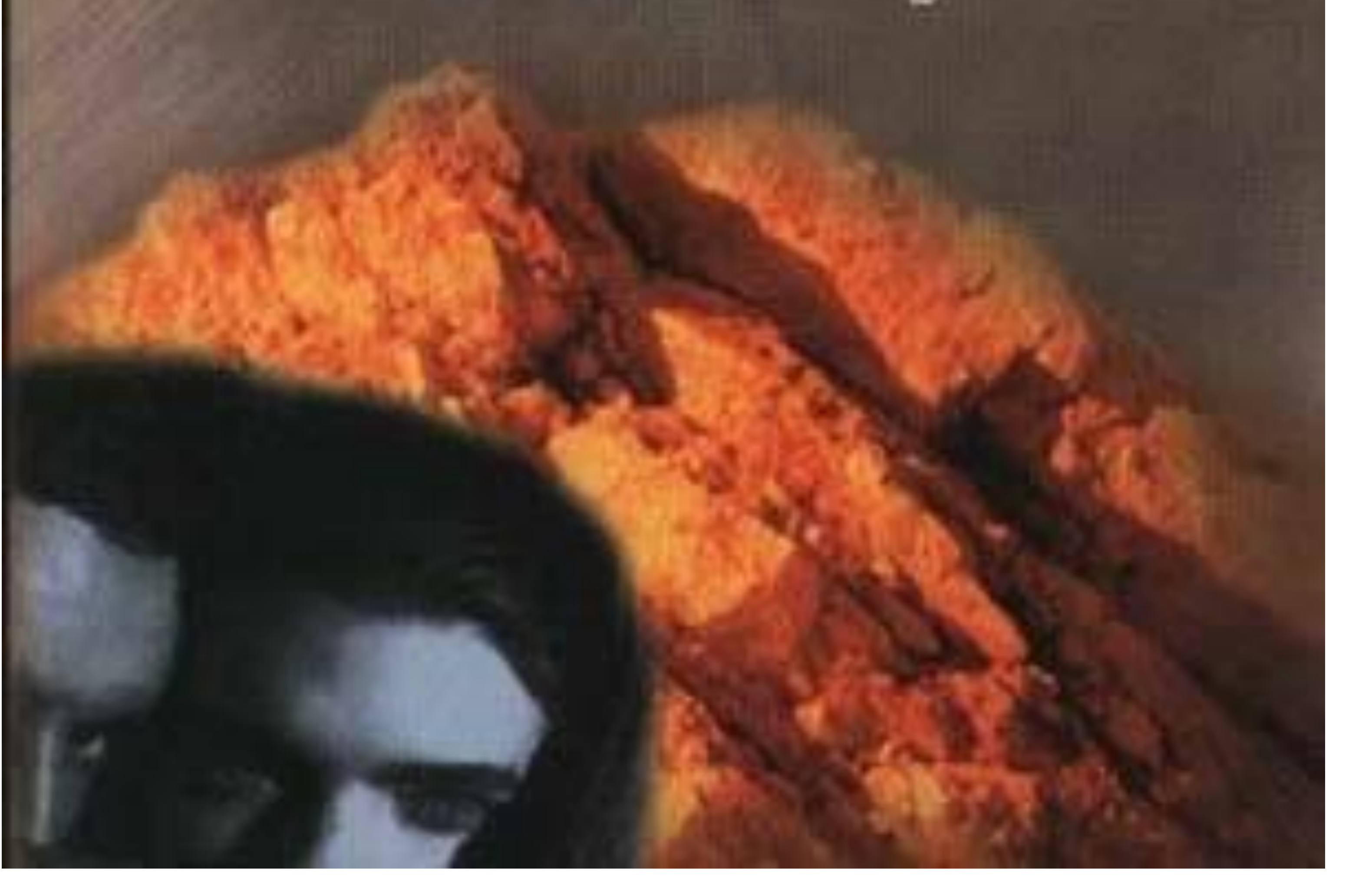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阳光下的罪恶



阳光下的罪恶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刘月荣　李玉杰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22-1996—001号



阳光下的罪恶

EVIL UNDER THE SUN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刘月荣　李玉杰
责任编辑：陈继光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89千字
印　　张：8.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00—6/I·1034
定　　价：19.00元

第一章

1

1782年，罗杰·安杰梅林船长为自己在莱瑟库姆湾边的小岛上建了一所房子。在世人眼中，这一举动已使他的荒谬性格发展到了顶峰。他出身显贵，本应该住在一所更体面的房子中，四周是宽阔的草坪，可能还会有潺潺的流水和美丽的牧场。

然而，罗杰船长却只钟情于大海，因此他选择了这个常有海鸥光顾的迎风小海角来营造属于自己的天地。每次涨潮时，海角就与陆地隔离开来。考虑到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罗杰船长将自己的房子修建得结实无比。

罗杰船长终生未婚，只有大海是他最忠实的伴侣，他死后将房子和小岛都留给了一个远房表亲。然而，这位表亲及其后代对这一馈赠却并不很在意。因为他们自己的土地在不断减少，家道亦日趋败落，他们实在无暇顾及其它。

时光流转，转眼间到了1922年。此时，到海滨度假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人们再也不认为德文郡和康沃尔沿岸的夏日酷热难当了。罗杰船长的一位后人阿瑟·安杰梅林发现他自己那所建于乔治王朝后期的巨屋却倍受冷落——因为那房子实在太不方便。不过，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罗杰船长留下的古怪遗产却被他卖了个好价钱。

这所结实的房子被扩充并修饰一新。一条坚固的大堤将陆地与小岛连接起来。岛上，人工挖掘开凿的小径和角落随处可见。此外，岛上还有两个网球场，另有晒台一直延伸到一个小港湾，那里的水上漂有一些筏子，还建有跳板。就这样，一些日后将闻名遐迩的地名开始广为流传开来：莱瑟库姆湾，走私者之岛和快乐罗杰旅馆。每年，从6月到9月，快乐罗杰旅馆的顶层阁楼上都住满了游人。到1934年，旅馆又再次被扩大和更新，这次加了一个鸡尾酒吧，一个更大的餐厅和数个浴室。房间的价格自然也上涨了。

于是，去莱瑟库姆湾度假成了一种时尚。熟人们见面常爱提起这个地方。

“去过莱瑟库姆湾吗？那儿有个小岛，岛上的旅馆棒极了。住得好，吃得也好。没有什么大型游览车，也没有那种来去频繁的短途观光客。总之，这是个值得一游的地方。”

的确，游人们正在络绎不绝地涌向这个小岛。

2

快乐罗杰旅馆又住进了一位大人物——至少此人自认

为重要无比。这就是赫尔克里·波洛。他身着一套白色服装，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头顶上的巴拿马帽斜拉到眼眉上方，唇上的小胡子优美地卷曲着。此刻，他正仰躺在一把改良式的靠背椅中，目光逡巡着不远处的海滨浴场。旅馆外的数个晒台一直向海滨浴场延伸开去。海滩上搁着一些浮标、橡皮艇、帆船、彩球和橡皮玩具。岸边还散放着一个长长的跳板和三个筏子。

游泳的人们有的正舒舒服服地泡在海里，有的则伸开四肢躺在阳光下，还有人在细心地往身上涂防晒油。

不游泳的人则坐在露台上谈天说地。话题涉及方方面面，从天气到眼前的景致，晨报上的消息以及其它任何令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在波洛左侧，加德纳夫人两片嘴唇动个不停，吐出一连串轻柔却单调的声音，同时，她的双手也没有闲着，毛衣针上下翻飞，发出清脆的声响——她正劲头十足地织着毛衣。她丈夫奥德尔·C·加德纳先生坐在旁边的一张帆布椅中，头顶的帽子已倾斜到鼻梁上方。他沉默寡言，只在夫人发话时才依言稍加评论。

波洛右侧坐着运动员一般的铁女人布鲁斯特小姐。她头发灰白、容貌饱经风霜，却很开朗，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此刻，她正用沙哑的嗓音做着评论，与加德纳夫人的声音混在一起，很像是一只牧羊狗用短促宏亮的吼叫打断了一只波美拉尼亚小狗无休止的叫声。

加德纳夫人又开始了：

“于是，我就对我先生说，啊，我告诉他观光本身是件很

不错的事，我也的确乐意将所到之处的每个角落都游览殆尽。然而，我们毕竟已将整个英格兰细致入微地游览了一遍。现在，我只想找个海边的安静场所放松一下，我就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奥德尔？目的就是放松，我说过：我觉得自己必须松弛下来。的确如此，是吧，奥德尔？”

加德纳先生从帽子后面瓮声瓮气地应了一句：

“是的，我亲爱的夫人。”

加德纳夫人得到了响应，于是继续她的话题。

“所以，我就在库克那里把这件事跟凯尔索先生提了一下——我们全部的日程都是由凯尔索先生安排的，他在各个方面都给我们帮了大忙。真不敢想象要是没有了他，我们该怎么办。噢，刚刚说到我对凯尔索先生提起我的想法，他就建议我们到这里来——他认为这里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这里风景如画，与世隔绝，舒服极了，一点儿也不受外界打扰。当凯尔索先生如此描述的时候，我先生插了进去，问卫生设施如何。这并非多此一举。波洛先生，您知道吗，我丈夫加德纳先生的一个姐姐也曾在一家高级宾馆住宿，据说那家宾馆坐落在旷野中心，自然如仙境一般人迹罕至、与世隔绝。可是，您能想到吗，卫生间里除了一个土制的马桶外竟然一无所有了！因此，我丈夫很自然地就对这些所谓的‘世外桃源’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奥德尔？”

“啊，没错，我亲爱的夫人。”加德纳先生的回答依然简短。

“凯尔索先生立刻消除了我们的顾虑。他向我们保证说，这里的卫生设施绝对是最新式的，厨师的手艺也非常高

明。事实上，的确如此。这儿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它令人‘亲如一家’。我是说，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到处都是熟面孔，大家都很谈得来。要是非得给英国人挑点毛病，那么我只想说他们在认识你的头两年里一直都有些冷淡，不过，那之后他们就成了世上最热情的民族了。凯尔索先生告诉我们这儿有许多有趣的人，我觉得他的话说得很对。瞧，我在这儿遇到了您波洛先生，还有达恩利小姐。当时，得知您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波洛先生，我简直兴奋得无以复加。奥德尔，你可以作证我说的都是真话，是不是？”

“是的，我亲爱的夫人。”

“哈！”布鲁斯特小姐嘲讽的声音简直如炸雷一般，“真是激动人心啊，对吗，波洛先生？”

波洛似乎并不同意此种说法，他举起双手，做了个礼貌的手势，表达了他的态度。于是，加德纳夫人被打断了的长篇大论又开始了。

“您瞧，波洛先生，我从科妮莉亚·罗布森那里知道了好些您的事情。五月份的时候，我和我丈夫正在巴登霍夫。自然科妮莉亚忍不住要将发生在埃及的那起林内特·里奇韦被害一案告诉了我们。她说您是个杰出的天才。一直以来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结识您，是不是这样，奥德尔？”

“的确如此，我亲爱的夫人。”

“当然了，还有达恩利小姐也是我仰慕已久的人。我的好多衣服都是在罗斯·蒙德专卖店买的，这家店肯定是达恩利小姐开的，是不是？我觉得她的设计充满了智慧，线条优美流畅，给人以巧夺天工之感。昨晚上我穿的那套衣服就

是她的作品。在我来看，她简直是一个完美无瑕、非常可爱的女人。”

坐在布鲁斯特小姐另一侧的巴里少校本来一直将他那双鼓突的金鱼眼胶着在游泳的人们身上。此时，他突然咕哝了一句：

“这真是个美丽绝伦的女人！”

加德纳夫人手中的毛衣针又响了一下。

“波洛先生，我必须承认一件事。在这里遇见您使我产生了某种变化——不是说您的出现反而使我无动于衷，事实上能见到您令我非常兴奋。我先生对此很清楚。不过，我刚刚想到这很有可能是您的一次职业性旅行。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唉，呆会儿我先生会告诉您，我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我无法忍受自己也被卷入到一场谋杀案件中去。您瞧——”

加德纳先生清了清干涩的喉咙，不失时机地补充道：

“波洛先生，我可以向您证实，我妻子的确非常敏感。”

波洛的双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

“夫人，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来此地的目的很单纯，与你一样，不过是度假，享受人生。这一回，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犯罪’这个词。”

布鲁斯特小姐那牧羊狗一般的短促粗哑的嗓音插了进来：

“走私者之岛上可没有尸体。”

波洛一听此话，立刻答道：

“这么说可并不准确。”他手往下一指，“瞧那儿成排躺

着的那些人。他们是什么？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们身上没有丝毫个人的色彩，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具具躯体！”

巴里少校用欣赏的口吻评价道：

“有些女人可真是漂亮。不过，好像有点儿太瘦了。”

波洛高声说道：

“不错，这的确是一些很性感的尤物。可是，这样的裸露之后，她们还有什么吸引力吗？她们还能给人以神秘感吗？我年纪大了，是那种老派人，可能是跟不上形势了。可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姑娘们可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连脚踝都很少露在外面。想想看，如果你只能隐约瞥见衬在里面的泡沫衬裙，那该是多么的具有诱惑力！还有，你能朦胧地瞥到那微微鼓起的小腿、膝盖，以及饰有缎带的吊袜带——”

“简直是粗俗不堪，下流不堪。”巴里少校嘶哑地叫道，大有正人君子那种不甘同流合污的架势。

“我认为人们今天的装束比过去要明智得多。”布鲁斯特小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波洛先生，”不甘寂寞的加德纳夫人也插了进来，“在我来看，今天的年轻人选择了一种比前人健康许多、也自然许多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一起寻欢作乐，而且还，嗯——”加德纳夫人似乎想起了什么面有些脸红，“他们对此觉得无所谓，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波洛答道，“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令人惋惜？”加德纳夫人尖声问道。

“是的，因为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神秘都不复存在。今天的一切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挥挥手指向那些躺在海

滨上的人们。“瞧那些人。这景象令我想起了巴黎的陈尸所。”

“波洛先生!”波洛的联想令加德纳夫人大为震惊。

“是的,尸体——排列在厚厚的平板上——恰似屠夫肉案上的肉一样!”

“但是波洛先生,这么打比方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了一些吧?”

波洛承认了:“也许您说得有道理。”

加德纳夫人仍在劲头十足地织毛衣,“无论如何,我还是倾向于同意您的某一个观点。姑娘们如此裸露地躺在阳光下,胳膊和腿上就会长毛。我曾对艾琳——那是我女儿——这么说过。我对她说,艾琳,要是你这么躺在阳光下,你全身上下就会长满了毛,胳膊上长,腿上长,连胸上也长。想想吧,到那时你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对她这么说过,是不是,奥德尔?”

“是的,我亲爱的夫人。”加德纳先生的回答一如既往。

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大概正竭尽所能在脑海中勾画艾琳那一副令人恐怖的模样。

加德纳夫人卷起手中的绒线,打破了沉默,“我现在想——”

话未说完,加德纳先生立即就心领神会。

“现在就走吗,亲爱的?”

说着,他一使劲从帆布椅中坐了起来,接过夫人手中的编织活和书,问了一句:

“跟我们一起去喝一杯吧,好吗,布鲁斯特小姐?”

“噢，不了。谢谢。”

于是，加德纳夫妇离开了众人，向旅馆走去。

身后，布鲁斯特小姐用赞叹的口吻说道：

“美国男人可真称得上是模范丈夫。”

3

斯蒂芬·莱恩牧师坐进了加德纳夫人走后留下的空位。

莱恩先生刚过五十，是一位个子高高、精力充沛的牧师。他的面庞晒得黝黑，身上深灰色的法兰绒长裤破旧不堪。

他满怀激情地说道：

“多么美好的乡村景致。我从莱瑟库姆湾走到哈福德，还爬上了悬崖，这一路真是风光无限。”

“选这种天气出去散步可真够热的。”从不散步的巴里少校很不理解莱恩牧师的这种热情。

“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布鲁斯特小姐对此倒是大加赞赏，“我今天还没有去划船呢。划船对锻炼腹肌再好不过了。”

此话令波洛略带懊丧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凸起的腹部。

看见波洛如此沮丧，好心的布鲁斯特小姐安慰他道：“波洛先生，只要你坚持每天划船，腹部的赘肉很快就会消失。”

“谢谢您的好意，小姐。可是我讨厌船！”

“你是指小船吗？”

“大船小船，只要是船都令我无法忍受！”他紧闭着双眼，战栗不已，“波涛汹涌的大海总是无法给我愉快的感觉。”

“上帝保佑你，可怜的人儿。可是，今天大海却像个小蓄水池一样安详平静。”

可是固执的波洛仍不肯被说服。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平静的大海。它总是在翻滚、在汹涌。”

“我认为，”巴里少校说，“晕船有十分之九都是神经作用。”

莱恩牧师微微笑着插了一句：“说这话的人可是个好水手。是不是，少校？”

“我只晕过一次船——那是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我的座右铭是，不要去想它。”

“晕船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布鲁斯特小姐沉吟道。“为什么有人受它困扰，而其它人则无此忧虑？命运太不公平。而且这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也没有什么关系。晕船晕得厉害的人很可能还是相当不错的水手。有人曾对我说，晕船与否取决于人的脊柱。还有，某些人有恐高症。这方面我也不行。可是，雷德弗恩夫人比我还糟。那一天，在去哈福德的悬崖小路上，她头晕目眩，恐惧万分，不得不紧紧贴在我身边。她告诉我，有一次在米兰大教堂的外部楼梯上向下走时，她被困在了半中央进退两难。上楼梯的时候她一点儿

也没多想，可往下走对她却成了严峻的考验。”

“那么，她最好不要下梯子去匹克斯湾。”莱恩牧师断言道。

布鲁斯特小姐调皮地做了个鬼脸。

“下梯子我也不行。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比如说科恩家的男孩子们和马斯特曼斯家的年轻人就能在梯子上跑上跑下，并且觉得其乐无穷。”

突然，眼尖的莱恩牧师发现了什么，他宣布道：

“雷德弗恩夫人来了，她刚刚游完泳。”

布鲁斯特小姐想起了先前他们谈论过的话题，于是说：

“波洛先生和她该算是同路人了，因为她也从来不晒日光浴。”

年轻的雷德弗恩夫人摘下了泳帽，正在抖她的头发。这是个金发碧眼的灰白种女人，非常苍白、毫无生气的皮肤与她的头发、眉眼的颜色倒是很相配。她的腿和胳膊非常白皙。

巴里少校再次发出了不怀好意的沙哑笑声。

“与众人在一起，她就像是那种还未烹制过的，是不是？”

克里斯蒂·雷德弗恩裹在一袭长浴袍中走上了海滩，踏上通往露台的台阶，向他们走来。

面容白皙的她表情相当严肃，可以称得上端庄美丽。然而她的美却总是透出一丝病态。她的手脚都非常小巧优雅。

她面带微笑在这一群人身边坐下，把浴袍又裹紧了一下。

布鲁斯特小姐对她说：

“你已经赢得了波洛先生的赞许。他不喜欢那些进行日光浴的人们，说他们像屠夫案板上的肉一样。”

克里斯蒂·雷德弗恩听到此话，颇为懊恼地笑了。

“其实我真希望自己能晒黑一些，可就是不行。晒多了我就起泡，而且双臂上还会长满可怕的雀斑。”

“这总比加德纳夫人的艾琳浑身长满了毛要好多了。”布鲁斯特小姐的话令刚来的克里斯蒂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她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布鲁斯特小姐，于是后者又说：“加德纳夫人今晨的状态奇佳，绝对是滔滔不绝。‘是不是，奥德尔？’‘是的，我亲爱的夫人。’他们如此这般妇唱夫随地已有好几个回合了，”顿了一下她接着说，“不过，波洛先生，我倒是希望您对她的某个想法能附和一下。您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不告诉她您此行的目的就是来调查一起可怕的谋杀案，而且那个凶手，那个杀人狂就住在这家旅馆里，是我们当中的一位。”

波洛叹了口气，说：

“我要是真这么说，我很怕她会信以为真。”

巴里少校咯咯笑得有些喘不过气，好不容易止住笑，他说：

“她老人家当然会相信了。”

布鲁斯特小姐反驳道：

“我觉得即使是加德纳夫人也不会相信这里竟会上演一场谋杀案。这里绝不是那种会有尸体出现的地方。”

波洛在椅子里动了一下，对布鲁斯特小姐的话置疑道：

"为什么不呢，小姐？为什么在走私者之岛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尸体'呢？"

布鲁斯特小姐的回答并不能令波洛满意。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有些地方可能性大一些，而另一些地方的可能性则小一些。此地，在我来看，应属于后者。"她打住了话头，因为她发现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

"的确，这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地方，"波洛说，"安详平和，阳光明媚，海水碧蓝。但是，布鲁斯特小姐，你忘记了阳光下处处有罪恶。"

莱恩牧师听了此话，深有感触，他有点儿坐不住了，在椅子里躁动不安，身体倾向前去，湛蓝的双眼突然之间明亮了许多。

而布鲁斯特小姐只是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啊，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你仍然认为此地不大可能发生凶案。小姐，你还忽略了一件事。"

"您是想说人类的天性吗？"

"是的。人类的天性总是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刚才我想说的却不是这个。刚才我想提醒您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里人人都在度假。"

布鲁斯特小姐迷惑不解地看着波洛。

"您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慈祥地向她微笑着，伸出食指在空中做着有力的手势。

"比方说，你有一个敌人。如果你是在他的家里、办公室

里或者大街上竭力与他接近，嗯，你必须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你必须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是现在，在海滨，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一切都合情合理，你不必挖空心思寻找借口。你到莱瑟库姆湾来，为什么？Parbleau[1]！在炎热的八月，人们总是去海滨，人们要去度假。你、莱恩先生、巴里少校、还有雷德弗恩夫人和她丈夫都来到这里。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英国人习惯在八月到海滨去。”

“嗯，不错，”布鲁斯特小姐承认道，“这个想法倒真是很新奇，也很有道理。不过，对加德纳夫妇的出现你又如何解释呢？他们可是美国人啊。”

波洛笑了。

“即使是加德纳夫人也有放松身心的需要。啊——至少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而且，既然她在‘观光’英国，她就必须在海滨呆上两个礼拜——做一个像样的旅游者。她喜欢看人。”

雷德弗恩夫人咕哝了一句：

“我觉得您也有此嗜好，对吗？”

“夫人，我承认我也有此爱好。”

雷德弗恩夫人沉思着说道：“你的确观察到了很多事情。”

① 法语，意思是：自然啰。——译注。

4

短暂的静默之后，莱恩牧师清了清嗓子，有点儿怯怯地说道：

"波洛先生，我对您方才所说的话很感兴趣。您说阳光下处处都有罪恶。这几乎就是《旧约·传道书》中的原话。"停顿片刻，他开始背诵原文："人类子孙的心里充满了罪恶。他们活在这个世上，疯狂就在他们的心中。"他的脸闪耀着一种近似癫狂的光。"听到您那么说，我很高兴。今天的人们已不再相信有罪恶。它最多不过被看作是善良的反面。人们说，罪恶产生于那些没有知识、不开化的人群中，他们应该受到怜悯，而不是谴责。但是，波洛先生，罪恶确实存在。我相信罪恶的存在，正如我相信善良的存在。罪恶在这个世界上横行，而且它来势汹汹，锐不可挡。"

他停住了，呼吸变得愈发急促。他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然后，他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抱歉的神情。

"对不起，我越扯越远了。"

波洛平静地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的确可以认为这个世界上罪恶横行。"

沉默了许久的巴里少校终于耐不住那份被冷落的感觉，他清了清喉咙说：

"提起罪恶这个话题，我又想起了印度的那些托钵僧们——"

这些日子以来，人们已对巴里那种爱谈论往事的癖好司空见惯，而且也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听到这样的开场白，大家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随之而来的无疑将又是那漫长的印度之旅——可怜的巴里丝毫没有意识到人们的耳朵已被这些充满了浪漫惊险的异国情调的奇闻轶事磨出了茧子。为了将自己的耳朵从又一轮轰炸中解救出来，布鲁斯特小姐和雷德弗恩夫人同时急中生智，打断了巴里的思路。布鲁斯特小姐说的是：

“嗨，雷德弗恩夫人，那不是你的丈夫在游泳吗?他的自由泳姿势太美妙了。他真是个非常出色的游泳选手。”

雷德弗恩夫人脱口而出的话则是：

“瞧！那条红帆小船多么可爱啊。那是布拉特先生的船吗?”

那条红帆小船正在穿越港湾的尽头。

巴里少校暂时忘记了那些与罪恶有关的托钵僧们，咕哝了一句：

“红色的船帆，这主意真是太荒诞了。”

还好，托钵僧的故事没能继续，大家暗地里都如释重负般地松了口气。

波洛用欣赏的眼光看着刚游到岸边的年轻人。这位帕特里克·雷德弗恩简直像就是一个上帝塑造出来的完美的人的样本，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脂肪，古铜色的肌肤，宽肩细腰，周身传递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快乐氛围——这种毫不做作的单纯使他受到所有女人和大多数男人的欢迎。

他站在那里，甩着周身的水珠，扬起一只手兴奋地跟他妻子打着招呼。

她也挥挥手，回应道：

“帕特，到这儿来。”

“我就来。”

他沿着海滩又走了一会儿，拾起了丢在那儿的毛衣。

就在那时，一个女人从旅馆里出来，经过众人身旁向海滩走去。

在众人眼中，她的到来产生的轰动效应绝对不亚于一次光彩夺目的舞台亮相。

而且，她走路的那个样子似乎在告诉人们她对这一点了如指掌。她没有丝毫害羞，似乎已经习惯了她每次出场总会带来这种局面。

她身材高而苗条，身穿一件样式简洁的白色露背泳装。她那每一寸裸露的肌肤都被晒成了漂亮的浅古铜色。她整个人简直雕像一样完美。她那金棕色的蓬松卷发如火焰一般，亲切自然地偎在她的颈边。脸部的线条流露出些许冷酷的迹象，三十个春秋的流逝并没有洗去这一印迹，同样也没有带走她的青春和美貌，她留给人的整体印象仍然是年轻，是那份与青春同在与成功同在的非凡活力。她脸部的表情，以及那斜挑向上的深蓝色眼睛都流露出一丝中国人所特有的冷漠超然、无动于衷的神气。她头顶上那顶样式怪诞的帽子是玉绿色纸板做的，也是中国式的。

她的出现令海滩上每一个女人都黯然失色。同样无法避免的是，每个男人的眼睛都牢牢盯在了她身上。

波洛闭着的双眼也睁开了，他的小胡子微微颤抖着，似乎也在欣赏这个女人的美貌。巴里少校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他那鼓凸的双眼由于激动变得愈发突出了。波洛左边的莱恩牧师竟然情不自禁地轻嘘了一口气，整个身子也在这种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中变得僵直不堪。

巴里少校终于回过神来，用那副沙哑的嗓声低语道：

"啊，这就是阿伦娜·斯图尔特(这是她嫁给马歇尔以前的名字)。我看过她在退出舞台前演的《迎来送往》。她可真够漂亮的，让人百看不厌，不是吗？"

克里斯蒂·雷德弗恩冷冷地慢声答道："呃，她长得还算标致。不过，我总觉得她看上去像只野兽一样。"

布鲁斯特小姐突然插言：

"波洛先生，刚才你们在谈论罪恶。现在，在我来看，这个女人就是罪恶的化身。她浑身上下无不散发着邪恶的气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碰巧知道好多关于她的事。"

巴里少校回忆的神经又被触动了，这次倒不是托钵僧了，但仍与印度有关。

"我想起了西姆拉①的一个女子，她也是位红发女郎，丈夫是一位陆军中尉。我敢说正是她引发了当地的骚乱。全城的男人们都为之而发狂，而女人们则都恨不能挖掉她的双眼。她是许多家庭不和的根源。"

说到此处，他带着一种缅怀旧事的情绪笑了起来。

---

① 印度一城市。——译注。

“那位丈夫人很不错，少言寡语，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妻子的那些风流韵事他全都没看见——也可能是假装看不见而已。”

莱恩牧师也加入了这场对这个女人的讨论之中。他用充满了强烈情感的语调低声说：

“这种女人是祸水，她们威胁着——”

不知为何，他没能说完这句话——也许是因为那迷人的尤物牵动着他的视线，从而也左右了他的思路，使他无法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此刻，阿伦娜·斯图尔特已走到了水边，两个比毛孩子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蹦着跳着，急切地向她走去。她停住脚步，向他们微笑了一下。

然而，她的表情却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她的眼睛并没有停留在他们身上，而是越过他们，投向正在海滩上走动的帕特里克·雷德弗恩。

这景象令波洛联想到了罗盘上的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罗盘上的针都应该遵守磁性定律，指向北方。现在，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就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本来他是向妻子走去的——被那位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阿伦娜·斯图尔特吸了过去。

她面带迷人的微笑站在水边的海滩上，全然不顾周围人充满了谴责、嫉妒和不屑的种种眼光，然后她沿着海边，优雅地迈开了步子，与雷德弗恩先生并肩向前走去。在一块岩石旁，她伸展四肢，轻轻躺了下来。雷德弗恩则顺势跪在了她身旁。

就在此时，雷德弗恩夫人终于不堪忍受，猛地站了起来，走进了旅馆。

5

她的离去留下了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不过，这沉默是短暂的，因为布鲁斯特小姐已经忍不住要打抱不平了：

“太不像话了。雷德弗恩夫人是如此善良可爱的一个小女人，而且他们结婚刚刚一两年。”

巴里少校的思路则又回到了印度。

“我刚刚说的那个西姆拉女人破坏了好几桩幸福的婚姻。真令人惋惜，是不是？”

布鲁斯特小姐板着面孔，严肃地指出：

“有一种女人，以破坏别人的家庭为乐趣。”停顿片刻之后，她转移了批判的对象说道：“帕特里克·雷德弗恩是个大傻瓜！”

波洛则保持着沉默一言不发。他只是凝视着海滩，然而，他的目光却不在雷德弗恩先生或阿伦娜身上。

布鲁斯特小姐想起了什么，站起身说：

“我得走了，我要去划船。”

说完，她离去了。

而巴里少校则带着些许好奇，将他那燃烧着激情和欲望的金鱼眼投向了波洛。

“波洛，”他问，“你在想什么呢？你一直都不曾开口说话。你对这迷人的女妖怎么看？很刺激、很诱人吧？”

波洛意味深长地来了一句：

“L'est possible。[①]”

“你这个老家伙。我知道你们这些法国人总爱这样。”

波洛冷冷地反驳道：“我可不是法国人。”

“嗨，别跟我说你对美女有着别具一格的鉴赏力！痛快点，你到底认为她怎么样？”

波洛沉吟片刻，只说了一句话：

“她已经不再年轻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女人的年龄是依外表而定的。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显老。”

波洛点头表示赞同，然后说：

“是的，她看上去的确年轻而貌美。但是，美貌并非一切。此刻，也并非美貌使众人(只有一人除外)的目光集中到她身上。”

“我的朋友，应该是它，而不是她。”巴里少校意味深长地纠正道。

然后，他的脸上忽然换了一副好奇的表情，他问波洛：“你如此全神贯注地在看什么呢？”

波洛答道：

“我在看那个与众不同的人，只有他在阿伦娜走过时没有抬头。”

巴里顺着波洛的视线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四十上下、金黄头发、皮肤黝黑的男人。他的面部表情快乐祥和。此

---

① 法语，意思是：这是可能的。——译注。

刻，他正坐在海滩上，抽着烟斗看《时代》杂志。

巴里恍然大悟："噢，那是她丈夫，马歇尔。"

波洛说："我知道。"

巴里又狡黠地笑了。他自己是个单身汉，因此习惯于用三种名词来形容一位丈夫："障碍"、"干扰"和"卫士"。

笑完他公正地评价道：

"马歇尔看起来人很不错，不爱说话。咦，不知我订的《时代》到了没有？"

于是他也站起身向旅馆走去。

波洛的目光慢慢移到了斯蒂芬·莱恩身上，莱恩正盯着阿伦娜·马歇尔和帕特里克·雷德弗恩。他突然转向波洛，眼里闪着一抹坚定而疯狂的光芒。他说：

"那个女人浑身上下都浸透了罪恶。你怀疑这一点吗？"

波洛缓缓答道：

"这个问题很难肯定。"

莱恩又充满激情地说道：

"可是，活着的人啊，难道你就感觉不到它——罪恶——就在四周的空气中，将你团团围住吗？"

波洛仍然是动作缓慢地点了点头，似乎有满腹心事。

第　二　章

1

当罗斯蒙德·达恩利小姐轻移玉步走过来坐在波洛身旁时，波洛满脸的忧郁和沉重立刻烟消云散，代之以幸福和快乐的光辉。

波洛曾多次说过，他对达恩利小姐的仰慕超过了对任何其他女性的仰慕。他欣赏她那与众不同的个性，她优雅迷人的身材，以及她机警骄傲的举止态度。此外，他还喜欢她黑发上那些整齐光滑的波浪和她略带嘲讽的笑容。

她身穿一套海军蓝镶白边的衣服，线条朴素高贵，使整套服装显得非常简洁。罗斯蒙德·达恩利以她的罗斯·蒙德服饰有限公司而声名远扬，成为伦敦最负盛名的服装设计师、服装裁剪师之一。

她说：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地方，真不明白我怎么会到这

里来。”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来过,就在两年前的那个复活节。不过,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人。”

波洛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轻轻地说:

“有件令你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我说的没错,是不是?”

她点点头,盯着自己左右晃动的脚看了一会儿,她终于无限烦恼地承认道:

“我遇到了一个鬼魂。就是这么回事。”

“您是说一个鬼吗,小姐?”

“是的。”

“是什么东西的鬼魂,还是谁的鬼魂?”

“是我自己的鬼魂。”

波洛温柔亲切地问:

“这是一个痛苦的灵魂吗?”

“痛苦得令人难以置信。它把我带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她停住,沉思了片刻,然后又接着说:

“请想象一下我的童年吧。啊,不,你永远也无法想象那一切,因为你毕竟不是英国人。”

波洛好奇地发问:

“你的童年是那种典型的英国式童年吗?”

“是的,你简直无法想象那一段生活是多么地富有英伦特色。我住在乡村——那是一所又大又破的房子——有马

有狗——还有雨中的漫步——木头燃烧出的火焰——果园里的苹果。我们过得很拮据，常常缺钱用——那些旧的花呢套服——年复一年穿着同一件晚礼服。一个荒芜的花园——秋天紫菀盛开像是风中飘起了一面面巨大的旗帜……"

波洛温柔地打断了她的回忆，问：

"那么你想回到过去吗？"

罗斯蒙德的表情很无奈。她摇了摇头。

"人是无法回到从前的，不是吗？时间永远也不可能倒流。但是，我厌倦了眼前的生活，想换一种活法。"

波洛说：

"我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罗斯蒙德放声大笑：

"其实我也怀疑自己是否真有勇气抛弃眼前的一切。"

波洛又说：

"我年轻的时候（小姐，请让我提醒您，那可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有一种游戏，叫做'如果你可以不必做你自己，那你愿意成为谁？'人们可以把答案写在年轻女士的影集中，这些影集镶着金边有蓝色的封面，然而，小姐，游戏的答案却很难找到。"

罗斯蒙德点头答道：

"我想是这样的。这里有很大的风险性。自然没有人愿意成为墨索里尼或伊丽莎白公主。也很少有人羡慕自己朋友的生活——因为他们清楚在那些美满和幸福的后面隐藏着多少辛酸和痛苦。我曾经遇到过一对夫妇。两人都是风

度翩翩，彼此相敬如宾，婚后多年关系仍是如此融洽。我真是非常嫉妒那位妻子。如果可能，我宁愿与她交换位置。可是后来有人私下告诉我，这对夫妇已有11年同床异梦，互不理睬了。”

她无奈地笑了：

“这难道不说明有些事情你永远也无法参透其中的奥妙吗？”

波洛沉吟片刻后说：

“小姐，一定有许多人羡慕你。”

罗斯蒙德没有丝毫兴奋和得意，她仍然是一副冷静超脱的模样。

“是的，这很自然。”

她想了想，然后翘起嘴角，露出颇带讽刺意味的微笑。

“的确，我正是那种典型的十全十美的成功妇女！我欣赏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感觉，同样我也喜欢作为一个成功的女商人的感觉，这两种感觉——艺术的和商业的——令我尝尽人生百态，它们是我的自豪和骄傲。我有钱，有一副好身材和不错的容貌，嗓音虽然称不上甜美但绝不可怕。”

她停了下来，脸上的微笑荡漾开来。

“当然，我还缺一位丈夫。在这一点上我打了个败仗。是不是，波洛先生？”

波洛的回答很殷勤。

“小姐，你没有结婚是因为我那些男同胞们没有一个能打动你的心。是你选择了单身生活，但这并非必然。”

罗斯蒙德接下去说道：

“然而，我敢肯定你尽管睿智，也依然像所有男人一样不能免俗——心底里你仍认为一个女人只有嫁人生子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

波洛耸了耸肩膀。

“结婚生子的确是许多女人逃脱不了的命运。只有百分之一，甚至只有千分之一的女人才能像你那样成就自己的事业，确立自己的名声和地位。”

罗斯蒙德调皮地笑了。

“可是，我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无人同情的老处女！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宁愿一年只挣两便士，但是我要自己身边有一个沉默蛮横甚至粗鲁的大男人和一群活蹦乱跳的小家伙。这才是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人生，是不是？”

波洛又耸了耸肩膀。

“既然你这么说，我也只好同意了，小姐。”

罗斯蒙德又笑了起来。就在一瞬间，她又找回了那份平衡，恢复了自信和骄傲。她拿出一支烟，点燃了它，然后说：

“波洛先生，您当然很清楚如何与女人打交道。我现在想一改刚才的论调，我要站在职业妇女的立场上与您辩论。您瞧，我非常富有，而且我知道自己拥有的这一优势。”

波洛回避了这个话题，狡猾地将谈话引向了其它方面。

“你瞧，花园里——或者说海滨——的一切都是如此可爱。”

“的确如此。”

波洛拿出了自己的烟盒，点着一支样子小巧的香烟，像

往常一样装模作样地吸了起来。

凝视着缓缓上升的烟雾，他的眼光中流露出一丝神秘和古怪。突然，他低声咕哝了一句：

“这么说，马歇尔先生，呃，应该是马歇尔上尉——是您的一位老朋友了，是吗，小姐？”

罗斯蒙德惊诧地坐直了身体，问道：

“您怎么知道的？噢，我想是肯告诉你的。”

波洛摇头否认了这一猜想。

“没人对我说过这件事。小姐，请记住我毕竟是一位大侦探。而这一结论又是显而易见的。”

罗斯蒙德说：“我可不认为如此。”

“用用你的脑筋吧！”这位小个子侦探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你来此地已有一个星期。你给人留下的印象一直是快乐、活泼、无忧无虑。可是，今天你却突然忧心忡忡地谈起了往事，谈起了鬼魂。到底出了什么事？这几天没有任何新客人出现，直到昨晚马歇尔上尉携妻女住进旅馆。然后就有了你今天的变化。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罗斯蒙德终于承认了：

“是的，很有道理。肯尼思·马歇尔与我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的朋友。马歇尔一家就住在我家隔壁。肯一直对我很好，尽管他常常显得有点儿高高在上——因为他毕竟比我大4岁。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至少有15年。”

波洛沉思着答道：

“这的确是很长一段时间。”

罗斯蒙德神情黯然地点了点头。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波洛问：

“他这个人是不是非常有同情心？”

罗斯蒙德用充满热情的语调答道：

“肯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沉默寡言，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我敢说他唯一的弱点就是有一种对缔结不幸婚姻的强烈嗜好。”

波洛大彻大悟般地“啊”了一声。

罗斯蒙德换了一种语调，恨恨地接着说道：

“肯尼思是个大傻瓜。只要牵涉到女人，他就傻得无以复加，令人哀其不幸，却又怒其不争！你还记得马丁代尔一案吗？”

波洛皱眉凝思：

“马丁代尔？是那起砒霜案吗？”

“是的。这件事发生在十七八年前，有个女人因为其丈夫被害一案而受审讯。”

“后来他被证实有服食砒霜的习惯，于是这个女人就被无罪释放了，是吗？”

“不错。她获释以后，肯就娶了她。他就爱做这种傻事。”

波洛嘀咕了一句：

“也许她的确是无辜的呢？”

罗斯蒙德不耐烦了：

“大概她那时的确是无辜的。毕竟谁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这世上有很多女人可以作为结婚的对象，他却偏偏打破常规，去娶一个因涉嫌谋杀而受过审讯的女人。这一举动令所有人都大惑不解。”

波洛一言不发，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保持沉默，罗斯蒙德会继续谈下去。他猜得不错。

“肯那时很年轻，只有二十一岁。他疯狂地爱着那个女人。他们结婚一年以后，琳达出生了，那女人却不幸去世。我相信她的死给了肯很大的打击。那以后他的生活很放荡——大概是要努力忘记过去吧。”

停顿片刻，她接着说：

“然后他结识了这位阿伦娜·斯图尔特小姐。当时，这个女人正在出演一部小型时事讽刺剧。接着发生了科德林顿离婚案。科德林顿夫人要求与其夫离婚，并且传讯了阿伦娜，人人都说科德林顿勋爵对阿伦娜极为迷恋，一旦法庭判决被公布之后，他俩就会结婚。而结果却出乎人们意料，勋爵并没有娶她，这令阿伦娜大为失望。我记得她还曾起诉他违背诺言。此事在当时造成了很大轰动。然而，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更为令人瞠目结舌的事：肯力排众议，与她结合了。傻瓜，只有傻瓜才会做这样的事！”

波洛嘀咕了一句：

“小姐，一个男人做这种傻事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她美若天仙。”

“的确，她的美貌不容置疑。三年前又发生了一起丑闻。老罗杰·厄斯金爵士将自己的全部遗产留给了她。我本以为此事会让肯从不切实际的美梦中苏醒过来。”

“难道不是这样吗？”

罗斯蒙德耸耸肩膀。

“我已有多年未见过他了。但是人们说，他对此事的态

度是超乎寻常的平静和自然。唉，我真想知道他是否盲目地，不顾一切地信任着阿伦娜。”

“可能还有其它原因。”

“是的，这就是骄傲。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表现得无怨无悔，默默地承受所有的一切。我从不知道他对她的感觉如何，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那么她呢？她对自己的丈夫又作何感想呢？”

罗斯蒙德凝视着波洛，一字一句地答道：

“她吗？她不过是这世上第一号的淘金者，第一号靠男人过活的女人！只要有漂亮男人走入她的视野，阿伦娜就有了新猎物。她就是这种女人。”

波洛心悦诚服，慢慢点着头说：

“你说得不错。她的眼睛追寻的目标只有一个——男人。”

罗斯蒙德接着说道：

“现在，她又盯上了帕特里克·雷德弗恩。这是个英俊潇洒，性格较为单纯的小伙子。他爱自己的妻子，不是那类轻浮、爱沾花惹草的花花公子。这正对阿伦娜的胃口。我挺喜欢雷德弗恩夫人——她娇小美丽、苍白可爱，可是她绝对不是那狐媚风骚的阿伦娜的对手。”

波洛说：“你说得很对。”

他看上去情绪低沉，沮丧得很。

罗斯蒙德接着又说：

“我想雷德弗恩夫人从前曾做过教师。她那种人坚信精神最终将战胜物质。等着瞧吧，一场灭顶之灾就要向她袭来

了。”

波洛苦恼万分地摇着头。

罗斯蒙德站起来准备离去，走之前她又说了一句：“事态已变得相当棘手。”然后她又语焉不详地补充了一句，“必须得有人站出来采取一些措施了。”

2

琳达·马歇尔此时正坐在自己的卧室里对着镜子平心静气地审视自己的脸。她很不喜欢自己这张脸。这一刻，映入她眼帘的不是突起的骨头便是讨厌的雀斑。她嫌恶地注意到了自己那浓密如灌木丛一般的浅棕色头发（她在心底里把这叫做老鼠色），灰绿色的眼睛，高耸的颧骨，以及长下巴的生硬线条。其实她的嘴巴和牙齿也许并不那么糟糕——可是，牙齿长得再好又能有什么用呢？鼻梁一侧是不是又冒出了个小斑点？

紧张地审视了半天，她终于放下心来——这并不像是个斑点。她暗暗想道：“十六岁真是个可怕的年纪。”

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并不能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琳达像一只初生的小马驹一样行动笨拙，又像一只刺猬一样敏感易怒。她一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那不漂亮的外貌和前途未卜的命运。在学校时情况还好一些。可现在，她已经离开了学校。谁也不知道她的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去走。父亲曾含糊其辞地提过，明年冬天将送她去巴黎。琳达不愿意去巴黎，可是她同样也不想呆在家里。其实，直到目前为

止。她一直没能清醒地意识到内心深处对阿伦娜那深深的憎恶。

琳达绷紧了年轻的面庞，她的绿眼睛露出了一丝冷酷。

阿伦娜……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她是一头野兽，野兽……"

继母！人人都说有了继母，生活将变得不堪忍受。千真万确！并非阿伦娜有意要虐待她。其实在大部分时间内，她几乎忘记了这个女孩的存在。但是一旦她注意到琳达，她的目光和言语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阿伦娜近乎完美的成熟女人的风度和魅力更衬托出琳达那属于青春期的拘谨、笨拙和不安。只要艳光四射的阿伦娜在身边，一种屈辱感总油然升起——相比之下自己竟是如此的粗鄙和幼稚。

而且，不仅如此，还有更糟的事情。

琳达陷入了沉思，可是她的思路断断续续，并不连贯。她还不善于冷静地将感情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并给它们一一贴上标签。阿伦娜有这个本事，无论是对家里人，还是对外人——

"她是个恶魔，"琳达暗下断言，"她是个十足的恶魔。"

但是，你不能对此置若罔闻，听之任之。你不能因为自己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就只在她面前昂起自己装满崇高情感的头颅，对她的淫荡无耻嗤之以鼻，然后把她抛到九霄云外，采取一种熟视无睹的态度。

可是，在众人面前，她还是这么做了，否则她还有什么选择呢？只是父亲，一向严肃的父亲却并没有这么做……

父亲究竟是怎么想的呢？琳达苦想了很久仍未找出答案。是父亲来领她离开了学校，父亲还曾带她坐船远航。可是，现在父亲又有了个家——与阿伦娜的家。

琳达想：

“这样的情况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未来的漫长岁月由于有了阿伦娜而变得如此灰暗而且险恶丛生。还是个孩子的琳达对此倒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在她眼中，一年的光阴可以漫长到与永恒相等。

仇恨的火焰在她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她想：“我想杀了她。天哪，我恨不得她能立刻进地狱……”

她的目光离开了镜子，投向了窗外的大海。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或者说它本应该充满乐趣。瞧那一望无际的港湾，波光荡漾的港湾和稀奇古怪、充满悬念的小路，单枪匹马地去闯一闯肯定会极富刺激。科恩家的男孩子还告诉她岛上有一些神秘的岩洞。

琳达暗想：

“只有阿伦娜不在，我才能尽情地享受。”

她的思绪回到了刚到时的那个夜晚。从陆地坐船来到这个小岛真叫人兴奋。海潮竟然能越过围堤，旅馆看上去也是那么不同寻常，让人浮想联翩。登陆后不久，露台上一个肤色较深的高个子女郎突然跳起来叫出了她父亲的名字。

“嗨，肯尼思！”

惊诧之情溢于言表的父亲愣了片刻，也高声叫道：“罗斯蒙德！”

琳达以她这个年纪的特有方式严格苛刻地在心里暗自给罗斯蒙德打着分。

最后她得出结论:她并不讨厌这位小姐。在琳达眼中,罗斯蒙德是个很理智的人。她有着适合自己的漂亮头发——而许多人的头发并不适合他们。她的穿着也总是很得体。她的脸上永远是一副生动可爱的表情,似乎她在自嘲,而非讥笑他人。罗斯蒙德对琳达很好。她从不滔滔不绝地说东道西,传播各种小道消息。(在琳达看来,“说东道西”一词包涵了许多她憎恶的不良习惯。)罗斯蒙德从不将琳达视为傻瓜,她把琳达视作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平等的人。琳达很少得到这种待遇,因此她对罗斯蒙德充满了感激。

父亲似乎与她一样,也很喜欢罗斯蒙德。

尤为可笑的是,似乎就在刹那之间,父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看上去——琳达思忖了半天终于发现父亲是变年轻了。他灿烂的笑容让人联想到邻家的大男孩。想到这一点,琳达忽然意识到以前很少能看到父亲的笑容,听到父亲的笑声。

琳达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好像隐约看到了一个焕然一新的父亲。

“真想知道父亲在我这个年龄时是个什么样子……”

不过这个问题委实太难了一些,百思仍不得其解的琳达只好放弃了。

然而,另一个念头却如电光般突然闪过她的脑海。

要是来这里的只有父亲和她两个人,然后他们又遇到了罗斯蒙德,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琳达眼前出现了一幅充满了天伦之乐的画面：脸上挂着爽朗笑容的年轻的父亲，罗斯蒙德，还有自己，在一起尽情嬉戏着，小岛上的一切都那么充满了情趣：神秘莫测的岩洞，令人心旷神怡的大海……可这一切都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接踵而至的是一片黑暗，沉闷压抑、叫人喘不过气来的重重黑幕。

讨厌的阿伦娜！有她在，就没有快乐，就没有幸福。当你憎恨一个人时，你的心里盛满了恨，再也容不下欢笑和享乐——它们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而此时的琳达已将自己那颗年轻的心全部交给了仇恨。

那满载着仇恨的黑色烈焰再一次熊熊燃烧起来了。

琳达的脸变得苍白，她微启双唇，双眼的瞳孔收缩，目光炯炯，跳动着两团烈焰。她僵直的手指紧紧地交叉握在了一起……

3

肯尼思·马歇尔轻轻敲了下妻子的房门。听到她的回答声，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阿伦娜正在对她的化妆做最后的润色。她一身闪亮耀眼的绿装，像童话中的美人鱼一样妖娆。

“原来是你，肯。”她一边对着镜子涂睫毛油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我。不知你是否已准备好了。”

“再稍等一会儿。”

肯尼思·马歇尔漫步踱到窗前眺望着大海。他的表情平静如常，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

转过身来，他叫了一声："阿伦娜？"

"嗯？"

"你以前见过雷德弗恩吧？"

阿伦娜轻松地答道：

"见过，亲爱的。那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当然我觉得他很讨人喜欢。"

"这么说，我猜得不错，你事先知道他和妻子也在这里度假吗？"

阿伦娜睁大了双眼。"噢，我不知道。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们。"

马歇尔静静地说："我想，也许这才是你为何会选此地度假的真正原因。当时，你极力坚持要到这里来。"

阿伦娜放下了睫毛油。她转过身来对着马歇尔抛出了一个挑逗性的微笑，辩解道："有人跟我提起过这个小岛。对，是赖兰夫妇。他们说这儿棒极了，风光自然，一点儿也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难道你不喜欢吗？"

马歇尔淡淡地答道："恐怕我无法欣赏这里的美。"

"可是，亲爱的，你明明很喜欢在海里游泳以及这种悠闲的度假方式，我敢肯定你会喜欢这里的。"

"我想你的目的是要寻找自己的乐趣。"

阿伦娜的双眼睁得更大了，她狐疑不解地看着丈夫。

马歇尔继续说："我想，事实是你事先告诉了雷德弗恩那小伙子你要到这里来，是吧？"

阿伦娜皱起了眉头，问："亲爱的肯尼思，你这么说不是要有意挑起争端吧？"

"阿伦娜，我是了解你的。他们是一对很和睦的年轻夫妇。丈夫深深地爱着妻子。难道你非得把一切都搅个天翻地覆吗？"

"你如此指责我太不公平。我没有干过任何错事。可是，我却管不了别人——"

"别人怎么样？"他催促道。

阿伦娜漂亮的长睫毛抖动了几下。

"男人们总是为了我而发狂，可这不是我的错。男人们就是这个德性。"

"那么你承认雷德弗恩这年轻人迷恋上你了？"

阿伦娜低声咕哝道："他很愚蠢。"

她向前朝丈夫走近了一步。"可是，肯，难道你不知道，除了你，别的男人我谁也不爱吗？"

她透过那浸满睫毛油的黑睫毛哀怨地盯着丈夫。

这目光如泣如诉，深情款款，能够不被打动的男人实在是微乎其微。

马歇尔低下头来，神色凝重、平静地看着妻子，轻声重复着他曾说过的话：

"我想我是了解你的，阿伦娜……"

4

游客们只要走出旅馆，来到南侧，露台和沙滩就尽收眼

底。在小岛西南方向上，还有一条小路绕悬崖而过。沿这条小路走几步就可以到达一系列嵌入悬崖的隐秘去处。在小岛的地图上，这些去处被统一标为"阳光岛"，其内部就着悬崖本身雕出了一些石椅。

一天晚饭以后，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和妻子漫步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晴朗可爱、明月高悬的夜晚。

夫妇俩走进了一个秘洞，坐了下来。沉默良久，丈夫先说话了："这真是个美好的夜晚，是不是，克里斯蒂？"

"是的。"

妻子语调平淡的回答使丈夫略微有些不安。他不敢直视面无表情的妻子，将目光转向了别处。

克里斯蒂轻轻问道："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那个女人要到这里来？"

做丈夫的突然转过头来，说："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意思。"

"嗯，克里斯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影响你——"

她颤抖着打断了他的话，此刻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

"影响我？事实是你受到了蛊惑而且中毒至深！"

"不，没有任何东西能影响到我。"

"帕特里克，别骗人了。当时你是如此坚决地选择这个地方来度假。而我本来是打算去梯恩特盖尔——那曾是我们度蜜月的地方。可是，你不同意，固执地要到这里来。"

"这儿有什么不好？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度假胜地。"

"也许吧。但是，你却不是因为这里迷人的风光，吸引你

的是她。"

"她？你指谁？"

"马歇尔夫人。你——你已经被她迷住了。"

"天哪，克里斯蒂，别说傻话了。嫉妒可不是你的一贯作风。"

帕特里克的否认有些底气不足，他在夸张声势。

克里斯蒂无限伤感地说："我们曾经是多么的幸福。"

"幸福？你说的话不错，但却只对了一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很幸福。可是，如果我与其他的女人说句话都会引发你的怒气，我们就无法拥有幸福的未来了。"

"但是，你所说的并非事实。"

"我所说的就是事实。夫妻双方都应该有与他人建立友谊的自由。妄自猜疑是毫无意义的。仅仅就凭我与一个漂亮女士有过几句交谈，并不足以说明我爱上了她……"

他停下耸了耸肩膀。

妻子仍在坚持："但是你的确是爱上了她……"

"唉，克里斯蒂，别再说蠢话了。我几乎没跟她说过几句话。"

"这是谎言。"

"看在上帝份上，别再嫉妒我们遇到的每一个漂亮女人了。"

"她与别的女人可不一样！她是个恶魔！她会伤害你的。帕特里克，请千万离她远点。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帕特里克充满反抗地将下巴向前一伸，以一种挑衅的口吻反驳着妻子——不知为何，他突然显得孩子气十足、幼

稚得可笑：

“太荒谬了，克里斯蒂。我们别再为此事而争执不休了。”

“我并不想吵架。”

“那么，学着做一个理智的人吧。走，我们回旅馆吧。”

说完他站了起来。片刻后，克里斯蒂也站起身来，说了一句：“很好……”

在邻近的“阳光岛”里，波洛正坐在椅子上，悲哀地摇着头。

有许多人处事小心审慎，尽量避免听到他人的悄悄话，可是大侦探波洛却没有这一顾虑。

后来他对朋友黑斯廷斯解释了他的另一种动机：“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场谈话与一起谋杀案有关。”

黑斯廷斯瞪大了眼，惊讶地问：“可是，当时谋杀案还没有发生呀。”

波洛叹了口气，说：

“但是，mon cher[1]，当时已有很明显的迹象了。”

“既然如此，你为何不阻止它的发生呢？”

波洛叹了口气，说了一句他从前在埃及说过的话：如果一个人执意要杀人，那么他是很难被阻止的。波洛并未因为谋杀案的发生而自责，他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

---

① 法文，意思是：我亲爱的。——译注。

第　三　章

1

罗斯蒙德和马歇尔先生并肩坐在松软而富有弹性的草地上，眺望着不远处的加尔湾。这是在小岛的东侧。早晨，许多寻求静谧的人们来这里游泳。

罗斯蒙德说："能够离开人群，找到这样一块静土的感觉真好。"

马歇尔咕哝的声音低得几乎叫人听不见：

"嗯，是的。"

他在草地上打了个滚，翻身向下，闻着草皮土壤的气息。

"真好闻。还记得希普利的草原吗？"

"当然记得。"

"那些日子是多么的美好。"

"是的。"

“这些年你没怎么变，罗斯蒙德。”

“不，我变了，变了很多。”

“尽管你成功、富有，但你仍然是过去的罗斯蒙德。”

罗斯蒙德低语道：“我希望如此，可这毕竟不是事实。”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我常常很悲哀地看到，现在的我们再也无法拥有年轻时的美好天性和崇高理想，多么令人遗憾，是不是，肯尼思？”

“我可不知道你那时的性格有多么的好。那时，你常常大发雷霆。还记得有一次你曾对我大发脾气，几乎把我吓了个半死。”

罗斯蒙德开心地笑了：“还记得有一天我们曾带着托比去抓水老鼠吗？”

他们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静默了片刻之后，罗斯蒙德一边用手指玩弄着皮包的钩子，一边说：“肯尼思？”

“嗯？”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叫人听不见。他仍然脸朝下趴在草坪上，似乎在等罗斯蒙德说完她的话。

罗斯蒙德考虑了片刻，然后字斟句酌地说：“要是我说的话令你不快，你会不会从此再也不理我了？”

他翻身坐了起来，正色答道：“不会的。你的话永远不会令我不愉快。你的一言一行总是那么得体。”

她点点头，认可了肯尼思对自己的夸奖，不过，她将那种听到夸奖后的喜悦心情藏在了心底，没有表露出来。她直截了当地发问道：

"肯尼思，你为什么不与你妻子离婚？"

肯尼思的脸色突然变得僵硬难看，快乐的表情荡然无存。为了平静心情，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烟斗，开始向里装烟丝。

罗斯蒙德说："如果我的话冒犯了你，请原谅我的冒昧。"

"你并没有冒犯我。"他轻轻答道。

"那么你为何没有像我说的那么做呢？"

"你不了解内情，我亲爱的姑娘。"

"你是不是非常非常地喜欢她？"

"不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我娶了她。"

"这我知道。但她这个人水性杨花，简直是臭名昭著。"

他考虑了片刻，同时小心翼翼地将烟丝往烟斗里装。

"我想你对她的评价并没有错误。"

"你完全可以与她离婚，肯。"

"我亲爱的姑娘，在这件事上，你完全是个局外人，所以你无权这么说。别劝我了。男人们为她丧失理智并不意味着她也失去了理智。"

罗斯蒙德忍住了没有反驳，她只是说："其实你可以稍微采取一些措施，使她主动提出离婚。你愿意这么做吗？"

"如果我愿意，我想离婚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肯，你应该这么做。真的，我不开玩笑。而且，你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啊。"

"琳达？"

"是的，琳达。"

“琳达与此事有什么关系吗？”

“阿伦娜的存在对琳达很不利。而且，我觉得琳达已受到了很深的影响。”

马歇尔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斗。在一团一团的烟雾中，他说：

“你所说的很正确。阿伦娜和琳达彼此敌视。这对一个女孩子的成长不利。我很担心。”

罗斯蒙德说：“我很喜欢琳达。她身上有些东西相当可爱。”

肯尼思说：“她像她的母亲。鲁斯和她一样对人对事都爱较真。”

“那你难道还不想离开阿伦娜吗？”

“你是指离婚？”

“是的。这是世人一贯的做法，你不必有任何顾虑。”

突然之间，马歇尔变得激愤不已，他忿然说道：“世人是这么做的，但这也正是我所不齿的行为。”

此话令罗斯蒙德大为惊诧：“为什么？”

“我厌恶现代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先占有，一俟自己不喜欢了，就迅速地弃置一旁。如此这般始乱终弃，人世间还有什么真诚信用可言？如果你与一个女人结成了夫妇，在上帝面前发誓要爱她，照顾她直到永恒，那么你就应该恪守自己的誓言，把这当成自己的义务，甚至是事业，勇敢地承担起来。我讨厌那种仓促结婚又轻易离婚的人。阿伦娜是我的妻子，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罗斯蒙德俯身向前，低语道：“难道这就是你的打算吗？

‘直到死神将我们分离’才是你最终的解脱?”

马歇尔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说：

“不错，正是如此。”

罗斯蒙德很无奈：“我明白了。”

2

霍勒斯·布拉特先生正驾车沿着一条弯曲狭窄的小路回莱瑟库姆湾。在拐弯处他差一点儿撞倒了雷德弗恩夫人。

她将身子紧贴在路边的树篱上。这时，布拉特先生已用尽全力踩住刹车，终于使那辆“阳光”车停了下来。

“嗨，你好啊。”布拉特先生兴奋地打着招呼。

他是一个体积庞大的人，红脸庞，头上一圈微微泛红的头发围着中间那块寸草不生的秃顶。

布拉特先生每到一地总会雄心勃勃地要成为当地的中心和灵魂。在他眼中，快乐罗杰旅馆的确有些名不副实，需要制造一些快乐空气来改变那过于死气沉沉的气氛。每次当他出现在某个场合，人们立刻之间似乎就都隐形了一般，这实在令布拉特先生难以理解。

“真是不好意思，差一点儿就把你压成了草莓酱，是不是?”布拉特快乐地问道。

雷德弗恩夫人平静地答道：“不错，就差一点。”

“上车吧。”布拉特邀请道。

“不用了，谢谢。我还是走路吧。”

“别胡说了，”布拉特断然否定道，“要是人人都像你这

样，那还要车干什么呢？”

想到自己如果不上车布拉特先生很可能会唠叨个没完，迫不得已的雷德弗恩夫人只好上了车。

布拉特重新发动了引擎。他刚才的急刹车已使引擎熄火了。

布拉特先生边开车边问：“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漂亮姑娘单身一人走在这种偏僻地方可不太明智。”

雷德弗恩夫人急忙解释：“我喜欢独处。”

布拉特毫不拘礼地用胳膊肘使劲碰了一下她，于是，小车差一点儿又开进了篱笆丛。

“姑娘们总爱这么说，”他诡秘地眨着眼，“其实，她们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你瞧，这个快乐罗杰旅馆实在无任何快乐可言，压抑沉闷，得添加点兴奋剂，让它活起来。当然了，我早已看出，客人中很多都是闷葫芦，此外还有好多老保守和小孩子。那个盎格鲁——印度老家伙无休止地回忆印度往事，令人乏味；那个牧师亢奋得要命；那些美国佬则总在喋喋不休；还有那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外国人——嘿那撮小胡子可真是太可笑了！我敢打赌他肯定是个理发师之类的人。”

克里斯蒂摇摇头，纠正道：“不对，他是一名侦探。”

布拉特颇为吃惊，于是乎小车再一次偏离了正轨，向路边的树篱撞去。

“侦探？你是说他在微服私访吗？”

克里斯蒂似乎是微笑了一下，说：

“不是，他平素就是这个样子。他的名字叫赫尔克里·波

洛。你一定听说过他。”

布拉特应道：“以前我一直没有弄清他的名字。不过，我的确听说过他。可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真不该还活着。他到这儿来有何贵干？”

“噢，没什么，只是度假而已。”

“也许如此吧。”布拉特看上去似乎并不太相信这种说法，“我瞧他有点儿鲁莽，是不是？”

“呃，”克里斯蒂犹豫着说道，“也许他只是有点儿与众不同而已。”

“我想说的是，”布拉特说，“伦敦警察厅出了什么毛病？要请一个外国人来对他们指手划脚？”

这时，车已到了山脚下。布拉特炫耀胜利般地鸣着喇叭，把车开进了快乐罗杰旅馆的车库。（考虑到潮水时涨时落，车库是建在旅馆对面的陆地上的。）

3

琳达·马歇尔走进了专为来度假的客人们开的小商店里。商店的一侧是书架，人们花上两便士就可以租一本书。不过，这里最新的书也是十年前出的，有的已有二十年历史，还有的甚至更古老。

琳达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带着怀疑的神色她翻开了书。浏览后她认定这两本书都无法激起她的兴趣——无论是《四片羽毛》还是《恰恰相反》。于是，她又抽出了一本小而厚的棕色牛皮面书，翻阅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

突然，雷德弗恩夫人的声音响了起来："你在看什么书呢，琳达？"

琳达吓了一跳，赶紧将书塞回了书架，慌忙搪塞道："噢，没什么。我正在找一本书。"

她胡乱抽出了一本《威廉·阿什的婚姻》，然后走到柜台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两便士。

雷德弗恩夫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琳达的慌乱和古怪，她自顾自地说道："我刚刚搭布拉特先生的车回来——起先他的车差点儿从我身上碾过。下车后，我想到要与他一起走过大堤，这么长的路可真是令人无法忍受。于是我灵机一动，告诉他我得先买点儿东西，才摆脱了他。"

琳达说："他这个人真是可怕，是不是？总是炫耀自己如何富甲一方，还老爱开一些恐怖至极的玩笑。"

雷德弗恩夫人好心肠地替布拉特辩解道：

"其实他也很可怜。我挺同情他的。"

年轻的琳达是个心肠很硬的孩子，她实在看不出布拉特先生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

这一大一小两位女士一起走出了商店，向大堤走去。

一路上两人都很沉默，可琳达的脑子里并不平静。她对雷德弗恩夫人挺有好感。事实上，在琳达眼中，岛上的众多客人中，只有雷德弗恩夫人和达恩利小姐能让人容忍。所以，尽管此刻雷德弗恩夫人并没有亲热地与她聊天，琳达并没有感到拘束或反感，相反，她认为，在这种时候保持沉默才是最理智的举动。毕竟，如果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事情，何

必非得东拉西扯、唠叨个不停呢?

琳达陷入了沉思中——年轻的琳达如何能理解那变幻无常的世事呢?

心中的疑问和烦恼郁积得太久,她太想找个人一吐为快了。眼前这位善良可亲的年轻女士也许正是一个合适的对象。于是,她再也忍不住了,许久以来一直压抑在胸中的郁闷终于被倾诉出来:

"雷德弗恩夫人,你有过这种感觉吗: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糟糕、可怕,你甚至觉得自己的身体都要炸裂开来了……"

这些话似乎是有些夸大其辞,令人好笑。可是,琳达那紧张得变了形的脸上写满了焦虑不安、恐慌甚至无奈。在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女孩面前,面对这样一张脸,无论是谁都笑不出来了。

雷德弗恩夫人也不例外。起初,她很可能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琳达突如其来的倾诉令她有些吃惊,她莫名其妙地看了一会儿琳达,目光中充满不解。终于她回过神来,眼中不再有疑问,而是同情。

凝视着琳达渴望的眼神,她屏住呼吸,喃喃应道:

"是的,我也曾有过同样的感觉……"

4

布拉特先生与波洛坐在岛上的那家鸡尾酒吧里——这是布拉特先生最爱光顾的地方。

他问波洛："这么说，你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大侦探了？"

波洛像往常一样，毫不谦虚、毫不做作地承认了这一点。

布拉特的问题仍没有完。

"那么你到这里来是有公务在身的吧？"

"噢，不是。我只是来度假休息。"

布拉特会心地眨眨眼，说："你对别人总这么说，是不是？"

波洛正色答道："并非如此。"

"嗨，别卖关子了。其实，跟我说实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绝对不会出去乱说。多年以前我就学会了闭紧嘴唇、严守秘密。要不然我也无法像今天这样了。你知道有许多人每听到一件事都要急不可耐地宣布出去。这种人对你们的工作将会造成无穷祸患。也许正因为如此你才坚持说你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度假。"

波洛问："你为什么一定要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呢？"

布拉特闭上了一只眼，说道："我这人很懂人情世故，很会看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出现在多维尔、勒图凯或瑞昂莱潘[1]之类的地方。这些地方才是你真正的归宿。"

波洛叹了口气，向窗外看去。外面正在下雨，小岛笼罩在一层轻雾之中。他说："你说得可能不错。不过，至少在这种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们是应该可以不谈工作、放松一下

[1] 均为法国地名。——译注。

的。"

布拉特说："你瞧，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工作。我没有时间度假，没有时间去寻欢作乐。我打定主意要成功，而我也已达到了目的。现在我可以享受人生了。我有这个财力。我可以跟你说，最近这几年里，我很看到了一些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

波洛咕哝了一句："噢，是吗？"

"真不知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布拉特接着抱怨道。

波洛说："我也正奇怪您的动机是什么。"

"你说什么？"布拉特紧张地反问道。

"据我来看，您先生出现的场所应该是多维尔或比阿利兹[1]。"

"可是，我们俩却在这里相遇了，这真有意思。"

布拉特用沙哑的嗓子笑了起来。

"真不明白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地方来度假，"他沉思道，"我以为这里应该很浪漫，充满了冒险的情趣。快乐罗杰旅馆、走私者之岛，听听这些名字，真够吊人胃口的，好像你那遥远的童年又回到了眼前，你又再次进入了那五光十色的梦想和扣人心弦的传说。"

说完，他略有些害羞地笑了，也许是为自己过于孩子气的谈吐而有些难为情。不过，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日情怀就扼制不住地要向外宣泄出来：

"孩提时代我常去划船，不在这一带，而在东海岸那边。

① 均为法国地名。——译注。

我一直奇怪自己为何始终衷情于这项爱好。我完全买得起一条一流的游艇，只是我并不特别喜欢那种游艇。我喜欢坐在我那条小游艇上那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感觉。雷德弗恩先生对划船也很有兴趣。大约有一两次吧，我们曾一起出海。现在我是找不着他的人了——他整天与马歇尔的那位红头发妻子混在一起。"

停了一下，他降低了嗓音说："这旅馆里的人大多都是些死气沉沉的家伙。只有马歇尔夫人才是唯一能点燃人激情的亮点！马歇尔要看住他这位风流成性的夫人必须得格外小心才行。她的舞台生涯时期充斥着数不清的浪漫故事，退出舞台后她的生活里依然不乏各种风流韵事。男人崇拜她，迷恋她，为她发狂。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会出事的。"

波洛追问道："出什么事？"

布拉特带着一脸平日少见的严肃表情答道：

"那得依具体情形而定了。马歇尔是个脾气很怪的人。我听说过他的一些事，以前也见过他那类沉默寡言的人。你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所以，雷德弗恩可得小心点了——"

他突然住嘴，因为就在此时他谈论的对象进了酒吧。于是，他话题一转，继续大声说道：

"我认为能划船环游世界简直是莫大的乐事。嗨，你好，雷德弗恩，喝一杯吧？要什么？干邑马爹利？好，波洛先生，您要什么？"

波洛摇了摇头。

刚刚坐定的雷德弗恩也加人了他们的对话。

“划船？这可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了。我真希望我能多有一些机会去划船。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划着小艇在这一带海岸度过的。”

波洛说：“这么说你对这一带很熟悉了？”

“那当然。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这个地方，那时侯还没有这家旅馆呢。整个莱瑟库姆湾只有几间渔民搭的小屋，走私者之岛上的一幢老房子已是摇摇欲坠，关着门长期无人居住。”

“这里以前有过一所老房子吗？”

“是的。不过已有多年无人住过，而且已经破败不堪。在许多传说中，这房子里有秘密通道通往匹克斯洞。我还记得从前我们一帮人总在试图寻找那条秘密通道。”

布拉特一激动竟将杯中的酒洒到了桌上。他骂了一句，无奈地擦掉了酒，追问道：“这个匹克斯洞是怎么回事？”

雷德弗恩答道：“咦，你竟然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它就在匹克斯湾，不过，要找到洞的入口却并非易事。因为它隐藏在许多层层堆积的巨石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裂缝，勉强能让人通过。不过，进洞后就会觉得豁然开朗——因为洞内的空间相当大。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地方对一个孩子是多么地富有吸引力！一个老渔夫曾带我去过匹克斯洞。然而今天，即使是许多渔民也对它闻所未闻了。有一天，我向一个渔夫打听匹克斯洞名称的由来，可他竟然一无所知。”

波洛仍然是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我还是不明白。所谓的匹克斯究竟是什么？”

雷德弗恩解释道：“噢，这与流行于德文郡的一种传统

有关。匹克斯是游荡在高地上的一种鬼魂。在达特穆尔高地上的希普斯特有一个匹克斯洞，每次途经此洞时，人们都要给匹克斯留下一根别针做礼物。”

波洛听得很入迷：“这可太有意思了。”

雷德弗恩接着解释道：“在达特穆尔高地上仍流传着许多关于匹克斯的传说。据说，有一些小石山上住着很多匹克斯，漆黑的夜里，常有些赶路的农夫迷失在野外；回到家后，他们总是抱怨在匹克斯的诱惑之下走上了歧途。”

布拉特半信半疑：“你是说这些农夫们喝了几杯酒吗？”

雷德弗恩微笑着答道：“是的，这当然是最符合常理的解释了！”

布拉特看了看手表，说：“我要去吃饭了。不过，雷德弗恩，我最欣赏的传说是关于海盗的，而不是什么匹克斯。”

布拉特刚一走出大门，雷德弗恩就调侃着说道：“我真盼望能看见这老家伙被匹克斯牵着鼻子走。”

波洛沉思着说道：“不过，对一个顽固无情的商人而言，布拉特先生的想象力已经够浪漫的了。”

雷德弗恩说：“他受的教育实在太少。这是我妻子说的。瞧他读的那些书，除了惊险小说就是西部故事。”

波洛说：“你是说他的心智还与一个儿童的没什么两样吗？”

“难道你不认为如此吗，侦探先生？”

“我？我跟他的接触还很少，因此对他了解不够。”

“其实我也没跟他有过太多接触。我曾与他一起驾艇出海——但是只有一两次，因为他并不真地喜欢有人与他作

伴，在海上他是个爱独处的人。”

波洛说：“这可太怪了，与他在陆地上的一贯作风大相径庭。”

雷德弗恩会心地笑了：“我明白。在陆地上，我们要避开他可得费一番气力。他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位于马加特[1] 和勒图凯[2] 之间的中心枢纽。”

波洛沉默了片刻，非常专注地研究着雷德弗恩那开怀大笑的面庞。突然，他出人意料地说道：“雷德弗恩先生，我可以看得出来，你生活得非常快乐。”

雷德弗恩惊奇地瞪着他，“我的确很快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

“言之有理，”波洛赞同道，“为此我要向你表示祝福。”

雷德弗恩露出一丝微笑：“谢谢。”

“不过，正因如此，作为一个比你年长许多的过来人，我想冒昧地给你提个建议。”

“什么，先生？”

“我有一位在警察部门工作的朋友，他是一个极富智慧的人。多年前他曾对我说：‘波洛，我的朋友，如果你想求得安宁就得躲开女人。’”

雷德弗恩说：“现在这么说恐怕有点儿晚了。您知道，我已经结过婚了。”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你的妻子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能干

---

① 英国城市，海滨疗养地。——译注。

② 法国地名。——译注。

女性。而且,我认为她非常爱你。"

雷德弗恩厉声答道:"我也很爱她。"

"啊,听到你这样的表白,我很高兴。"

雷德弗恩的眉宇之间突然布满了阴云。

"波洛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唉,这些女人们哪,"波洛向后一靠,闭上了双眼说道,"我可是知道,有些女人天生就能将生活搅成一池浑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唉,有时英国人的一些做法简直令人难以理解。雷德弗恩先生,要是你碍于情面,不得不到这个小岛上来,看在上帝份上,你干嘛要带上你的妻子呢?"

雷德弗恩愤怒地说:"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波洛依然很平静:"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和一个陷入情网无法自拔的人争执——因为这样做无济于事,很愚蠢。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向你提出此建议的。"

"你所听到的都是些无稽之谈,充满恶意的流言蜚语。加德纳夫人,还有那个叫布鲁斯特的女人——这些人整日无所事事,就在那里嚼舌。一个女人就因为长得漂亮一些,人们就对她恶言诽谤,还牵扯上一些无辜的人。太不公平了。"

波洛站了起来,低声说:"你真是已经幼稚到了不辨是非的地步了吗?"

他悲哀地摇了摇头,走出了酒吧。在他身后,满腔怒火的雷德弗恩怒视着他的背影。

5

波洛从餐厅里出来时在大厅停了一会儿，门开着，夜晚温柔的气息扑面而来。

雨停雾散，又是一个晴朗美好的夜晚。

波洛漫步走出了旅馆。在悬崖上的“阳光岛”他看见了雷德弗恩夫人正坐在她最喜欢的一张石椅子上。于是，他停下脚步，对她说：“椅子上很潮，你不应该坐在这儿，你会着凉的。”

“噢，不会的。不过，即使真的着了凉，又有谁在乎呢？”

“你已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你是个受过教育、明白事理的女人，看待问题不要感情用事，要理智一些。”

她冷冷地说：“我可以保证我永远不会着凉感冒。”

波洛耐心地说：“今天白天一直是风雨交加，满眼的迷雾甚至阻挡了人们的视线。然而，淫雨霏霏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瞧，现在云开雾散，雨停风住，晴朗的天空上多情的星星在眨着眼。生活的道理也是这样，夫人，黑暗终将过去，黎明总会到来。”

雷德弗恩夫人语调强硬地低声说道：“你知道在这里最令我反感的是什么吗？”

“什么，夫人？”

“怜悯。”这两个字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波洛身上。

她接着说：“你以为我一无所知，什么都没有看见吗？人人都在说，‘可怜的雷德弗恩夫人——那可怜的、遭人遗弃

的小女人。'其实我并不矮小，我个子挺高。因为他们为我难过，同情我，所以他们把我叫成'可怜的小女人'。这让我无法忍受。"

波洛小心翼翼地将一块手绢铺在椅子上，然后坐了下去。他沉吟着说道："你说得很有道理。"

"那个女人——"雷德弗恩夫人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波洛正色说道："夫人，请允许我对您说几句心里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它就如我们头顶上的星星一样真诚实在，没有半点儿虚假。阿伦娜·斯图尔特——或者说阿伦娜·马歇尔——这种女人如草芥般渺小卑贱，不值得为之烦恼。"

雷德弗恩夫人不耐烦地说："别胡说了。"

"我向你保证，我的话千真万确。属于她们的天下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就会烟消云散。而一个真正拥有持久魅力的女性应该用心去思考，应该具备善良的品质。"

雷德弗恩夫人用嘲讽的口吻诘问道："你认为男人重视的是女人的善良品质和思考能力吗？"

波洛严肃地答道："基本上是这样的。"

雷德弗恩夫人发出短促的笑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波洛说："夫人，请允许我告诉你，你的丈夫是爱你的。"

"你根本无法知道这一点。"

"我当然知道。我注意过他看你的神情。"

突然之间雷德弗恩夫人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她彻底崩溃了。靠在波洛宽厚的肩膀上，她痛苦地大声抽泣起来："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了……真的无法忍受了……"

波洛拍了拍她的胳膊,安慰道:"耐心等待。你所需要的不过是耐心而已。"

她坐直了身体,用手帕擦了擦眼睛,用一种抑郁的嗓音轻声说道:"没事了。我现在好多了。您走吧。我现在想独自呆一会儿。"

波洛起身离去,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小径向旅馆的方向走去,留下雷德弗恩夫人独自坐在星空下想她的心事。

快到旅馆时,波洛忽然听到有人在低声交谈。

他往路边挪了挪——那里的灌木丛中有条沟。

于是他看见了阿伦娜·马歇尔和紧靠在她身边的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后者正充满激情地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已经为你而发狂了。是的,你使我狂热不已,失去了理智。告诉我你爱我,哪怕只有一点点,好吗?"

接着波洛就看见了阿伦娜的脸,这张脸好像长在一只快乐而狡猾的猫身上,散发出一种属于动物而非人类的特殊气息。面对着痴情的雷德弗恩,她温柔地说:"亲爱的帕特里克,我当然是深爱着你的。这你是知道的……"

波洛不愿再听下去了。他回到了小路上,继续向旅馆走去。

突然间,一个身影来到了他身边。这是马歇尔上尉。上尉语调轻快地说:"多么美好的夜晚,尤其是经历了如此可怕的一个白日之后,"他抬头仰望着深蓝的天空,"看来明天又将是一个艳阳天了。"

第 四 章

1

8月25日的早晨，万里晴空，看不到一丝云彩。在这样的天气里，即使是惰性十足的天字第一号懒虫也忍不住要早起去尽情享受一番大自然的美好恩赐了。

快乐罗杰旅馆的好几位客人都早早地起来了。

8点钟，琳达坐在自己房间里的梳妆台前，把一本厚厚的小本皮面书翻开，反扣在桌上。

她凝视着镜中自己的面庞，双唇紧闭，眼神渐渐变得专注而坚定。少顷，她用压抑的声音低语道："我一定要这么做……"

她迅速地脱下了睡衣，换上泳装，并在泳装外披了一件浴袍。

套上一双布面的花边便鞋之后，她出了房间，向走廊的尽头走去。那里有一扇门，推开门就是一个露台，连接着一

段露天的楼梯，下去后是一些岩石。一部小铁梯夹在岩石中间，一直伸向水中。旅馆的许多客人常常在早餐以前顺铁梯下去游泳，这样要比走海滨浴场那条路节省很多时间。

当琳达从露台上下去的时候，她碰上了正迎面上来的父亲。他问："你今天起得挺早。是要去游泳吗？"

琳达点了点头，然后父女两人便擦肩而过。

然而，琳达并没有走向那堆岩石块。她绕过旅馆向左转，走上了一条小路——这条路一直通向将旅馆和陆地连接起来的大堤。此时正在涨潮，大堤被淹没在水面以下。不过，用来送旅馆客人过海的船却拴在一个小栈台上，管船的人不知去向。琳达趁机跳上了船，解开缆绳，奋力向对岸划去。

片刻后，船到了岸边。她将船拴好，走上岸，经过旅馆的停车场后，进了商店。

此刻，女店主刚刚取下门板，正在扫地。她好奇地看着琳达，说了一句话："小姐，你起得可真早。"

琳达将手伸进了浴衣的口袋，拿出了一些钱，买到了她想要的东西。

2

琳达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雷德弗恩夫人正站在里面。见到琳达，她喜出望外地叫道：

"啊，你总算回来了。我本来以为你还没有起床呢。"

琳达说："噢，我早起来了，去游泳了。"

雷德弗恩夫人注意到琳达手中的包裹，惊奇地说道："今天的邮件来得好早啊。"

琳达的脸刷地一下红了。每逢紧张的时刻，她总是显得十分笨拙。这次亦不例外，她一失手，包裹掉到了地上，系包裹的绳子不够结实，断了，里面的东西滚了出来。

雷德弗恩夫人惊叫道："哎呀，琳达，你买这么些蜡烛干什么？"

令琳达宽慰的是，她并未在这个问题上穷追不舍，而是帮忙把蜡烛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问道："我想问你今天上午是否愿意与我同去加尔湾。我想在那儿写生。"

琳达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几天来，她不止一次地陪雷德弗恩夫人外出写生。雷德弗恩夫人并非一个狂热的艺术爱好者，不过，因为丈夫大部分时间都与阿伦娜呆在一起，所以很有可能她是以画画为借口，来维持一份自尊。

琳达近来变得日益乖戾暴躁、郁郁不乐。她喜欢与雷德弗恩夫人在一起——后者少言寡语，整日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之中，无暇过问他人的闲事。与她呆在一起几乎跟独处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奇怪的是，琳达也渴望能有人与之做伴。这两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颇为微妙的同病相怜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她俩对同一个人怀有共同的仇恨吧。

雷德弗恩夫人说："12点钟我要去打网球，所以我们要早些出发，十点半，可以吗？"

"好。准备完以后，我们在大厅见面。"

3

罗斯蒙德·达恩利吃完了一顿已不算早的早饭过后，悠闲地向餐厅外走去，冷不防被咚咚咚从楼梯上跑下来的琳达撞了个正着。

“啊，太抱歉了，达恩利小姐。”

罗斯蒙德说：“今天早晨的天气太好了，是不是？好得叫人不敢相信，因为就在昨天还是风雨交加，令人提不起精神。”

“是的。我正要和雷德弗恩夫人一起去加尔湾。我答应十点半去见她。我大概已经迟到了。”

“不用担心，你没有迟到，现在刚刚十点二十五分。”

“啊，那太好了。”她松了口气。

罗斯蒙德好奇地盯了她半晌，问道：“你没有发烧吧，琳达？”

琳达的眼睛闪闪发光，异常明亮，双颊也布满了红晕。

“哦，不，我并没有发烧。”

罗斯蒙德微笑着换了个话题道：“这个美好的清晨简直具有无穷的魅力。连我也忍不住要下床来餐厅吃早饭了——通常我都是在床上吃的。可是，今天我却像个男人似的对着鸡蛋和烤肉大快朵颐。”

“的确，经历了昨天那样的恶劣天气之后，今天真是让人开心多了。早晨的加尔湾，风光更是美不胜收。我要抹上很多很多油，让阳光把皮肤晒得黑黑的。”

“加尔湾的早晨的确很美，而且也比海滩上更宁静一些。”罗斯蒙德带着鼓励的微笑说道。

琳达似乎受到了鼓舞，她颇有些害羞地建议道：“那你也和我们一起去吧。”

罗斯蒙德摇摇头答：“今天不行了。我还有其它事要做。”

这时，雷德弗恩夫人走下楼来。

她身穿一件袖长腿肥、松松垮垮的浴衣，绿色的底子上有一些黄色的图案。罗斯蒙德真想告诉她，对她那种略有些贫血的苍白肤色而言，黄和绿是最不适合的颜色。这已经成了罗斯蒙德的一个职业病了：每当看到别人的服装不很得体时，她总是有些焦躁不安，仿佛这衣服是穿在自己身上一样，大有些不吐不快的架势。

不过，此时她只是在心里想了想而已，而她大声说出口的不过是：“好好玩吧。我要到阳光岛去看书。”

4

像往常一样，波洛在自己的房间里消灭了一顿包括咖啡和面包的早餐。

不过，这个美丽的清晨却诱使他提前离开了旅馆。当他走向海滩时，刚刚十点钟，比他平常露面的时间至少提前了半小时。此刻，海滩上除他之外只有一个人。

此人是阿伦娜·马歇尔。

她身穿一件白色泳装，头戴一顶绿色的中国式帽子，正

在很用力地推一个白色的木筏子下海。波洛颇具绅士风度地走上前去助她一臂之力，结果弄得自己脚上那双白色皮鞋完全浸到水中去了。

她妩媚地斜视着他，表示感谢。

就在她要离岸而去的时候，她叫住了波洛："嗨，波洛先生。"

波洛跳到了水边，殷勤地问道："有什么事需要我为您效劳吗，夫人？"

阿伦娜请求道："请您帮我个忙，好吗？"

"无论何事，能为您效力是我的荣幸。"

阿伦娜甜美地向他微笑着，低声说："请别告诉任何人看见过我，"她的目光妩媚而多情，"要不然那些讨厌的男人们又会像甩不掉的影子一样跟上来。现在，我只想享受一下独处的乐趣。"说完，她一使劲，木筏离开了岸边，向波光荡漾的大海漂去。

留下波洛一个人在海滩上一边踱步，一边喃喃低语道："独处？我才不相信呢。"

波洛实在无法相信阿伦娜这一生中真正有过要独处的愿望。此刻，他明察秋毫，一眼就看出这个女人是在和人约会，而且约会对象是谁波洛自以为也很清楚。

然而，很快，波洛的猜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阿伦娜刚刚消失，雷德弗恩先生就出现了。他紧紧跟在肯尼思·马歇尔身后，正大踏步从旅馆那边向海滩走来。

马歇尔向波洛点了点头，问道："早上好，波洛先生。您可曾看到我的妻子？"

波洛并未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圆滑地问道："您的夫人起得这么早啊？"

马歇尔似乎有些困惑。"她不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他太久，他抬头看天，感叹道："多么美好的天气，我要立刻跳进大海去游泳。今天早上我工作得太疲倦了。"

雷德弗恩做为情人，可不敢像身为丈夫的马歇尔那样公开打听阿伦娜的行踪。他一言不发，只是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就坐在波洛身边，焦急而又无奈地等待起来。

波洛见状，故意问道："雷德弗恩夫人呢？她也早早地起床了吗？"

雷德弗恩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答道："噢，你问克里斯蒂吗？她去写生了。她现在对艺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他的态度有些不耐烦，很明显他心不在焉，正在想别的事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而阿伦娜仍未出现，这使得雷德弗恩益发焦躁，脸上阴云密布。每次脚步声响起，他总会急切地转过头去，然而每一次满腔的希望都被现实击得粉碎。先是加德纳夫妇带着未织完的毛衣和线团以及编织书，全副武装地驾到。然后又是布鲁斯特小姐的光临。

加德纳夫人像往常一样闲不住。她一在椅子上坐定，就开始手口并用，边织边谈。

"波洛先生，真奇怪今天早上海滩上似乎没有多少人。大家都干什么去了？"

波洛告诉她，有年轻人的两家——马斯特曼斯和科恩家——都去参加划船一日游了。

"唉,没有他们在四周说说笑笑,可真是大不一样,冷清多了。而且,今天也只有马歇尔上尉一个人在游泳。"

马歇尔游完泳,挥动着浴巾,走上了海滩。

"在海里泡一泡可真舒服啊,"他感叹道,"可惜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得回房间了。"

"这可太不幸了,马歇尔上尉。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还得呆在屋里工作,可真是辜负了自然的恩赐。天哪,我又想起了昨天的那种鬼天气,简直太可怕了。当时,我还对我丈夫说,如果天气这样持续下去,我们就得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你知道,忧郁的心境加上笼罩着整个小岛的薄雾,给人一种幽灵一般的感觉。而且,我这个人自孩提时代起就极易受气氛的影响。有时,莫名其妙地我就只想放声大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精神上的重负,感觉轻松一些。当然,这对我的父母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不过,我母亲非常善解人意,她对我父亲说,'辛克莱,如果孩子想做什么事,我们应该给她这个自由。对她而言,尖叫是一种抒发胸臆的方式,别干涉她!'我父亲当然同意我母亲的这种看法。他非常忠实于我母亲,对她言听计从。他们可真是完美幸福的一对,不信可以问我丈夫,他肯定会赞同我的这种说法。他们的确是非常和谐、非常美满的一对,是不是,奥德尔?"

"是的,亲爱的夫人。"加德纳先生仍是那句千篇一律的回答。

"马歇尔上尉,今天早上怎么没有看见您女儿啊?她去哪里了?"

"琳达吗?我不知道。大概在附近什么地方溜达吧。"

“呃，马歇尔上尉，恕我直言，我始终觉得琳达太瘦了一些。作为父母，你们应该让她多吃一些，多给她一些关怀、爱护和同情——她太可怜了，而且还特别敏感。”

听到此话，马歇尔上尉的脸色由红变白，表情也极度不自然起来。

“琳达没事，不用为她操心。”仓促而又生硬地搪塞过去之后，马歇尔匆匆地、逃一般地离开了海滩，回旅馆去了。

雷德弗恩仍然坐在海滩上无限焦虑地期盼着。他那充满渴望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旅馆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变得有些愠怒了。

终于有人来了。轻快有力的步伐，写满笑意的面庞，只可惜仍然不是意中人。来人是布鲁斯特小姐。

布鲁斯特小姐的到来揭开了又一轮谈话的序幕。只是，这一轮谈话没有什么稀奇，与前一天上午一样，仍然是温柔而爱唠叨的波美拉尼亚小狗与不时针锋相对地吼两句的牧羊犬，仍然是加德纳夫人不绝于耳的轻声细语不时被布鲁斯特小姐沙哑有力的插话所打断。

经过一番短兵相接，你来我往的各抒己见之后，布鲁斯特小姐做最终的总结性发言：“海滩上似乎有些空荡荡的。难道所有的人都去参加短途旅游了吗？”

加德纳夫人那活跃的思路又给这一轮谈话发掘了一个新的视点：“就在今天早晨，我还在对我丈夫说，我们一定得安排一次去达特穆尔高地的短途旅行。地方不远，又有那么多浪漫迷人的传说。而且我还很想参观一下那里的一所犯人监狱，名字叫做王子城，是不是，奥德尔？我想，咱们得马

上安排一下，明天就去。”

“好的，亲爱的夫人。”加德纳先生在夫人面前永远是言听计从。

波洛没有加入这场讨论，他转身向布鲁斯特小姐问道：“您要去游泳吗，小姐？”

“噢，早饭前我就进行了一下晨泳，差一点儿我还被人用瓶子敲碎了脑袋。那瓶子是从旅馆的一个窗户里扔出来的。”

“哎呀，这可太危险了，”加德纳夫人立刻将神秘的达特穆尔高地抛到了脑后，“我有一位朋友。他走在大街上，真是飞来横祸，35层楼的窗户里扔出了一个牙膏筒，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他脑袋上，于是他就得了脑震荡。此事令他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太危险了，差一点儿连命都没了。”朋友的事还没有说完，加德纳夫人的毛线活似乎遇到了点故障而无法进行下去，于是她专注地在身边的各色线团中埋头搜寻，搜寻未果，她开始吩咐丈夫：“喂，奥德尔，我忘了把第二种紫色的毛线带来。你回去取一下，就放在镜柜的第二个抽屉里，不过，也有可能是第三个抽屉。”

“好的，亲爱的夫人。”说完，加德纳先生老老实实地站了起来，回去找线团去了。

加德纳夫人的双手既然空闲了下来，她的嘴当然更不肯闲着了：“有时，我觉得今天的人们做事做得有点过头了。的确，那些伟大的发现和的的确确存在于大气中的电波给予人们一个无穷的想象空间，使人们的大脑永远处于一种活跃躁动的状态之中。我认为，应该为这样一个时代注入一

些更具人性特征的东西。说到此处，我想起了那些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波洛先生，不知道您对那些古埃及人的神秘预言是否感兴趣。”

“对此我不感兴趣。”波洛的回答颇为令她失望，然而她并不甘心这一新颖而有深刻内涵的话题受到如此冷落，于是她充满激情地展开了丰富的联想：“波洛先生，我敢向您保证，只要您稍微考虑片刻，你就会意识到这些预言玄机莫测，很有意思。想想吧，莫斯科在那个什么地方——是叫尼尼微的吧——以北一千英里，然而如果你画一个圈，最为令人惊讶不解的事情将立刻出现在你眼前。这其中一定有某种特定的神秘力量在起引导作用，那些若干年前的古埃及人是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些什么的。又比如，当你想到数字及其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道理时，它是如此清晰明白，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去怀疑它。”

加德纳夫人得意洋洋地完成了她的长篇大论。然而，遗憾的是，她的高论没有引发任何一位听众的兴趣。波洛只是懊恼地研究着他脚上那湿透了的白皮鞋，而布鲁斯特小姐则盯着波洛的鞋，怀疑地问：“波洛先生，难道您是穿着这双鞋子划船的吗？”

波洛沮丧地嘀咕了一句：“是啊，我太鲁莽了。”

布鲁斯特小姐压低了嗓音，好奇却又不屑地问：“我们那位荡妇怎么不见芳踪啊？她今天可是迟到了。”

听到此话，加德纳夫人抬起头来仔细端详了雷德弗恩很久，然后悄声说道：“瞧他脸上那副阴云密布的样子。天哪，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简直太令人遗憾了。真不知道马歇尔

上尉对此有什么想法。他是位典型的英国绅士，心地善良，不爱说话，也不傲慢。可是，你永远也无法猜透他在想些什么。"

这边雷德弗恩等得已经不耐烦了，他站起来在海滩上来来回回地踱步。

加德纳夫人又低语了一句："瞧，他简直像只老虎。"

三双眼睛一齐盯着雷德弗恩，这种注视令他很不习惯。他现在已不仅仅是有些愠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触即发的满腔怒火。

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之中，从远处的陆地上飘来了一阵轻柔悦耳的微弱钟声。

布鲁斯特小姐似乎是为了缓和这紧张的气氛，低语道："又吹起了东风。能听到教堂的钟声是一个好迹象。"

然而，她的搭讪并未激起大家交谈的兴致。仍然是一片令人压抑的沉默。不知过了多久，加德纳先生回来了，手里举着一团鲜艳的紫色毛线。

"天哪，奥德尔，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加德纳夫人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

"对不起，亲爱的。但是，你要的线根本不在你的镜柜里。我是在衣橱里的架子上找到的。"

"啰，这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我敢肯定我是将它放在镜柜抽屉里的。唉，幸亏我还从未需要在法庭判案时提供证据。要是我记错了一件事，我非急死不可。"

加德纳先生在一旁认真地说道："加德纳夫人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5

约摸过了五分钟后，雷德弗恩说："布鲁斯特小姐，您现在打算去划船吗？我和您同去好不好？"

布鲁斯特小姐非常真挚地答道："能与您同行是我的荣幸。"

"那么我们划船绕过这个岛吧。"雷德弗恩建议道。

布鲁斯特小姐看了看表，问："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吗？啊，还行，现在还不到十一点半。走吧，现在就出发。"

他们两人一起走下了海滩。

雷德弗恩先划，他很用力，小船向前跳跃着。

布鲁斯特小姐赞许地说道："不错。不过，这种速度不知你能保持多久。"

雷德弗恩受到了激励，心情开朗了许多。他望着布鲁斯特小姐开心地笑了。

"到咱们回来的时候，我身上肯定会长不少疮。"说着他仰了仰头，把一头黑亮的长发潇洒地向后甩一甩，似乎烦恼的心情也就此被抛在了脑后。"今天真是个好天！在英格兰，我们最渴望的就是上天能赐予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夏日，这样英格兰就是无与伦比的了。"

布鲁斯特小姐以暗哑的嗓音说道："我倒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英格兰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是世界上唯一理想的居住地。"

"您这么说，我很同意。"

他们向西划去。到了悬崖下方时，雷德弗恩抬头看了看，说："今天上午阳光岛上有人吗？啊，有人，我看见了人影。那会是谁呢？"

布鲁斯特小姐答道："大概是达恩利小姐吧。只有她有那种日本伞。"

小船向着岸边划去，在他们的左侧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们本应该走与此相反的方向。因为，你瞧，现在我们正是在逆流而上呢。"布鲁斯特小姐有些后悔地说道。

"其实，水流的阻力很小。我在这里游过泳，根本就没有感觉到阻力。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走另一条路线，因为大堤肯定还露在水上呢。"

"当然，走哪条路与潮水的涨落有关。不过，人们都说在匹克斯湾游泳不能游得太远，否则会有危险。"

雷德弗恩依然奋力地划着桨，并且专注地注视着悬崖。

布鲁斯特小姐突然意识到："他一定是在找马歇尔家的那个女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要求与我同来。今天上午阿伦娜没有露面，于是他迫切地想知道她干什么去了。不过，阿伦娜很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情感游戏中的一个小手段——吊一吊情人的胃口，保持距离，增加魅力。"

这时，他们已绕过了突出的岩石，向匹克斯湾驶去。这是一个极小的海湾，海滩上零星散布着一些岩石，给人一种怪异之感。它差不多是面向西北，头顶上突出的悬崖耸立着，投下巨大的阴影。这是一个野餐的理想地点。不过，早晨太阳尚未升起的时候，这儿人迹稀少，没有什么游人光临。

然而，今天却有些不同寻常。他们看到海滩上有一个人影。

雷德弗恩手中的桨停了一下又划了起来。

“嗨，哪位啊？”雷德弗恩试图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很随便，很不经意。

“看上去有点儿像马歇尔夫人。”布鲁斯特小姐的声音干巴巴的，不带一点儿感情色彩。

这一猜测似乎令雷德弗恩大为震惊，他又凝神盯了一会儿，说道：“是很像她。”

说完他改变了航向，向岸边靠去。

这下，布鲁斯特小姐不满了，她提出了异议：“我们并不打算在此地上岸，对吗？”

雷德弗恩快速答道：“我们时间多得很。”

他看着她的眼睛。他眼中那种不谙世事的恳求神色打动了心肠很软的布鲁斯特小姐。她暗想：“这可怜的孩子，他为情所困，受尽折磨。可是这一切又无法避免。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伤痕都会被抚平。他会从这一场迷情中走出来的。”

小船以很快的速度接近了海滩。海滩上的一切于是便尽收眼底：阿伦娜·马歇尔正伸展着四肢，脸向下躺着。一只白色的木筏停靠在一边。

此情此景令布鲁斯特小姐心中有些惶惑。面前的人本应该是她很熟悉的人，然而此人身上有些东西却总令她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

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她才明白过来。

阿伦娜的姿势与任何一个正在进行日光浴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她曾这个样子多次躺在旅馆旁边的海滩上伸展着她那晒成棕色的躯体，用一顶绿色的纸板帽保护着她的头和颈。

但是，此时的匹克斯湾上还没有阳光，即使再过几个小时也不会有。整个上午，凸出的悬崖都使这里的海滩受不到阳光的照射。布鲁斯特小姐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雷德弗恩将船停在海滩上，然后叫道："阿伦娜。"

布鲁斯特小姐的不祥预感得到证实——因为俯卧在那里的那个人一动不动而且一言不发。

雷德弗恩的脸色突然之间变得苍白，失掉了血色。他抢先跳出了船，布鲁斯特小姐随后也上了岸。他俩合力将船拖上岸，然后向着海滩上，悬崖底部无声无息的白色身形走去。

雷德弗恩先到，布鲁斯特小姐紧跟在他身后。

布鲁斯特小姐接下来的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她看到了棕色的四肢、白色的露背泳装、绿色帽子下露出来的红色卷发，还有伸展的四肢形成的一种极不自然的角度。给人的感觉是这具躯体不是自己躺在那里而是被扔下来的……

然后，她听到了雷德弗恩的声音——那是一种充满了恐惧的耳语。他跪在那具沉默的躯体旁边，轻轻地触摸着它的手和胳膊……

他低低地、颤抖着声音说道："上帝啊，她已经死了……"

他将那顶帽子抬起了一点儿，凝视着她的脖颈，喃喃低

语道："天哪，她是被掐死的……有人杀了她。"

6

时间竟像是停滞了一般。

布鲁斯特小姐奇怪地觉得，眼前的一切扑朔迷离，看上去总有些不太真实。她故作镇静地说道："在警察到来之前，现场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能动。"

雷德弗恩机械地答道："是的，当然如此。"他痛楚地低语道："谁？究竟是谁谋杀了阿伦娜？太不可思议了。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布鲁斯特小姐摇了摇头，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雷德弗恩的回答。

她听到他吸气的声音，感觉到他语调中那种发自肺腑的愤怒之情。"天哪，要是我能抓到那可恶的罪犯就好了。"

一想到那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很可能就藏在某块巨石后面，布鲁斯特小姐就战栗不已。她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在说："不管是谁做了这件事，他绝对不会继续在此地逗留。我们必须向警察报告。也许——"她犹豫了片刻，"也许我们两人中得留一人在这里看着尸体。"

雷德弗恩毫不犹豫地答道："我留下。"

布鲁斯特小姐轻轻松了口气。她是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胆小的那种女人，不过，此刻不必独自留在海滩上与一具尸体作伴还是让她在心里暗暗地谢天谢地——尽管可能性不大，但是谁敢保证这附近没有一个杀人犯在活动呢。

"好的。我会尽可能加快速度。我坐船走水路,因为陆路得上下那个铁梯,那太吓人了。我知道在莱瑟库姆湾有个警察。"

雷德弗恩木木地低声应道:"你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

于是,布鲁斯特小姐奋力划船离开了岸边。就在离岸的一刹那,她看到雷德弗恩蹲在那个不幸的女人旁边,双手抱头,无限痛苦。他是如此的悲哀,令她不禁油然而起同情之心——尽管她并不情愿。他看上去像一条忠实的狗,默默地看护着死去的主人。布鲁斯特小姐内心那种强烈的常识感在告诉她自己:"对于雷德弗恩夫妇以及马歇尔父女而言,上天这样的安排其实是最理想的了。不过,雷德弗恩这可怜的家伙已经陷得太深,我估计他是看不到这光明的一面的。"

布鲁斯特小姐是一个在紧急关头仍能保持理智、从容应付的坚强女人。

第 五 章

1

科尔盖特警督站在悬崖边，等待法医检查阿伦娜的尸体。雷德弗恩和布鲁斯特小姐守候在另一边。片刻后，尼斯登大夫动作轻快地站了起来，说道："她是被一双相当孔武有力的手掐死的。她似乎没有怎么抗争，突如其来的袭击令她吃了一惊。凶手是个极为恶毒、极为残暴的人。"

布鲁斯特小姐看了一眼尸体，又很快将目光挪开了。尸体的面部呈紫色，那痉挛的表情太可怕了。

科尔盖特警督问："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尼斯登大夫情绪焦躁地答道："在目前情况下，我还无法确定死亡时间。还需了解其它许多因素。呃，现在是一点差一刻。你何时发现尸体的，雷德弗恩？"

雷德弗恩目光呆滞地答道："是在十二点以前。我也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

布鲁斯特小姐补充道："我们发现她死了的时候，正好是十二点差一刻。"

"那么，然后你就驾船来报告了。你们是什么时候看见她躺在这儿的呢？"

布鲁斯特小姐考虑了一会儿，答道："嗯，我想我们绕过那个角然后发现有个人躺在这里应该是在那之前五六分钟吧。"她转身问雷德弗恩，"是不是这样？"

雷德弗恩像在梦中一般目光呆滞、语调含糊地答道："呃，大概是的，我想是这样。"

尼斯登大夫低声问科尔盖特警督："这一位就是死者的丈夫吗？噢，对不起，我搞错了，我本以为他就是呢，因为他看上去如此悲痛，精神上一定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接着他又提高嗓音，郑重其事地对众人宣布道："我们就把这一时间定在十一时四十分吧。她的被害时间不会比这一时间早出许多。大概是在十一时至十一时四十分之间，最早也不会超过十时四十五分。"

科尔盖特"啪"的一声合上了笔记本。"谢谢，"他说，"您能将谋杀时间确定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范围内，给我们办案帮了很大忙。"

然后他对布鲁斯特小姐说："现在让我来核实一下。你是埃米莉·布鲁斯特小姐，你则是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先生，你们二人均住在快乐罗杰旅馆，你们都认出死者是你们旅馆的一位客人——马歇尔上尉的妻子，是不是？"

只有布鲁斯特小姐点了点头，可怜的雷德弗恩一副痴痴呆呆的模样，精神似乎已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了。

科尔盖特可不理睬这一切，他严肃地吩咐道："现在，我们该回旅馆了。"

然后他又转身向一位警察叮嘱道："霍克斯，你留在这里，禁止任何人从此处上岛，我会派菲利普斯来的。"

2

韦斯顿上校惊叫道："上帝啊，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

"是啊，自从圣卢那件案子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波洛的声音很低，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应对不够得体。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往事仍然历历在目，"韦斯顿上校的思绪被带回到了多年以前。"那是我这一生中最意想不到的一个奇迹。我始终也未能明白你是怎么在殡葬那个环节胜了我一筹的。太荒诞、太不同异常了。"

波洛很得意："可是，我的上校，尽管方法很荒诞，但它却是行之有效的，是不是？"

"嗯，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本应该采用一些更为正统的方法。"

波洛的回答非常婉转："大概如此吧。"

"这一回，又一桩相当棘手的案子发生了。"韦斯顿问，"有什么想法吗？"

波洛慢条斯理地答道："目前尚未明确的想法，不过我总觉得此案颇有些蹊跷，值得研究。"

"能帮帮我们的忙吗？"

“那要看你是否允许了?”

“我亲爱的朋友,您的加入对我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的事。不过,目前我还不知道这件案子是否应由伦敦警察厅承办。从眼下来看,凶手应该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以内。但是,这里这些人的情况我们并不熟悉。要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动机有所认识,我们就必须去伦敦。”

波洛首肯道:“嗯,很有道理。”

韦斯顿接着说他的打算:“第一步,我们应该找出最后一个见过死者生前的人。客房女仆九时给她送去了早餐。楼下大厅值班的姑娘则在十时左右看到她穿过大厅出去了。”

波洛一脸严肃地告诉韦斯顿:“我的朋友,我想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什么? 你今天早晨见到过她? 什么时间?”

“十点五分。我帮她将木筏从海滩上推进了水里。”

“然后她就划着木筏走了?”

“是的。”

“她是一个人吗?”

“是的。”

“你看到她走的是哪个方向?”

“她绕过那个角后向右边去了。”

“也就是说她向匹克斯湾去了?”

“是的。”

“那是几点的事?”

“我想,她离开海滩应该是在十点一刻。”

韦斯顿想了一会儿,说:“时间倒是对得上。你觉得她划

到匹克斯湾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啊,这方面我还是个外行。我不划船,也不划木筏。不过,我猜测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韦斯顿说,"而且在半个小时之内到达,她一点儿也不用着急。这样推算下去,她应该是在十点四十五分左右到达匹克斯湾,这个时间与她的被害时间并不冲突。"

"你的法医认为她是什么时候死的?"

"尼斯登并未给出明确答覆。他是个过于谨小慎微的家伙,只是做了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即死亡时间不会早于十点四十五分。"

波洛点了点头,补充道:"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马歇尔夫人离去时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曾见过她。"

韦斯顿瞪圆了双眼,意味深长地说:"哈,这可很能说明些问题啊,是不是,老朋友?"

波洛嘟囔了一句:"我想是的。"

沉思中的韦斯顿下意识地揪着自己的胡子,问道:"波洛,你是个经验丰富、见识颇广的人。在你眼中,马歇尔夫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呢?"

波洛的唇上浮现出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他卖了个关子,反问道:"难道你真的一无所知吗?"

警察局长韦斯顿上校的回答干巴巴的:"我知道那些女人们是怎么议论她的。女人总是这样。可是,这些话有几分可信度呢?难道她真的与雷德弗恩那家伙有婚外情吗?"

"无疑我应该说是。"

“那么是因为她来这里所以雷德弗恩也选择了这里来度假的吗？”

“这是合情合理的猜测。”

“那么那位丈夫马歇尔呢？他知道这件事吗？他是怎么想的？”

波洛慢吞吞地说：“要想了解马歇尔上尉的内心想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从不将内心感受表露出来。”

韦斯顿似乎是抓住了波洛答话中的漏洞，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是，他总还是有感受的。”

波洛点了点头，答：“我想也许如此吧。”

3

警察局长韦斯顿上校在对卡斯尔夫人进行调查取证时，可以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竭力做到机智、圆滑、得体。

卡斯尔夫人是快乐罗杰旅馆的女老板，这家旅馆是她拥有的财产。她是个四十左右的大胸脯女人，有一头桀骜不驯的棕红色头发，说话时咬文嚼字，本想给人一种高贵典雅很有修养的感觉，结果却适得其反，听多了她那矫揉造作、花里胡哨的发音，许多人都会觉得厌烦甚至于恶心。

此刻，她正义正辞严地对韦斯顿上校说：“居然有这种事在我的旅馆中发生。我敢肯定我这家旅馆是你在这个星球上能找到的最最最安静的地方。来的客人们都是一些绝顶的好人。从没见过吵嘴打架这类粗暴行为——您懂我的意思吧。我这家旅馆比圣卢的那些大旅馆可清静多了。”

“卡斯尔夫人，您说得太对了，”韦斯顿及时地先恭维了一句，然后很委婉地提出，“不过，即使在那些最有条不紊的家庭里也会出其不意地偶然发生点小事故。”

“我敢肯定科尔盖特警督先生能证明我的清白，”说着，卡斯尔夫人向在一旁正襟危坐的科尔盖特投去满含祈求的一瞥。“在制定规章制度时，我是事无巨细，统统考虑得非常周到，并且极为严格苛刻。我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绝不会有任何出格的事。”

“对对对，卡斯尔夫人，我们无意责备您，您绝对是一个管理有方的经营者。”韦斯顿上校唯恐卡斯尔夫人无休止地申明下去，明确地表达了警方的看法。

情绪激动的卡斯尔夫人的大胸脯起伏着。她说，“可是，我一想到人们会因这件事而目瞪口呆进而吵吵嚷嚷，搅得我这个世外桃源再也无法安生下去，就觉得我的旅馆的名声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当然了，只有旅馆的客人才有权利上岛，可是你没法禁止外人在经过我们这里时对我们指指点点。”

卡斯尔夫人似乎看到了自己勾画出来的这幅可怕的前景，禁不住不寒而栗。

科尔盖特警督似乎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将谈话引上了正轨。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呃，你刚刚说只有这家旅馆的客人才有权上岛。那么你如何禁止他人上来呢？”

“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审慎、极端严格的。”

“是的，我知道。但是你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是什么将外人挡在岛外？一般而言，每到夏季，度假的人们就像苍

蝇一样云集到各个旅游胜地。”

卡斯尔夫人微微耸了耸肩膀，颇有些不屑地说道：“旅游景点之所以人满为患完全是由于那些大型游览车而造成的。我曾经看到，在莱瑟库姆湾的码头上一溜停着十八辆这种游览车。想想看，十八辆啊。”

“您说得不错。可你究竟是怎么防止游客们拥到这个小岛上来呢？”

“噢，我们贴有告示。还有就是，在高潮时，这里就与陆地隔离开来，成了一个孤岛。”

“是这样。那么，低潮时又怎么办呢？”

卡斯尔夫人解释了一番。大家终于明白，在大堤靠近小岛的那一侧有一扇门，门上写着：“快乐罗杰旅馆。私人领地。非旅馆客人不得进入。”门的两侧均有岩石伸出水面，人无法爬上去。

“不过呢，任何人都可以划船上岛，是不是？这种事可禁止不了。他们可以去涨滩[①]，你无法阻止人们去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的海滩。”

“但是，这类事似乎很少发生。在莱瑟库姆湾的港口可以弄到船，不过从那儿到小岛要划很长时间，而且出港后水流湍急。”

“在加尔湾和匹克斯湾的梯子旁均张贴有告示。”说到此处，卡斯尔夫人又想起了什么，补充道，“乔治和威廉两人总在海滨浴场上距陆地最近的海滩处巡视，以防外人偷

---

① 涨滩：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的海岸。——译注。

渡。"

"这两人是谁?"

"乔治负责照看海滨浴场,他掌管服装和木筏。威廉则是园丁,还兼管岛上各条小径的清扫、维修以及网球场的划线等杂务。"

韦斯顿上校的耐心终于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忘了体面和风度,不耐烦地说:"好吧,已经很清楚了。然而,说来说去,仍然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外人仍然能长驱直入,只不过得冒些风险——被发现的风险。我们要马上召见乔治和威廉。"

然而,卡斯尔夫人并没有注意到韦斯顿上校的不耐烦,仍然接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发着牢骚:"我对那些旅游者一点儿好感也没有。他们大声喧哗,乱扔桔子皮和香烟盒,弄得大堤和海滩肮脏不堪。不过,尽管如此,我可从未想到他们当中的某个人竟会是杀人犯。噢,上帝,如此卑劣的行径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像马歇尔夫人这样的一位女士竟然被谋杀了,而且更为可怕的是,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竟然是——掐死了她。"

卡斯尔夫人鼓足了勇气才让自己说出了这个可怕的词。不过,任何人都能听得出来卡斯尔夫人语气中极大的不情愿和嫌恶。

好心的科尔盖特用安抚的口气说:"的确,这简直太卑劣了。"

"还有那些惯于捕风捉影的小报。我的旅馆已经上了那些报纸。"

科尔盖特想起了什么，带着隐约的笑意说："不过，这可是替您做了广告啊。"

听到此话，卡斯尔夫人坐直了身体，胸脯再度剧烈地起伏着，激动的她连裙子里的鲸骨都在吱嘎作响。她冷冷地对科尔盖特说："先生，这可不是我要的那种广告。"

韦斯顿上校见状不妙，赶忙插了进来，换了一个话题："卡斯尔夫人，我事先请您将旅馆客人的名单带一份给我们。您拿来了吗？"

"拿来了，先生。"

韦斯顿上校接过旅馆登记簿，聚精会神地逐个看了起来。这时，波洛进了卡斯尔夫人的办公室，上校抬眼看了看他，说："你给我们帮忙的机会就要到了。"

说完，他又接着看了下去。

"还有仆人们呢？"

卡斯尔夫人递给他另一张名单。

"有四位客房女仆、一位侍者总管和他手下的三位侍者以及酒吧的亨利。威廉负责帮客人擦鞋。此外，还有厨师和她的两位助手。"

"请谈一下几位侍者的情况。"

"好的。总管阿尔伯特来自普利茅斯的文森特，他在那儿干过好些年。他手下的三个人在这儿工作均已有三年——有一个人是四年，他们都是很好很正派的人。亨利在旅馆开业之初就来了，他忠心耿耿，是这儿的元老级人物。"

韦斯顿点点头，转身对科尔盖特说："看上去没有什么疑点。当然，你还要对他们做进一步的观察。谢谢你，卡斯

尔夫人。”

“你没有别的要求了吗?”

“就目前而言,没有了。”

卡斯尔夫人依然吱嘎作响地走出了屋子。

卡斯顿看着他的两位同行说:“下面我们该与马歇尔上尉谈一谈了。”

4

马歇尔上尉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待回答警方的提问。他依然很平静,脸上波澜不显,只是五官的线条比平日稍显冷峻了一些。温暖的阳光从窗户射入,使他沐浴在一片光辉之中,这幅情景令人们意识到他其实是个相当英俊的男人。他五官端正,直视前方的蓝眼睛射出坚定的光,嘴角露出几分倔强。然而,他的声音却并不生硬可怕,而是低沉悦耳的。

韦斯顿上校首先说道:“马歇尔上尉,我能理解此事对您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我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而做到这一点需要得到您的帮助,希望您能理解并予以合作。”

马歇尔点了点头,答道:“没有问题,请开始吧。”

“马歇尔夫人是您的第二任妻子吗?”

“是的。”

“你们结婚多久了?”

“刚刚四年。”

“她婚前的名字?”

"海伦·斯图尔特。她的艺名是阿伦娜·斯图尔特。"

"她是个演员吗?"

"是的。她出演一些小型歌舞、时事讽刺剧以及一些音乐演出。"

"她是在婚后即退出艺坛的吗?"

"不是,婚后她仍活跃在舞台上。实际上,她是在一年半以前刚刚结束舞台生涯的。"

"她的隐退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马歇尔似乎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答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她只是说她厌倦了演员生活。"

"恕我冒昧,她不是为了要——迎合你的某个特殊意愿吧?"

马歇尔扬起了眉毛,断然否决道:"不是。"

"那么,你是否满意她在你们婚后继续从事演艺事业?"

马歇尔微弱地笑了一下,婉转地答道:"我当然希望她能退出舞台。不过,既然她有自己的选择,我也未做任何干涉。"

"此事并未给你们的关系投下任何阴影吧?"

"那当然不至于。我妻子有权使自己获得快乐。"

"呃——你们的婚姻幸福吗?"

马歇尔的回答冷若冰霜:"当然了。"

韦斯顿上校并不在意。他停顿了片刻,接着问道:"马歇尔上尉,你知道有谁可能杀害你妻子吗?"

马歇尔不带丝毫迟疑地答道:"谁也没有可能。"

"她可有什么仇人吗?"

“可能有。”

“什么意思？”

马歇尔看到警察局长疑问的神色，迅速解释道：“请别误会。我妻子作为一个容貌出众的演员，自然会招致一定程度的羡慕和嫉妒。比如说，关于某些角色的竞争——这是她那个职业领域内的。另外，还有那种人世间很常见的嫉妒、仇恨、恶意，此外，有些人对她恶毒地挑剔、指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故意谋害她的动机。”

沉默了半天的波洛开口了：“先生，你是不是想说她的仇人大多数或者全部都是女人？”

马歇尔没有任何表情地望着波洛，答道：“是的，可以这么说。”

韦斯顿上校问：“难道你从未听说过有哪个男人对她心怀不满吗？”

“没有，从来没有。”

“她从前认识这家旅馆的哪位客人吗？”

“她曾见过那位雷德弗恩先生，大概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吧。其他人我就不清楚了。”

韦斯顿停了片刻，他似乎在想是否要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结果，他还是换了个话题：“现在谈谈今天早上的事。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妻子是在什么时间？”

马歇尔想了一会儿，答道：“我下楼去吃早饭的时候，去看了看她……”

“对不起，我有个不礼貌的问题：你们是分房睡的吗？”

“是的。”

“你去看她是什么时候？”

“大概九点钟。”

“她那时正在做什么？”

“她正在拆阅信件。”

“她说了什么吗？”

“没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道了个早安，闲聊了些天气不错之类的话。”

“她的态度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吗？”

“没有丝毫异常的地方。”

“她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激动、沮丧或不安的情绪吗？”

“我没有注意。”

波洛见缝插针，问了一句：“她提到信的内容了吗？”

马歇尔的脸上再度浮现出一丝若隐若现的笑意。他说：“我只记得她告诉我那都是些账单。”

“你妻子是在床上吃的早饭吗？”

“是的。”

“她一贯如此吗？”

“是的，从无例外。”

波洛又问：“通常她什么时候下楼来？”

“通常是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将近十一点的时候。”

波洛接着问道：“要是她在十点整即下楼来那是不是很怪？”

“是的，因为她通常都没有那么早。”

“但是，今天早上她就是这么早下来的。马歇尔上尉，你认为这是怎么一回事？”

马歇尔面无表情地答道："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天气，今天的天气出奇地好。"

"你发现了她的失踪吗？"

马歇尔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身体，说："早饭后我又去她房间里看了看，结果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当时我有点儿惊讶。"

"然后你就到了海滩上，问我是否曾见过她？"

"呃，是的，"他略微加重了语气答道："你告诉我你没有见过她……"

马歇尔的回答没有令波洛感到丝毫内疚或不安，他仍然紧紧盯着马歇尔，同时若有所思地抚摸起了那漂亮的小胡子。

韦斯顿上校问："你今天早晨屡次找你妻子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马歇尔友好地将目光转向警察局长，回答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只是想知道她在哪里，仅此而已。"

韦斯顿轻轻地挪了一下椅子，突然用另一种音调问道："马歇尔上尉，刚才你提到你妻子以前就认识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先生。他们俩的熟悉程度如何？"

马歇尔并未直接回答这一令人尴尬的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对不起，请问我可以抽烟吗？"说着，他在口袋里摸索起来，"讨厌！我不知把烟斗放到哪里去了。"

波洛默默地递过去一支烟，他接受了。点燃了烟，他说："关于雷德弗恩，我妻子只是告诉我，他们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相识的。"

“这么说，那时雷德弗恩只是你妻子的一个很一般的熟人了？”

“我想是的。”

“自从那之后——”韦斯顿停了一会儿，还是接着说完了他想说的话，“我了解到，这种萍水相逢的普通关系就逐渐演变成一种相当密切的友谊。”

马歇尔语气尖刻地反问：“你了解到，谁这么告诉你的？”

“啊，这只不过是我在旅馆里听到的一些闲言碎语。”

马歇尔冷冷地盯了一会儿波洛，眼神中满是愤慨。他说：“那些闲言碎语都是鬼话连篇。”

“也许如此吧。但是，我想这些流言大概并不都是无根据的捕风捉影，正是由于雷德弗恩先生和你妻子的某些行为才促成了这些流言的产生。”

“你是指什么行为？”

“他们俩经常在一起。”

“没有别的了吗？”

“就这一点，你不否认它是事实吧？”

“它大概是事实。不过，我真的从来没有注意这一点。”

“对不起，马歇尔上尉，我想冒昧地问一下，你是否反对你妻子与雷德弗恩先生建立这样一种友谊？”

“我没有批评我妻子行为的习惯。”

“难道你从未以任何方式反对或抗议过吗？”

“当然没有。”

“即使在它已经成了一桩丑闻并导致了雷德弗恩夫妇

之间的不和时，你仍然是这个态度吗？”

马歇尔冷漠地答道：“我只管自己的事情。我认为别人也该如此。我从不理睬那些无谓的闲言碎语。”

“但是，你并不否认雷德弗恩先生对你妻子怀有一种仰慕之情吧？”

“他有这个可能。大多数男人都免不了如此，谁让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呢。”

“不过，你说服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

“我从来不去想这件事。”

“如果有一位证人能证实他们之间的确产生了一种超乎异常的亲密情感呢？”

马歇尔那湛蓝的双眼又一次紧紧地盯住了波洛。这张平素不动声色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嫌恶的表情。他忿忿地答道：“要是一个人执意要去听这些故事，那么只好悉听尊便。反正，我妻子已经不在了，她再也无法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了。”

“你是说你不相信这些事吗？”

马歇尔的额头上冒出了些许汗珠。然而他仍然斩钉截铁地答道：“我从不打算相信任何流言蜚语。”

说完，他又诘问道：“难道你们就不能从事情的本质出发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好法子来处理这个案子吗？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与这个案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波洛抢在两位警察前而回答道：“马歇尔上尉，你还不明白。从来没有一个案子是绝对单纯的。十分之九的谋杀

案件都与被害者的性格、周围环境有关。被害者之所以被害是由他(她)个人身上的诸多因素决定的。在对阿伦娜·马歇尔的各方面有一个全面且深刻的了解之前,我们无法确定杀人者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冒昧地提出了那些问题。"

马歇尔看着韦斯顿上校,问:"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韦斯顿似乎并不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语不成句地搪塞道:"呃,在某种程度上,嗯,也就是说……"

马歇尔不屑地笑了一下,打断了他:"我也知道你未必同意。这一大套性格环境论都是擅长于此的波洛先生杜撰出来的。"

波洛微笑着但却是针锋相对地说:"不过,至少你可以恭贺你自己,因为你没有给我帮上任何忙。"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关于你妻子,你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你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显而易见,比如说她美丽动人,受人崇拜,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呢?"

马歇尔耸了耸肩膀,说:"简直是一派胡言。"

他不理波洛,只是盯着韦斯顿先生,加重了语气问:"先生们,还要从我这儿了解些什么?"

"马歇尔上尉,请谈一谈你今天早上的行踪。"

马歇尔点点头,显然他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个问题。"像平常一样,我九点钟下楼吃早饭,看报纸。刚才我已经告诉了你们,后来我又上楼去我妻子的房间看了看,只是她并不在房间里。于是,我又下楼去了海滩,见到波洛先生,问他是

否见过我妻子。然后我很快地洗了个海水浴，就回旅馆了。那时大概是十点四十分。我看了看大厅里的钟，刚过十点四十。我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但女仆尚未打扫完毕。我要她尽快干完活，因为我马上得打几封信寄出去。趁她打扫房间，我下楼与酒吧的亨利闲聊了几句。然后在十点五十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打字机上打信直到十一点五十分。接着我换上网球服，因为我约好十二点与人打网球，前一天我们已订好了场地。"

"我们是指谁?"

"雷德弗恩夫人、达恩利小姐、加德纳先生和我。我十二点下楼去球场。达恩利小姐和加德纳先生已经到了，几分钟后雷德弗恩夫人也来了。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网球。随后我们回到旅馆，然后我就听到了这个消息。"

"谢谢你的配合，马歇尔上尉。有人能证明在十点五十到十一点五十这段时间内你是在房间里打字的吗?别介意，这只是个形式而已。"

马歇尔微弱地笑了一下，说:"你是不是以为我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 好吧，让我来想一想。当时，女仆在整理房间，她应该能听到打字的声音。还有那些信件。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还没把它们寄出去。它们应该也算是一种证据吧。"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三封信，都已写好了地址，但尚未贴邮票。他说:"这些信的内容都是绝对保密的。但是，因为牵涉到一起谋杀案，我必须相信警察局能保守秘密，其中有一些是数字清单和财务声明。我想，如果你们自己找个人把这

些信件打出来，你们会发现，在比一个小时短得多的时间内，他绝对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

顿了一下，他问："这回，你们该满意了吧？"

韦斯顿上校并未被马歇尔语气中流露出的不屑所激怒，他很平静地答道："这并不是怀疑哪一个人的问题。岛上的所有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今天早上十点四十五分到十一点四十分之间，他们在干什么？"

马歇尔说："这是合乎情理的。"

韦斯顿上校又说："还有一件事，马歇尔上尉。你知道你妻子处理她的私人物品可能采取的办法吗？"

"你是指遗嘱吗？我觉得她从未留下过任何遗嘱。"

"你只是'觉得'，但并不肯定，是吗？"

"她的律师是贝德福广场的BMA三联律师事务所。他们对牵涉到她的全部合同契约之类的东西负责。不过，我敢肯定她并未留下任何遗嘱。记得有一次她曾说做这种事会令她感到恐惧。"

"那么，如果她未留遗嘱而死去，你作为丈夫就应该有权继承她的财产了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她有关系较近的其他亲属吗？"

"好像没有。即使她有，她也从未提起过。我只知道她的父母在她的童年时代就都去世了，而且她没有兄弟姊妹。"

"不过，我想，她大概不会有太多遗产吧？"

马歇尔冷漠地答道："恰恰相反。两年前，她的一位老朋

友罗伯特·厄斯金爵士去世，将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她。总额大约为5万英镑。"

一直在一边沉默的科尔盖特抬起头来，目光中掠过一丝警觉。他追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妻子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了？"

马歇尔耸了耸肩膀，答："是的，的确如此。"

"而且你还说她没有留下遗嘱？"

"你们可以去问律师。不过，我相当肯定她并未留遗嘱，因为她认为这样做不吉利。"

停顿了片刻，马歇尔问："还有什么事吗？"

韦斯顿摇了摇头，说："没有了。科尔盖特，你还有问题要问吗？噢，没有了。马歇尔上尉，请允许我再次向你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

马歇尔眨了眨眼，仓促地答道："那么，谢谢你。"

说完，他便走了。

5

剩下屋里的三个人面面相觑。最后韦斯顿说："这家伙平静得简直可怕。这么半天，有用的东西一点儿也没说。你的看法如何，科尔盖特？"

科尔盖特摇摇头，答："很难说。他是那种深藏不露、城府很深的人。若是站在证人席上，这类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会是相当糟的。不过，说实话，这对他们有点儿不公，因为有时他们的内心非常痛苦，然而这种痛苦又只能深藏在心底默

默地承受，不能表现出来。在华莱士妻子被害一案中，正是这种性格和行为方式使陪审团做出了对华莱士不利的判决，而不是根据什么确凿无疑的证据。人们就是无法相信一个男人失去了妻子之后竟能如此平静地谈论这件事。”

韦斯顿又问波洛：“你的看法如何，波洛？”

波洛无奈地举起双手，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呆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像被套牢的牡蛎一样。他自己选择了这一角色，对一切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可能存在好几个动机，”科尔盖特分析道，“嫉妒或者财产。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丈夫是最大的怀疑对象。人们很自然地首先就想到他。要是他知道他妻子与另一个男人有私情——”

波洛打断了科尔盖特的话，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我认为马歇尔肯定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

“听着，我的朋友。昨天晚上，我在阳光岛遇到了雷德弗恩夫人，并与她谈了谈。从那儿回旅馆的路上，我见到马歇尔夫人和雷德弗恩先生又呆在一起。然后，没过一会儿我就遇见了马歇尔上尉。他的脸色僵硬难看，一点表情也没有，而且在我来看，有些过于空洞了——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科尔盖特满腹狐疑地咕哝道：“呃，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对此我非常肯定。不过，即便如此，那又能说明什么呢？马歇尔上尉对妻子的看法究竟是什么样的？”

韦斯顿上校沉吟着答道："对妻子的被害，他显得过于平静冷漠了。"

波洛没有说话，只是不太满意地摇着头。

科尔盖特分析道："有时，沉默寡言的外表下面隐藏的是极为凶猛暴烈的个性，只不过它被包裹得严严实实，难以一眼看出。很有可能马歇尔疯狂地爱着他的妻子，因而妻子的不忠也使他产生了疯狂的嫉妒心。然而这些强烈的情感都被他深藏在心底里了。"

波洛慢慢地回答道："这是有可能的。马歇尔上尉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我对他本人以及他那不在现场的证据都极有兴趣。"

"是很怪，竟然想到用打字机来作证，"韦斯顿突然间发出了一阵短促的笑声。笑完，他问科尔盖特："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

科尔盖特微眯起双眼，说："呃，我倒是有点儿喜欢那种证据。这样当然不太好，可是我觉得这很自然。如果我们能证实当时女仆就在附近，而且她的确听到了打字机的声音，那么，这证据就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我们得转移目标了。"

韦斯顿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在哪儿呢？"

6

这个问题让三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先发言的是科尔盖特："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应归结

于一点:凶手到底是旅馆的客人还是外面人。我并不打算将仆人全部排除在怀疑范围之外,但是,依我看,这些人不会与此事有关。凶手应该是一位旅馆的客人或从外面来的一个人。我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来看待这个案子。首要问题是动机。获利是一种可能。能因阿伦娜之死而获利的人似乎只有她的丈夫马歇尔上尉。此外,还有其它动机吗?首当其冲的当推嫉妒。我觉得,如果存在某种犯罪激情,嫉妒就是一种。""犯罪激情"几个字他是用法语说的,边说他还边向波洛点头示意。

波洛抬头仰望着天花板,低声咕哝了一句:"人世间存在的激情可是成千上万。"

科尔盖特仍然兴致勃勃地接着分析:"她丈夫不承认她有任何敌人——当然他是指那种真正的敌人。其实这完全是谎言。我得说,像她这样的女人一定会有一些相当恨她的仇人的。呃,波洛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波洛回答道:"哦,不错,你说得很对。阿伦娜肯定会有一些仇人。不过,就我来看,这个理论未见得会有多大用途,因为你知道,警督,阿伦娜·马歇尔的仇人会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全是女人。"

韦斯顿哼了一声说道:"波洛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一定是女人杀害了马歇尔夫人。"

波洛接下去说:"然而,凶手似乎又不大可能是个女人。法医是怎么说的?"

韦斯顿又哼了一声,答道:"尼斯登断言死者是被一个男子扼住喉咙而致死的。那人的手很大,很有力气。当然,

凶手也有可能是一位极为强壮有力的运动员般的女人。不过，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波洛点了点头。“言之有理。一个女人要杀人，那么她可能在一杯茶里下砒霜，或将一盒巧克力掺上毒，用刀甚至用枪，然而，要扼死人，不，这不可能！我们要找的凶手一定是个男人！”

“可是，这么一来，”他继续说道，“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了。在这家旅馆里，有两个人都同样怀有干掉阿伦娜·马歇尔的动机，问题是她们都是女人。”

韦斯顿问：“我想，其中之一应该是雷德弗恩夫人吧？”

“不错，她有充分理由要干掉阿伦娜。而且，她完全有可能杀死这位情敌，但不是用这种方法，因为尽管她不快乐，充满嫉妒，她并不是一个情感激烈的女人。对待爱情，她忠贞不渝，但却不会热情冲动。正如我刚才所说，她是有可能在茶里加砒霜的，然而用手掐死自己的情敌却不是她能干出来的事。而且，从体力上来说，她也绝对无法胜任这种事情，她的手脚都比常人的要小得多。”

韦斯顿点头称是：“的确，这绝非一个女人犯下的罪行。杀马歇尔夫人的凶手是个男人。”

科尔盖特咳嗽一声道：“我先说说我的一个推理。假定，在认识雷德弗恩先生之前，死者还与另一个男人有隐情。我们姑且先称这个男人为X。因为雷德弗恩的出现，死者抛弃了X。X妒恨生狂，跟踪她来到这里，躲在附近某个地方，然后伺机上岸结果了她。这是有可能的吧。”

韦斯顿答道：“这是可能的。如果真是如此，应该很容易

证实。X到底是走路来的还是坐船来的?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如果的确是这样,他肯定是在什么地方租了一条船。你最好去查一下这件事。"说完,他看了看波洛,问:"你对科尔盖特的想法怎么看?"

波洛缓缓答道:"这一想法有太多要碰运气的地方。而且,这里面有个环节不太对头。我几乎无法想象一个男人竟然能妒恨到如此失去理智的程度。"

科尔盖特说:"波洛先生,确实有人为这个女人而神魂颠倒。雷德弗恩就是一个例子。"

"是的,不错……,可是——"科尔盖特看着波洛,脸上满是疑问。

波洛摇了摇头,皱起了眉头说道:"在什么地方,有些事情似乎被我们忽略了……"

第 六 章

1

韦斯顿上校手捧着那份旅馆客人登记簿大声念道：

“科恩少校及夫人，

帕梅拉·科恩小姐，

罗伯特·科恩少爷，

　　莱瑟里德，赖德尔山；

马斯特曼斯先生及夫人，

爱德华·马斯特曼斯先生，

詹妮弗·马斯特曼斯小姐，

罗伊·马斯特曼斯先生，

　　伦敦西北区莫尔伯勒大街五号；

加德纳先生及夫人，

　　纽约；

雷德弗恩先生及夫人，

里斯博罗王子市，塞尔登镇，克罗斯盖茨街；
巴里少校，
伦敦西南1区，圣詹姆斯分区，卡顿街18号；
霍勒斯·布拉特先生，
伦敦东部中央2区，匹克斯吉尔街5号；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伦敦西1区，怀特港大厦；
罗斯蒙德·达恩利小姐，
西1区卡迪根大厦8号；
埃米莉·布鲁斯特小姐，
泰晤士河流域，森伯里镇，南盖茨街；
斯蒂芬·莱恩牧师，
伦敦；
马歇尔上尉及夫人，
琳达·马歇尔小姐，
伦敦西南7区厄普科特大厦73号。”

他终于念完停了下来。科尔盖特说：“局长先生，我认为前面两家人可以被排除掉。卡斯尔夫人说，马斯特曼斯和科恩两家人每年夏天都举家来此地度假。今天一早，他们带着午餐坐船游海去了，要玩一整天呢。刚过九点他们就走了。一个叫安德鲁·巴斯顿的人带他们走的。我们可以跟此人核实一下。可是，我想，这两家人应该被排除在怀疑范围之外。”

韦斯顿点点头，“我同意。我们得尽量缩小怀疑范围。波洛，对其他人你有什么看法？”

波洛说："如果只从表面入手，那似乎并不麻烦。加德纳夫妇是一对中年夫妇，人不错，去过不少地方，两人所有的话都被那位太太一个人说完了，做丈夫的只有在一旁点头默许的份儿。他还会打网球和高尔夫球，有幽默感，却从不露声色，人们一旦真正明白了他的那份幽默，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别具特色、富有魅力的幽默。"

"听上去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下面是雷德弗恩夫妇。年轻的丈夫游泳、网球、跳舞样样精通，对女人极有吸引力。关于他的妻子，我已说过，是个安静、端庄而苍白的女人，我想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在她身上，有一些阿伦娜·马歇尔并不具备的东西。"

"是什么？"

"头脑。"

科尔盖特警督叹了口气，说："可是，男人看中的并不只是头脑。"

"也许吧。不过，我仍然认为雷德弗恩先生尽管被马歇尔夫人迷昏了头，他真正爱的仍是自己的妻子。"

"有这种可能。这种事不是头一回发生了。"

波洛喃喃自语道："这正是令人遗憾之处。女人总是很难相信这一点。"接着他将分析对象转向了下一个人物："巴里少校，此人以前曾在印度服役，现在已退役了。他爱女人，总爱说一些又臭又长的故事。"

科尔盖特叹口气打断了波洛："你不必再说下去了。这种人我见过不下一个了。"

"霍勒斯·布拉特先生显然是个有钱人。他的话很多，

他总在谈他自己的事。他想与每个人交朋友，然而，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呃，还有一件事。昨晚，他问了我很多问题，他显得很不安，是的，他身上有些东西不太对头。”

停顿片刻，他换了种口气继续说道：“下面一位是罗斯蒙德·达恩利小姐。她开了一家罗斯蒙德服饰有限公司。她本人就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服装设计师。我还能说什么呢？她有头脑、有魅力，时髦、漂亮，叫人看了觉得心情愉快。”略顿一下，他又说：“此外，她还是马歇尔先生的一位老朋友。”

韦斯顿在椅子上坐正了身子，问：“真的吗？”

“是的。不过，他们有好多年没有见过面了。”

韦斯顿又问：“她原先知道他要到这里来吗？”

“她说不知道，完全是巧合而已，”停了停，波洛又说：“下一个是布鲁斯特小姐。她这个人有一点点让我担心，”摇摇头，他又说：“她说话的声音像男人一样，人很直率，但有些粗暴。她会划船，高尔夫球也打得不错。不过，总的来说，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韦斯顿说：“现在只剩下斯蒂芬·莱恩牧师了。这是个什么人？”

“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他这个人总是处于一种精神紧张的状态。同时，他还是一个极端狂热的人。”

科尔盖特说：“哦，原来是这种人呀。”

韦斯顿说：“也就这么些人了。”他看了看波洛，问：“你似乎有什么心事，是吗，我的朋友？”

波洛说：“啊，是的。因为，你瞧，今天上午马歇尔夫人出发时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曾经见过她。当时，我立刻就

想到：她与雷德弗恩之间的友谊给她和丈夫的关系蒙上了阴影。于是，我认为她是要和雷德弗恩去约会，但是她又不希望丈夫知道自己的去向。”

停顿片刻，他又说：“可是，你知道，我恰恰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原因是这样的，尽管她丈夫立刻就出现在海滩上向我打听她的去向，雷德弗恩先生也来了——而且很明显在找她！所以，我的朋友们，于是我就问自己：阿伦娜·马歇尔要去见的人究竟是谁呢？”

科尔盖特说：

“这与我的想法正好吻合上了。她是要去见来自伦敦或其它地方的某个男人。”

波洛摇摇头，说：

“可是，根据你的理论，马歇尔夫人已与这位神秘人物分手了。那么，她为何还要不辞劳苦地去见他呢？”

科尔盖特也摇头了，问：

“那么你认为她要去见谁呢？”

“这正是我解不开的疑团。我们刚才已看过了旅馆客人名单。他们都是乏味的中年人。马歇尔夫人能够抛开雷德弗恩先生投向哪个人的怀抱呢？不，哪个都不可能。然而，事实是她的确与某人有约会，而此人并非雷德弗恩先生。”

韦斯顿喃喃低语道：

“难道你不认为她是独自出游的吗？”

波洛摇头答道：

“我亲爱的先生，显然你从来没和这位被害的女士打过交道。有人曾经写过一篇学术论文，论述孤独对于不同种人

的不同意义。可是，我亲爱的朋友，阿伦娜·马歇尔绝对不会甘于寂寞，她永远生活在男人们仰慕的光环之中。因此，今天上午，她一定是去赴某个男士的约会去了。不过，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2

沉默良久，韦斯顿上校叹了口气，摇着头说道：

“关于理论问题，我们可以不忙着探讨。现在的任务是要与这些人谈一谈了，我们得弄清他们的行踪。第一个要见的人是马歇尔的女儿琳达。她大概能告诉我们一些有用的信息。”

琳达手足无措地走进了房间，一不留神，这可怜的姑娘撞在了门柱上。她呼吸急促，双眼瞳孔扩张，活像一匹受了惊的小马驹。韦斯顿禁不住对她产生了怜爱之心。

“这可怜的小家伙——她还是个孩子呢。这一切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他拉过一张椅子，用一种安抚的口吻说道：

“很抱歉把你叫来让你经历这些可怕的事情。是琳达小姐吧？”

“是的，我叫琳达。”

她说话时总伴着一种喘息的声音。这是女学生常有的特征。此刻，她的双手无助地搁在韦斯顿面前的桌上。这是一双充满感伤情调的手，又大又红，骨节粗大，手腕很长。韦斯顿忍不住又想：“真不该让一个孩子卷到这种事当中来。”

为了消除琳达的疑虑，他安慰道：

“没有什么可值得震惊的。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一些你的所见所闻，为我们查出凶手提供一些线索。仅此而已。”

琳达问：

“你是指——关于阿伦娜的事情吗？”

“不错。今天早上你见着她了吗？”

女孩摇了摇头。

“没有。她总是要等到很晚才下楼来，因为她习惯在床上吃早饭。”

波洛问：“那么你也是通常在床上吃早饭的吗，琳达小姐？”

“噢，不，我总是下楼去餐厅吃早饭。在床上吃饭太憋闷了。”

“请你向我们说明一下你今天上午都干了些什么，好吗？”

“嗯，我先洗了个澡，然后去吃早饭，然后又与雷德弗恩夫人一起去了加尔湾。”

韦斯顿问：“你与雷德弗恩夫人什么时候出发的？”

“她说十点半在大厅等我。我本来以为我会迟到，但结果并非如此。我们大概是在十点二十七分出发的。”

波洛问：“那么，你们在加尔湾干了些什么？”

“噢，我先在身上涂了一层油，然后做日光浴。雷德弗恩夫人则在画画。后来，我去游泳，而她则回旅馆换衣服去打网球。”

韦斯顿的下一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漫不经心。

“你记得那是什么时间吗?”

“您是指雷德弗恩夫人回旅馆吗? 是在十一点四十五分。”

“你肯定吗? 的确是在十一点四十五分?”

琳达瞪大了双眼,答道:

“没错。那时我看了看表。”

“就是你现在手上戴的这块表吗?”

琳达瞥了一眼她的手腕,答道:

“是这块表。”

韦斯顿问:

“给我看看,可以吗?”

她伸出手腕。韦斯顿将这块表与他自己的表以及旅馆大厅墙上的钟做了一个对比,然后微笑着说:

“分秒不差。这么说,十一点四十五分以后你就一直在游泳了?”

“是的。”

“那么你何时回旅馆的?”

“大约一点钟左右。然后我就听说了——呃——关于阿伦娜的事。”说到此处,琳达的音调变了。

韦斯顿上校接着问道:

“你与继母的关系好吗?”

她足足盯了他一分钟之久,然后她语调平淡地答道:“噢,还可以。”

波洛问:

“你喜欢她吗，小姐？”

琳达说：

“喜欢。”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阿伦娜对我很好。”

韦斯顿装出一种轻松的口吻，开玩笑般地提了一个问题，可他的声音听起来却很不自然：

“啊，这么说，阿伦娜不是那种残酷的继母？”

琳达表情严肃地摇了摇头。

韦斯顿说：

“这就好。有时，一个家庭总会有些问题——嫉妒或是其它什么东西。女儿与父亲本来很亲密，可是当父亲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妻子身上时，女儿就会不满了。你没有这种感觉吧？”

琳达瞪着他，十分恳切地答：

“没有。”

韦斯顿说：

“你的父亲似乎——呃——很爱她，是吗？”

琳达的回答很简单：

“我不知道。”

韦斯顿继续道：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所有的问题都来源于家庭争端，吵架打骂之类的事。如果夫妻反目，女儿的处境也会很艰难。你们家有过这种事吗？”

琳达一字一句地反问道：

“你是问我父亲是否和阿伦娜争吵？”

“嗯，是的。”

韦斯顿暗想：

"这真是太残忍了——向一个孩子询问关于她父亲这样的事。为什么我要做警察？可是我又有什么选择呢，总得有人干这种事。"

琳达肯定地答道：

"不，"然后她又补充道："爸爸从不与人争吵，他不是那种爱吵架的人。"

韦斯顿说：

"琳达小姐，希望你能仔细考虑下一个问题。你认为谁有可能杀害你的继母？你能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吗？"

琳达沉默片刻——她似乎正在从容而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她说：

"我不知道谁可能是凶手，"接着她又补充道，"当然雷德弗恩夫人得除外。"

韦斯顿问：

"你认为雷德弗恩夫人想谋害她吗？为什么？"

琳达答：

"因为她丈夫爱上了阿伦娜。不过我认为她并非真的想杀人。啊，我是说她恨不得阿伦娜能死掉——这与谋杀并不是一回事，是不是？"

波洛轻轻肯定道：

"不错，这的确是两码事。"

琳达点点头，一种怪异的痉挛掠过她的面庞。她说：

"雷德弗恩夫人永远也不会干杀人这种事，她不是那种使用暴力的人。"

这回波洛和韦斯顿同时点了点头，波洛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孩子，而且我也同意你的观点，正如你说的那样，雷德弗恩夫人不是那种会大发雷霆、暴跳如雷的人。她——"波洛半闭着眼睛，小心翼翼地选择着措词，"——她不会因为心中狂风暴雨般的情感而失态，即使生活不够公正、前途渺茫，即使她所痛恨的人就在她面前，即使她握紧双拳，即使刻骨铭心的仇恨几乎可以给她的双手注入无穷的力量，将仇人的喉咙紧紧扼住——"

波洛戛然而止。

琳达惊恐不安，身体痉挛，她颤抖着声音问道：

"我可以走了吗？还有事吗？"

韦斯顿上校说：

"噢，没事了。谢谢你，琳达小姐。"

说完他站起身来给她开门，然后又回到桌旁点燃了一支烟。

"唉，这件工作可真不好干。我可以告诉你们，当我向那个孩子询问她父亲和继母之间的关系时，我真觉得自己粗俗不堪，似乎是让女儿亲手将一根绳子放在父亲颈上。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这么做，谋杀是掺不得假的，而她又是最可能了解事情真相的人。不过，尽管她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的事情，我反而因此感到心存感激。"

波洛说："我已看出你的这种情绪。"

韦斯顿尴尬地咳嗽了一下：

"波洛，我总觉得你刚才有些过分了。仇恨啊，扼住敌人喉咙的双手啊，不应该把这些东西灌输到一个孩子的脑子

里。”

波洛沉思着说:“你认为是我将这些观念输入到她脑海中去的吗?”

“难道你不是这么做的吗?别骗人了。”

波洛摇摇头。

韦斯顿转移了话题:“总之,她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除了一个大致能证明雷德弗恩夫人不在现场的证据。如果她们从十点半到十一点四十五分之间都在一起,雷德弗恩夫人就没有作案机会,那么就不存在妻子由于嫉妒而杀死丈夫情人的可能。”

波洛说:

“还有一些更好的理由将雷德弗恩夫人的嫌疑排除。我相信,不论从体力还是从精神角度来看,她都不可能扼死一个人,她是那种冷血动物,而不是热血动物,她可以忠贞不渝地献身给她的爱人,却不会有那种暴风骤雨式的感情或仇恨。此外,她的双手也又小又细。”

科尔盖特说:“我同意波洛先生的分析。她可以被排除在怀疑范围之外,因为尼斯登大夫说过掐死那个女人的是一双大手。”

韦斯顿说:

“下面我们该见一见雷德弗恩夫妇了。我想那位丈夫应该已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了。”

3

雷德弗恩先生现在已完全恢复了。他苍白憔悴，突然之间显得非常年轻。他的态度很平静。

“你是家住里斯博罗王子市塞尔登镇克罗斯盖茨街的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先生吗？”

“是的。”

“你认识马歇尔夫人多久了？”

雷德弗恩犹豫片刻，答：

“三个月。”

韦斯顿接着又问：

“马歇尔上尉告诉我们你与他妻子偶然相识于一个鸡尾酒会。是这样的吗？”

“是的，那以后我们就相识了。”

韦斯顿说：

“马歇尔上尉还暗示道，你们在此地相遇之前互相并不很熟悉。这也是事实吗，雷德弗恩先生？”

雷德弗恩又犹豫了片刻，然后回答道：

“嗯，这么说并不很正确。事实上这之前我遇见过她好几次。”

“是在马歇尔上尉不知道的情况下吗？”

雷德弗恩的脸有点红了，他说：

“我不知道他对此事的了解程度如何。”

波洛低声发问了：

“是不是你妻子也不知道呢，雷德弗恩先生？”

“我记得曾告诉过我妻子，我见到了著名的阿伦娜·斯图尔特。”

可是波洛仍然不肯罢休。

“不过你妻子并不知道你们见面的频繁程度吧？”

“大概不知道。”

韦斯顿问：

“你是否和马歇尔夫人事先定好在这里见面？”

雷德弗恩沉默片刻，然后耸了耸肩膀。

“呃，我想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我不用再掩饰了。我爱那个女人，为她着迷，为她发狂。她叫我到这里来。我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答应了，只要她喜欢，我——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她对人能产生这种影响力。”

波洛咕哝着：

“你描绘出一个真实的阿伦娜·马歇尔。不错，她就是一种对男人具有永恒诱惑力的女妖！”

雷德弗恩痛苦地说：“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男人变成了粗俗不堪的下流坯。先生们，我说的完全是心里话，不加保留的心里话。遮遮掩掩有什么用呢？我说过我发狂一般地迷恋她，但我并不知道她是否爱我。她装出一副很投入的样子，不过我认为，她一旦俘虏了一个男子的身心，就会对其失去兴趣，她就是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她清楚，在我身上她能达到她的目的。今天上午，当我发现躺在海滩上的她已经死了，我似乎觉得——”停顿片刻，他接着说，“似乎我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而头晕目眩。”

波洛倾身向前追问道："那么你现在的感受如何呢？"

雷德弗恩毫不退缩，直视着波洛的眼睛，说：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事实的真相。我现在想了解的问题是：你们到底还想知道些什么？无论怎么样对她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了。可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被公开，我妻子的日子就会很不好过。"

"嗯，我知道，"他很迅速地继续说道，"你们认定我一直以来并不怎么爱她。也许是这样。不过，尽管我听起来就像是那种天字第一号的伪君子，但事实上我爱我的妻子——我深深地爱着她。对另一位女人的感情"——他的肩膀突然抽搐了一下——"则是一种狂热——男人们常做这种傻事。但对克里斯蒂就不同了，她属于真实的人生。尽管我对她不好，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明白她才是我真正爱的人。"顿了一下，他叹了口气，然后颇为伤感地说："希望你们能相信我的话。"

波洛倾身向前，说：

"我相信，我真的相信你对你妻子的爱。"

雷德弗恩感激地看着他，说："谢谢你。"

韦斯顿上校清了清嗓子：

"雷德弗恩先生，我们不会对那些不相关的东西追根究底。如果你对马歇尔夫人的迷恋与此次谋杀无关，那么此事就不值得再追究。不过，你似乎没有意识到——呃，过分密切的关系——会对谋杀产生一种非常直接的影响。你瞧，这可能会成为一种犯罪动机。"

雷德弗恩反问：

“动机？”

韦斯顿语气肯定地说道：

“是的，雷德弗恩先生，动机！也许马歇尔上尉并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件事。假设他突然发现了呢？”

雷德弗恩惊诧万分地问道：

“天哪！你是说他明白了真相后愤而杀妻吗？”

韦斯顿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

“难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吗？”

雷德弗恩摇摇头，说：

“没有。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未想到过。马歇尔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他不大可能干这事。”

韦斯顿接着问：

“马歇尔夫人对她丈夫的态度如何？万一这件事传到丈夫的耳朵里去，她会不会感到，呃，比较尴尬？或者她根本不在乎？”

雷德弗恩慢慢答道：

“她有一点儿——不安。她并不希望丈夫产生任何怀疑。”

“她看上去怕她丈夫吗？”

“害怕？噢，不，我不认为如此。”

波洛低声插了进来。

“对不起，雷德弗恩先生，他们之间有没有过离婚的可能性？”

雷德弗恩把握十足地摇着头。

“不，从来没有过。我不打算与克里斯蒂分手。而且我

敢肯定阿伦娜从未产生过离婚这种想法。对与马歇尔的这段婚姻，她十分满意，马歇尔在地方上，呃——”他突然微笑了一下，“——也算是个人物，而且相当富有。阿伦娜从未把我当作丈夫的可能人选，我不过是一连串可怜的傻瓜中的一个，是供她消遣的玩意儿。我一直都明白这一点，然而，奇怪的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对她的那种感情……”

他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仿佛陷入了沉思。

韦斯顿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

“雷德弗恩先生，你今天早上与马歇尔夫人订有约会吗？”

雷德弗恩似乎有点儿迷惑。

“没有特地订什么约会，因为我们通常每天早晨都在海滩上见面，然后一起去划木筏。”

“那么，今天早晨你在海滩上没有找到马歇尔夫人有没有感到奇怪？”

“是的，我觉得非常怪，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该去想些什么。因为我一直以为她会来的。”

“如果她在别的地方与别人约会，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她可能在与谁约会？”

雷德弗恩瞪着双眼，摇了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你与马歇尔夫人约会时，你们通常在哪里见面？”

“嗯，有时我们下午在加尔湾见面。因为下午的加尔湾已经没有什么阳光了，所以人烟稀少。我们在那儿见过一两

次面。”

“从来没去过其他地方吗，比如匹克斯湾？”

“没有，匹克斯湾朝西，下午人们常常划着小船或木筏经过那里，所以我们下午不去那里约会。而且我们从不在上午约会，那太显眼了。下午人们要睡觉或者四处闲逛，因此对别人的行踪并不了解。”

韦斯顿点点头。

雷德弗恩接着又说：

“晚饭后，我们总是趁着那些美好的夜晚一起散步去岛上各个地方。”

波洛小声咕哝了一句，“确实如此！”

雷德弗恩向他投去询问的一瞥。

韦斯顿说：

“那么，对于今天早晨马歇尔夫人去匹克斯湾的原因，你是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线索了？”

雷德弗恩摇摇头，迷惑万分地答道：

“我的确一点儿也不明白。这不像阿伦娜做的事。”

韦斯顿说：“她有没有什么朋友住在这附近？”

“至少我不知道她有这样一位朋友。嗯，我敢肯定她没有朋友住在这附近。”

“雷德弗恩先生，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你在伦敦结识了马歇尔夫人，那么你肯定认识她那个圈子中的一些人。你是否知道有人对她怀恨在心？比如，由于你的出现而失宠于她的某个人？”

雷德弗恩考虑片刻，摇了摇头。

“说句实话，我想不出有这样一个人。”

韦斯顿上校用手指敲了半天桌子，最后他说：

“好吧。现在我们有了三个猜测。其一是一个不知名的凶手——一个疯子——正巧在这附近——此种猜测的可能性极大——”

雷德弗恩打断了他的话：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是最有可能的解释。”

韦斯顿摇头道：

“要到匹克斯湾去并非易事。凶手有两种选择，要么他得从大堤那儿上来，经过旅馆，爬上岛的制高点，再从那架梯子下去；要么他就得坐船去。因此，这决不是一件偶然杀人事件。”

雷德弗恩说：

“你刚才说过有三个猜测。还有两个呢？”

“嗯，是的。”韦斯顿说，“这个岛上有两个人有杀她的动机——她丈夫和你妻子。”

雷德弗恩目瞪口呆，问道：

“我妻子？克里斯蒂？你是说克里斯蒂与此次谋杀案有关吗？”

他站起身来，急促地说道：

“克里斯蒂是杀人犯？你们，你们简直是疯了，彻底失去了理智。天哪，这，这不可能。这太可笑了。”

由于急促，他的话很不连贯，而且有些结巴。

韦斯顿说：

“不论如何，雷德弗恩先生，嫉妒都是一种很强烈的动机，处于嫉妒中的女人有时会完全丧失了理智。”

雷德弗恩很认真地说：

“但是克里斯蒂不会。她根本不是那种人。的确，她心情不好。不过，她绝对不会——呃，诉诸暴力。”

波洛沉思着点点头。暴力，琳达·马歇尔也说过这个词。像以前一样，他对这种观点持同意态度。

“而且，”雷德弗恩很有把握地继续说，“这也太荒诞了。在体质上，阿伦娜要比克里斯蒂强健得多。我甚至怀疑克里斯蒂是否能掐死一只小猫，当然她更不可能置强壮结实的阿伦娜于死地了。而且克里斯蒂永远也无法顺着梯子走向海滩。她的恐高症使她做不了这种事。所以，对克里斯蒂的怀疑太离谱了！”

韦斯顿上校抓耳挠腮，犹豫不定。

“嗯，如此说来，这的确不太可能。就算你对吧。不过，动机确实是我们要寻找的首要线索。”然后他又补充道，“动机和机会。”

4

雷德弗恩离开房间的时候，韦斯顿带着一丝微笑说：

“我早就认为不必告诉雷德弗恩他妻子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只是想看看对他妻子的怀疑会使他产生什么反应。他真的是受惊不小，是不是？”

波洛嘀咕了一句：

“他的辩解比任何证据更有力。”

“不错。瞧他急的那个样子：她没有杀人，她绝对不可能杀人——如你所言，她没有足够的体力。马歇尔有可能——但显然他也没有杀人。”

科尔盖特咳嗽了一下，说：

“对不起，先生们，我一直在思索马歇尔不在现场的证据。嗯，如果他考虑周到的话，有可能那些信件是事先准备好的。”

韦斯顿说：

“想法不错。我们得调查一下——”

他突然中断了谈话，因为克里斯蒂·雷德弗恩进来了。

她仍然平静如常，小心翼翼也如常。她身穿一件白色网球服和一件浅蓝色的套头衫。这身装束更突出了她的白皙、她那缺少血色的端庄美丽。可是，在波洛眼中，这张脸透露出的却并非愚蠢或软弱。这是一张写满决心、勇气和睿智的脸。波洛赞赏地点点头。

韦斯顿上校的心里在想：

“这小女人不错，也许有点太弱了。那位花花公子式的愚蠢丈夫真配不上她。小伙子还太年轻幼稚。唉，在女人面前，男人常会做些蠢事。”

他开口说：

“请坐，雷德弗恩夫人。下面我们要进行一些常规工作，每个人都要说明今天上午的行踪，以供我们记录使用。”

雷德弗恩夫人点点头，字正腔圆地轻声说：

“好的，我能理解。我应该从哪里开始？”

波洛说："越早越好，夫人。你早晨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呃，让我来想一想。在下楼去吃早饭的路上，我去了琳达·马歇尔的房间，与她订好上午去加尔湾。我们约好十点半在大厅见面。"

波洛问：

"早饭以前您去游过泳吗，夫人？"

"没有，事实上我很少这么做。"她微笑了一下，"我喜欢在海水被晒得很温暖的时候去游泳。我是一个相当畏寒的人。"

"不过，你丈夫却是在早饭以前洗海水浴，是吗？"

"是的，他几乎总是如此。"

"那么，马歇尔夫人也如此吗？"

克里斯蒂的声音突然变得冷淡，甚至几乎有些刻毒。

"噢，不，马歇尔夫人永远是在上午过了一半以后才出现，那之前她是不会露面的。"

波洛迷惑不解地问道：

"对不起，夫人，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你去了琳达小姐的房间。那是在什么时候？"

"我想想看——八点半——呃，不，还要晚一些。"

"那时琳达小姐起床了吗？"

"她已经起床出去了。"

"出去了？"

"是的，她说她去游泳了。"

克里斯蒂有些尴尬，但这种表情非常轻微，几乎叫人无

法察觉。可是，波洛注意到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韦斯顿问："然后呢？"

"然后我下楼去吃了早饭。"

"早饭后呢？"

"我上楼拿了我的素描盒、写生簿，然后就出发了。"

"你是和琳达小姐一起吗？"

"是的。"

"什么时候？"

"大概是十点半左右。"

"然后你们做了什么？"

"我们去了加尔湾，它在小岛的东侧。然后我们就呆在那儿，我画了一幅素描，琳达进行日光浴。"

"你们何时离开加尔湾？"

"十一点四十五分。因为我十二点要去打网球，得先换衣服。"

"你当时身边带着表吗？"

"没有。我是向琳达问的时间。"

"我明白了。那么后来呢？"

"我收拾好写生用品，回到旅馆。"

波洛问："琳达小姐做了什么呢？"

"琳达？噢，她去海里游泳了。"

波洛又问："你坐的地方离海远吗？"

"嗯，我们刚刚在高水位线以上，悬崖以下——这样我就能有些荫凉而琳达则可以沐浴在日光下。"

"那么在你离开海滩以前，琳达·马歇尔就跳进了大海

吗?"

克里斯蒂皱眉凝神思索了片刻,努力回忆着,说:

"让我想一想。她跑下海滩——我盖紧素描盒——是的,在我向悬崖上走的时候,我听到了她泼溅浪花的声音。

"你肯定吗,夫人?她的确跳进了大海?"

"噢,是的。"她边回答边惊讶地瞪着波洛。

韦斯顿上校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波洛。然后他说:

"请继续说下去,雷德弗恩夫人。"

"于是我回到旅馆,换好衣服,然后去了网球场见到了其他人。"

"见到了谁?"

"马歇尔上尉、加德纳先生和达恩利小姐。我们打了两盘,刚要打第三盘时就听到了那个消息——关于马歇尔夫人的消息。"

波洛倾身向前,问道:

"听到这件事后你有什么想法,夫人?"

"我有什么想法?"她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对这个问题的嫌恶。

"是的。"

克里斯蒂慢慢答道:

"发生这种事——嗯,很可怕。"

"啊,的确,这种事震撼了你那过于追求完美,过于精益求精的人生态度。但是我想了解的是:这件事对你的个人生活意味着什么?"

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这一瞥中充满了恳求。对此,波

洛迅速做出了反应。他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说：

“夫人，您是一位拥有理智和判断力的智慧型女子。请您好好想一想。您在本旅馆居住期间无疑会对马歇尔夫人的人品有所看法吧？”

克里斯蒂的回答很谨慎：

“我想，任何一个人住在旅馆里，都会对周围其他人形成一些看法。”

“是的，这很自然。所以我想请问您，夫人，您是否对她死的方式感到有些吃惊？”

克里斯蒂缓缓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许我并不是有些吃惊，而是震惊。不过，她那种女人——”

波洛替她说完了这句话。

“她那种女人很有可能碰上这种事……确实，夫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这间屋子里听到的最真最妙的一句话。呃，如果将所有的个人感情（他小心翼翼地加重了这四个字）都搁置一旁，你怎么看这位马歇尔夫人？”

克里斯蒂平静地说：

“现在提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

“我想可能会有所价值。”

“我该怎么说呢？”她那苍白的脸上突然之间有了血色，那种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的泰然自若也在一刹那间烟消云散了。这个女人终于露出了她那不加掩饰的真正的自我。“在我眼中，她一钱不值。她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她没有头脑。除了男人、服装和别人的仰慕，她别无所求。真

可谓一个百无一用的寄生虫！我想，她对男人是有吸引力的——啰，其实这点无庸置疑，这就是她生活的目的。因此，我觉得，她，落得此种结局不足为怪。她那种女人总是和一些卑鄙下流的勾当纠缠不清，比如说，敲诈、妒嫉、暴力等等，凡此种种都与人类那种最为原始野蛮的情感有关。她，由于她的存在，人类本性中最丑陋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了。”

她停下来喘息片刻，她那相对较短的上唇掀动着，流露出一种极端的憎恶情绪。这时，韦斯顿上校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阿伦娜·斯图尔特和克里斯蒂·雷德弗恩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再也不可能在其他任何两个人之间找到了。他还想到，如果一个男人娶了后者，那么这段婚姻营造的氛围将会是如此纯净无邪，以至于所有的阿伦娜式人物都会对这个男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就在产生了这两个念头之后，克里斯蒂所说的另一个词突然强烈地吸引住了他。

他俯身向前，问：

“雷德弗恩夫人，为什么方才在谈论马歇尔夫人的时候你提到了敲诈呢？”

第 七 章

1

克里斯蒂盯着他，似乎不太明白他问话的意思。她机械地答道：

“嗯，我猜想——因为她正被敲诈。她那种人常会遭遇这类事件。”

韦斯顿上校很认真地追问道：

“可是——你的确知道有人在敲诈她吗？”

两朵红晕爬上了她的面颊。她吭吭哧哧地说道（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度）：

“事实上我的确知道这件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我偷听到的。”

“你能再解释一下吗，雷德弗恩夫人？”

她的脸更红了。

“我，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完全是巧合。两天前，嗯，

不，应该是三天前的那个夜晚，我们在一起打桥牌。”她转向波洛，“你还记得吗？有我丈夫、我、波洛先生和达恩利小姐。我是明手。因为屋里太闷，我从窗户溜了出去，想呼吸口新鲜空气。我到了海滩上，突然听到有人在说话。其中一人正是阿伦娜·马歇尔——我立刻就听出了她的声音。我听到她说，‘你这么逼我没有什么好处。眼下我无法弄到更多的钱，我丈夫要起疑了。’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不要找借口。你非付钱不可。’阿伦娜说：‘你这个畜生，只顾敲诈勒索！’然后那个男人又说：‘管它是不是畜生呢，总之，您得付钱，我的女士。’”

克里斯蒂停顿片刻。

“我转身往回走，一分钟后阿伦娜·马歇尔从我身旁跑了过去。她似乎——嗯，极度不安。”

韦斯顿问：

“那个男人呢？你知道他是谁吗？”

克里斯蒂摇了摇头，说：

“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这男人的声音也没有令你联想到你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吗？”

她再次想了想，不过仍然摇了摇头，答道：

“没有，我从不认识这样一个男人。我只是觉得那声音低而粗哑。它——呃，它可以属于任何人。”

韦斯顿上校说：

“那好吧。谢谢您，雷德弗恩夫人。”

2

门关上了，克里斯蒂·雷德弗恩的身影消失在门外。科尔盖特说：

"我们终于有点儿眉目了。"

韦斯顿问：

"你认为敲诈与本案有关，是吗？"

"先生们，这里面大有文章，你不能忽视它，肯定是旅馆中的某个人在敲诈马歇尔夫人。"

波洛喃喃道：

"可是死的却不是那可恶的敲诈者，而是被敲诈的人。"

"的确，这是个漏洞。"科尔盖特说，"敲诈者通常不会杀死被他们敲诈的对象。不过，这件事可能会是导致马歇尔夫人今晨奇怪举止的一个原因。她与这位敲诈者订有约会，而她又不想让她丈夫或是雷德弗恩先生知道。"

"这么解释的确很合理。"波洛表示同意。

科尔盖特接着说：

"想一想他们选择的约会地点，正是一个谈判交涉的理想地点。马歇尔夫人划着木筏去。这样做很自然，因为这是她每日的例行功课。她去了匹克斯湾，这个地方在上午人迹罕至，安静、不受人打扰，正好进行他们之间的交易。"

波洛说：

"啊，这真让我也大为吃惊。如你所说，这是一个约会的理想地点。人迹罕至，通路又只有一条：必须从陆地一侧顺

着一个垂直的铁梯下去方能到达，而且并非人人都有胆量走这个铁梯，它太陡了。此外，悬在头顶上的悬崖又遮住了那块海滩的一大部分。还有一个优点，是雷德弗恩先生某一天告诉我的。那里有一个洞穴，入口很隐蔽，不易发现，任何人都可以等在那里而不被发现。”

韦斯顿说：

“当然啦，匹克斯湾嘛——记得有关它的传说吗？”

科尔盖特说：

“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听人提起过了。我们最好进洞去查看一番。天知道，也许会有意外的发现。”

韦斯顿说：

“说得对，科尔盖特。这一迷案的第一部分已经有了谜底了，那就是：为何马歇尔夫人要去匹克斯湾。不过，我们仍需找到另一半谜底：她去那儿见谁？很有可能是旅馆中的某个人。而且这个人不应该是她的情人，而是一位敲诈者。”

他把旅馆人员登记表拿了过来。

“除了那些侍者、搬运工等人——我不认为这些人有作案可能，还剩下这些人：美国人加德纳、巴里少校、霍勒斯·布拉特先生以及斯蒂芬·莱恩牧师。”

科尔盖特说：

“我们还可以把范围再缩小一点。那个美国人差不多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整个上午他都在海滩上。是这样的，对吗，波洛先生？”

波洛答道：

“他曾去给他妻子取线团，因此有一小段时间他并不在

海滩上。"

科尔盖特说:

"嗯,我们不必考虑那个。"

韦斯顿说:

"那么其他三个人呢?"

"巴里少校上午十点出去,中午一点半回来。莱恩先生比他更早。他八点就吃了早饭,说他要出去走一走。布拉特先生则像往日一样,在九点半钟就扬帆出海了。后两人尚未回来。"

"扬帆出海?"韦斯顿陷入了沉思。

科尔盖特积极地响应着。

"这与案情相当符合。"

韦斯顿说:

"我们得见一见这位少校先生。呃,让我瞧一瞧这张表上还有谁?罗斯蒙德·达恩利。还有那个叫布鲁斯特的女人,她与雷德弗恩一起发现了尸体。她这个人怎么样,科尔盖特?"

"噢,她是一个很知理的人,不会做出一些违反常规的事。"

"她对这起事故没有表达什么看法吗?"

科尔盖特摇摇头。

"我觉得她已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不过我们仍需确认一下。此外,还有那对美国人夫妇。"

韦斯顿上校点点头,说:"那让他们都进来吧,我们速战速决。也许会有所收获。谁知道呢?即使在其它事上一无

所获，也许对敲诈一事会有所了解。”

3

加德纳夫妇来到了他们面前。

加德纳夫人喘息未定，即开始滔滔不绝地辩解了。

“我希望你能全面了解这一切，韦斯顿上校(你是叫这名字吧?)”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她接着又说：“这件事令我大为震惊，加德纳先生对我的健康非常、非常关心——”

加德纳先生一如既往地插了进来，附和道：

“加德纳夫人的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

“——我丈夫还对我说，‘喂，卡里，’他说，‘自然我与你观点相同。’要说我们对英国警察的办案方法不怀有莫大的崇敬，非也。有人告诉我英国警方的办案程序是极其精细入微的，对此我丝毫不怀疑。有一次我在萨沃伊旅馆中丢了一个手镯，负责来调查这件事的小伙子非常可爱、非常有同情心。当然啦，其实那只手镯并没有被偷，只是我放错了地方；因为过于匆忙，我有些忘了把东西放到了什么地方——”加德纳夫人停了下来，轻轻吸了口气，又接了下去，“噢，其实我是想说我们非常乐意尽最大能力帮助你们，而且我敢肯定我丈夫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们就问吧，无论你们想了解些什么——”

韦斯顿上校还未来得及张嘴接受这一邀请，就不得不暂时推迟了他的打算，因为加德纳夫人的发言尚未结束。

“奥德尔，我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事实就是如此，是不

是?"

"是的,亲爱的。"加德纳先生应道。

韦斯顿上校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他急急地问:"加德纳夫人,你和你丈夫整个上午是一直在海滩上吗?"

前所未有的事发生了,因为这次竟是那位丈夫首先发言。

"是的。"他说。

"当然是啰。"加德纳夫人自然不肯落后,"一个多么宁静美好的清晨,与其它的日子并无区别,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就在那块僻静少人的海滩上,就在那个角落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

"那么你们今天见到过马歇尔夫人吗?"

"没有。我还对我丈夫说,哎,这位马歇尔夫人能到哪里去呢。先是她丈夫来找过她,后来那位年轻英俊的雷德弗恩先生也来了,哎,这小伙子如此焦躁不安,他坐在海滩上,对每个人每件东西都怒目而视。我当时想,他有那么可爱漂亮的小妻子,为什么还要对那个可怕的女人穷追不舍呢?我对那个女人的看法就是如此。我一直对她持此种看法,对吗,奥德尔?"

"对,亲爱的。"

"我真无法理解马歇尔上尉那么好的人怎么娶了这样的一个女人,他还有个可爱的小女儿尚未成人,要知道好的影响对女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可是,现在这位马歇尔夫人没有任何教养,而且我敢说她的天性粗鲁野蛮,如动物一般,有这样一位继母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不利的。要是马歇

尔上尉还有些理智的话，他应该和达恩利小姐结婚，因为这是一位非凡的、充满魅力的女性。我必须说明我仰慕她那种勇往直前、建立一流事业的能力。要取得这样的成就，必须有头脑。达恩利小姐就是一位有非凡智力的人。对任何事情，只要她喜欢，她都能计划得井井有条并付诸实现。我对她的敬佩简直难以言传。有一天我还对我丈夫说瞎子都能看出来她深爱着马歇尔上尉——噢，我用的动词是迷恋，是不是，奥德尔？”

“是的，亲爱的夫人。”

“他们似乎从童年时代起就彼此相识，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会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也许没有了那个女人，一切都会皆大欢喜。韦斯顿上校，我可绝不是那种狭隘小人。我并非轻视演艺圈的人——我有很多要好的女朋友都是演员——但是我一直对我丈夫说那个女人身上有着某种邪恶的天性。你瞧，这不是被我言中了吗！”她终于胜利地止住了话头。

波洛的嘴唇轻颤着，露出一丝微笑。片刻之间，他的目光与加德纳先生精明的灰色眼睛相遇了。

韦斯顿上尉近乎绝望地说道：

“嗯，谢谢你，加德纳夫人。我想，自从你们到达此地以后，你们都没有什么与本案有关的发现吧？”

“噢，不是这样的。”加德纳先生缓缓地拖长了语调说，“马歇尔夫人大部分时间都与雷德弗恩那个小伙子在一起——不过这是人所共知的。”

“那马歇尔先生呢？你认为他对此是否介意？”

加德纳先生很谨慎地答道：

“马歇尔上尉是一个非常含蓄寡言的人。”

加德纳夫人证实道：

“啊，他才是那种真正典型的英国人。”

4

巴里少校那张轻微充血的脸上写满了千万种情绪，它们似乎都在为获得统治地位而彼此抗争。他努力想表现出一种恰如其分的惊慌表情，然而一种令他羞愧的兴奋却顽强地冒了出来。

他粗哑略带喘息的声音在说：

“我很乐意尽我所能帮助你们。可是我一无所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认识那些人。不过，我这一生去过一些地方，在东方住了很长时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去过印度山中避暑地的人能洞察人类的所有天性。”

他停住，吸了口气，接着说：

“实际上，这让我想起了发生在西姆拉的一个案子。有个叫罗宾逊的家伙，呃，他也可能叫福克纳。他住在威尔茨东部，不过也有可能在苏瑞斯北部，我记不清了，但这无关大局。此人很安静、爱读书，性情非常温和。可是一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袭击了自己的妻子，掐住了她的喉咙，因为他知道了妻子与别的男人偷情的事。天哪，他差点儿掐死了她，这件事令所有人都大为震惊，因为无人想得到他的体内竟蕴藏着这种冲动不安的因子。”

波洛低声问道：

“你认为这件事与马歇尔夫人之死一案有相似之处吗？”

“嗯，我想说的是——嗯，同样是被扼住了喉咙，同样的想法，同样都是勃然大怒的男人。”

波洛问：

“你认为是马歇尔上尉愤而杀妻吗？”

“啰，我可从没那么说，”巴里少校的脸腾的一下变红了，“我可没有指名道姓地说马歇尔是凶手。他是个好人，少言寡语，我绝对不会说一句他的坏话。”

波洛咕哝了一句：

“啊，对不起，不过你刚才的确是说做丈夫的一旦发现了妻子的不贞，就会很自然地产生某种反应。”

巴里说：

“嗯，我是想说马歇尔夫人是一个很有手腕的女人，让年轻的雷德弗恩爱得死去活来，雷德弗恩之前她肯定还有其他男人。可是，奇怪的是，那些做丈夫的却毫无反应。我已经不止一次惊讶于此了。丈夫们看到别的男人爱上自己的妻子，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妻子爱上了别的男人。我又想起了一件发生在普那的类似案件。很美的一个女人，不过，她给她丈夫造成了许多麻烦——”

韦斯顿上校有点儿烦躁地动了一下，说：

“好吧，好吧，巴里少校。目前我们仅想确认一些事实。你是否什么也不知道——你的所见所闻是不是对我们办案没有什么帮助？”

“嗯，韦斯顿，说真的，我想我可能帮不了你们。有个下

午倒是看见她和雷德弗恩在加尔湾——"说到此处他诡秘地眨眨眼，沙哑着嗓子咯咯笑了一阵，"那真是幅浪漫香艳的画面。不过，这可不是你们要的证据。哈哈！"

"你今天上午根本没见着马歇尔夫人吗？"

"今天上午我谁也没见着。真走运，我去圣卢了。唉，在这个地方，长年累月什么事也不发生，可是，果真如此的话，你又心存遗憾，觉得生活太平淡了一些。"

巴里的声音中含着一丝食尸鬼式的遗憾。

韦斯顿想让他再多说点儿东西，于是追问：

"你是说你去圣卢了吗？"

"是的，我想去打几个电话。这儿没有电话，而在莱瑟库姆湾的那个所谓的邮局打电话，你又完全无个人隐私可言。"

"你所要打的电话具有很强的个人隐私性吗？"

巴里少校又一次快乐地挤了挤眼。

"呃，又是又不是。我想打电话给一位老朋友，让他在一匹马上下注。不过，我很不幸，没有找着他。"

"你从哪里打的电话？"

"圣卢邮政总局的电话间里。回来时我迷路了——这些小巷转来转去，把我都给弄糊涂了。我至少在那儿浪费了一个小时。真是如迷宫一般。半小时前我才回到这里。"

"在圣卢遇见了谁，和什么人说过话吗？"

巴里又大笑了起来：

"要我拿出证据来证实吗？我想不出来。我在圣卢见到了大约五万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记得见过我。"

韦斯顿说：

“这是我们的例行程序，你知道。”

“没错，我明白。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请随时召唤我，我很愿意帮助你们。死者是个迷人的女人。我愿意帮助你们将凶手捉拿归案。荒滩谋杀案——肯定报纸上会有这种文章。这又让我想起了那时——”

这一次是科尔盖特及时将这刚刚开场的回忆录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然后他将这位饶舌的巴里少校送到了门口。

回来后他说：

“很难去调查圣卢发生的任何事，因为目前正处于旅游旺季。”

韦斯顿说：

“是的，我们不能排除他的嫌疑。我并非认定他卷入了这场罪行之中。我们身边总是有相当多像他那样不讨人喜欢的老家伙。我还记得在军中服役时就有一两位这种人。不过，他仍有犯罪可能。这件事就全权委托给你了，科尔盖特。调查一下他什么时候开车出去的。他很可能将车停在某个僻静的角落，走回来去了匹克斯湾。不过，我觉得这可行性不大，因为被发现的风险太大了。”

科尔盖特点点头，说：

“今天这里有很多大型游览车。天气不错，游览车在十一点半左右到达，高潮在七点到，低潮在一点左右。那时沙滩上和大堤上会有很多人。”

韦斯顿说：

“是的。可是他必须从大堤上来，然后路过旅馆啊。”

“旅馆并非必经之地，他可以岔到另一条路上，直达岛顶。”

韦斯顿满腹狐疑：

“我不是说他的所作所为都会被人注意到。实际上，当时除了马歇尔的女儿琳达和雷德弗恩夫人在加尔湾以外，其他人都在海滨浴场的海滩上。你刚才提到的那条路的起点，只会被旅馆少数几个房间的客人俯瞰到，而且当时很可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客人们并没有眺望窗外。考虑到这一点，一个人完全可以走进旅馆、穿过大厅又出来而不被任何人发现。但是我们要说明他不能指望这一点。”

科尔盖特说：

“他可以坐船去匹克斯湾。”

韦斯顿点头称是。

“这样解释合理多了。如果他在附近的某个小港湾备有一条船，他完全可以下车、划船去匹克斯湾，杀了人，划回来，再开车返回，却编造一个去了圣卢又迷了路的弥天大谎——他知道我们很难证实这是谎言。”

“不错，局长先生。”

韦斯顿说：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科尔盖特。仔细地调查一下邻近地区。你知道该怎么做。下面该见布鲁斯特小姐了。”

5

除了一些人们已知的东西外，布鲁斯特小姐再也无法

说出任何有价值的消息了。

在她重复了她的经历之后，韦斯顿说：

“你不能再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了吗？”

布鲁斯特小姐简短地回答道：

“恐怕我无能为力了。这是件棘手的案子。不过，我相信很快案情就会真相大白。”

韦斯顿：“我当然也希望如此。”

布鲁斯特小姐的声音不带有任何感情。

“不会太难。”

“您为什么这么说，布鲁斯特小姐？”

“噢，对不起，我不是要班门弄斧。我的意思是，关于那种女人的案子应该很容易破。”

波洛嘀咕了一句：

“这是你的看法吗？”

布鲁斯特小姐脱口说道：

“当然啦，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①，但是你不能逃避事实。那个女人浑身上下浸透了邪恶。你们必须从她那声名狼藉的历史中查找线索。”

波洛温柔地问：“你不喜欢她吗？”

“我对她太了解了。”看到众人讶异的表情，她接着说道：“我的一位表亲与厄斯金家族的一位成员结为夫妇。大概你们也听说过，那个女人趁老罗伯特爵士年老昏聩之机，引诱他将其大部分财产遗留给她而非自己的家人。”

① 法文，意思是：不记死人仇。——译注。

韦斯顿说：

“那么他的家人——呃——是不是很痛恨这件事？”

“那当然啦。这两人之间的私情成了一桩丑闻，而且，这一笔五万镑的遗产让她得到恰恰证明了她的居心叵测，证明了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她的评价冷酷无情，不过在我眼中，这种人不值得同情。我还知道一些其它事情。有一个小伙子爱她爱得失去了理智，他的性格又是有些野蛮的那种，因此这段恋情就使他走了极端。他为了弄钱供她挥霍，在一些股票上做了手脚，险些受到起诉。那个女人将其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带进了罪恶的深渊。瞧瞧她是怎么毁了雷德弗恩这小伙子的吧。我对她的被害一点也不感到难过——当然如果她是自己淹死或自己掉下悬崖，那就更好了。掐死人未免有点儿太恐怖了。”

“你认为凶手是与她过去生活有关的某个人吗？”

“是的。”

“是个趁人不备从岛外来的人吗，而且此人未被任何人发现？”

“为什么会有人看见他呢？大家都在海滩上，只除了琳达和雷德弗恩夫人在加尔湾以外。马歇尔上尉在旅馆他自己的房间里。那么，除了达恩利小姐尚有可能以外，还有谁能看见这个人呢？”

“达恩利小姐当时在哪里？”

“她正坐在悬崖顶部的路堑上，那儿被叫做阳光岛。我和雷德弗恩先生划过小岛时看见她坐在那儿。”

韦斯顿上校说：“你说的也许正确，布鲁斯特小姐。”

布鲁斯特小姐很肯定地说道：

“我肯定自己是对的。如果一个女人作恶多端，那么她自身的行为就可以提供最好的证据。您同意我的观点吗，波洛先生？”

波洛抬起头来，看着布鲁斯特小姐那自信的灰色眼睛，他说：

“噢，我同意你刚刚的见解。阿伦娜·马歇尔本人就是她被害一案的最好证据，同时也是唯一证据。”

布鲁斯特小姐的回答很尖刻：

“那不就行了。”

她笔直地站在那里，坚定不移、冷静而自信的目光扫视着这三个男人。

韦斯顿说：

“布鲁斯特小姐，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马歇尔夫人的历史留下的任何线索都不会被忽视，你就放心吧。”

布鲁斯特小姐昂然走了出去。

6

科尔盖特坐在桌前，动了动身子。他沉思着说道：

“她的确是个意志很坚定的人，而且对死者怀有强烈的仇恨。”

停顿片刻，他仍然心事重重地说：

“遗憾的是，她有充分证据证明整个上午她没有作案可能。注意到她的手了吗？像男人的手一样大。而且她还是

个健壮的女人——与男人一样健壮，甚至比许多男人还要健壮。我敢说……”

他再一次停住了，盯着波洛，目光中竟然带有几分恳求。

“波洛先生，您是说她整个上午没有离开过海滨浴场吗？”

波洛缓缓摇着头说道：“我亲爱的警督先生，在马歇尔夫人可能到达匹克斯湾之前，她就到了海滨浴场，而在她与雷德弗恩先生一起划船出行之前又一直处于我的视线以内。”

科尔盖特闷闷不乐地答道：“那么，她的嫌疑可以被解除了。”

对此他似乎很不愉快。

7

看到罗斯蒙德·达恩利小姐走了进来，波洛像往常一样打心底里感到愉快。

即便是要面对警察那种直截了当的询问，即便这询问是关于一起丑恶的谋杀案件，达恩利小姐仍然娴静优雅，气度不凡。她坐在韦斯顿上校对面，目光中充满智慧和些许淡淡的哀愁。

“首先应该是姓名和住址，对吗？我叫罗斯蒙德·达恩利。我有一家制衣厂，叫罗斯·蒙德服饰有限公司，位于布鲁克街622号。”

“谢谢你，达恩利小姐。下面你能提供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信息吗？”

“我认为不能。”

“那么你自己的行踪——”

“我九点半吃早饭，然后回到房间拿了几本书和阳伞去了阳光岛。这是在十点二十五分左右。大约在十一点五十分时我回到旅馆，上楼拿了网球拍，然后去网球场打球直到午饭时分。”

“那么，从十点半到十一点五十分之间，你一直在那个被旅馆人称为‘阳光岛’的悬崖上面吗？”

“是的。”

“那么你今天上午见到马歇尔夫人了吗？”

“没有。”

“你从悬崖上看到她划着木筏去匹克斯湾了吗？”

“没有，她一定是在我到阳光岛之前就已经过去了。”

“今天上午你见到任何人乘船或木筏吗？”

“没有，我想我没有见到。当时我正在看书，当然我偶尔会抬起头，不过每次海面上都空无一人。”

“你甚至没有注意到雷德弗恩先生和布鲁斯特小姐划船过去吗？”

“没有。”

“我想你是认识马歇尔先生的，对吗？”

“马歇尔上尉是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我们两家曾经比邻而居。不过，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大概有十二年之久。”

“那么马歇尔夫人呢?”

“来此地之前,我从未与她说过半句话。”

“你认为马歇尔夫妇两人的关系好吗?”

“我认为很好。”

“马歇尔上尉忠实于他妻子吗?”

“也许如此。关于此事我无可奉告。马歇尔上尉是个老派人——他还没有养成将婚姻生活的不幸大肆渲染的时髦习惯。”

“那么,达恩利小姐,你喜欢马歇尔夫人吗?”

“不。”

达恩利小姐很平静,她轻声简短的回答正说明这就是事实。

“为什么?”

她的嘴唇上浮现出半个微笑。

“我想你们当然已经发现阿伦娜·马歇尔不受同性欢迎。她讨厌其他所有女人,而且对此毫不掩饰。不过,我很欣赏她的服饰打扮,在这一点上她有着相当不错的天赋。她的穿着总是很得体、很漂亮。我真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客户。”

“她在服装上有很大开销吗?”

“肯定如此。不过,她自己很富有,而且马歇尔上尉也很有钱。”

“达恩利小姐,你是否曾听说,或者你是否曾想到有人在敲诈马歇尔夫人?”

达恩利小姐表情丰富的脸上显出了一种大为震惊的神色。

"敲诈? 阿伦娜?"

"这一想法似乎令你很吃惊。"

"噢,是的。这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是不是?"

"世事无常,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不是吗?生活告诉了我们这条真理。不过,我仍然奇怪因为何故而使阿伦娜遭人敲诈?"

"我想,可能有一些事情,马歇尔夫人并不想让丈夫知道吧?"

"呃,是的。"

达恩利小姐的回答充满了怀疑。她微笑着解释道:

"我对此颇有些疑问,因为阿伦娜已经是臭名昭著,她从未装腔作势假装良家妇女。"

"那么你认为她丈夫已经意识到她在与别人偷情吗?"

达恩利小姐皱眉思索了片刻,最后她用一种缓慢且不太情愿的语调说:

"你们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一向认为肯尼思·马歇尔已经接受了他妻子的一切,他也不再对她抱有任何幻想。不过,也许情况并非如此。"

"就是说他有可能绝对信任她吗?"

达恩利带着些许怒气说道:

"男人真是傻瓜。在肯尼思·马歇尔那老练的外表下面跳动的却是一颗幼稚的心,他也许会盲目地信任她。他也许会认为男人们只是在——仰慕她。"

"你是不是从未听说过有人可能会对马歇尔夫人心怀

不满?”

达恩利仍然微笑着说:

“对她不满的只有那些愤怒的妻子。我认为,既然她是被掐死的,那么,应该是一个男人害了她。”

“是的。”

达恩利小姐思索着,说:

“我想不起来谁有可能恨她至此。不过也许这是因为我并不太熟悉她。你们应该问她的那些至亲好友。”

“谢谢你,达恩利小姐。”

她在椅子里转动了一下身体,问道:

“难道波洛先生没有问题要问吗?”

她用那略带嘲讽的笑容瞥了一眼波洛。

波洛也微笑着摇摇头,说:

“我想不出什么问题。”

罗斯蒙德·达恩利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第八章

1

他们站在阿伦娜·马歇尔生前的卧室里。

两扇门向海湾的大窗户通向阳台，俯瞰着海滨浴场的海滩和远处的大海。阳光直泻人屋内，使梳妆台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大瓶小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这里有着美容院里能找到的所有化妆品和护肤品。就在这浓郁的闺房气息中，三个男人逡巡着、搜索着。科尔盖特检察官走来走去，将抽屉拉开又关上。

突然他咕哝了一声。原来他发现一盒叠着的信。于是韦斯顿和他一起开始研究这些信的内容。

这时波洛已经走到了衣柜前。他打开了挂衣橱的门，看着挂在里面的纷繁复杂的外衣和运动衣。然后他又打开了另一边的门，下面堆放着几件透明内衣，上面的一个宽架子上则放着帽子。其中有两顶纸板帽，一顶亮红，一顶浅黄；一

顶硕大的夏威夷草帽，一顶边缘下垂的深蓝色亚麻帽；此外还有三四顶稀奇古怪难以形容的帽子，无疑它们都价值不菲——一顶深蓝的类似贝雷帽，一顶仅由一束黑天鹅绒构成，一顶浅灰的头巾式无檐帽。

波洛扫视着这些东西，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浮上了他的嘴唇，他好像有点儿陶醉了。他咕哝着："唉，女人啊！"

韦斯顿上校将那些信件重新折叠起来。

"三封来自雷德弗恩那小伙子，"他说，"可怜的小傻瓜。再过几年他就能学会不给女人写信了。女人总是把信留着，却发誓说信已经被烧了。这儿还有一封信，一样的东西。"

他把这封信递给了波洛。

"亲爱的阿伦娜！啊，我太伤心了。去了中国以后，可能好长一段时间都见不到你了。没有任何其他男人能像我一样深爱着你。谢谢你的支票。他们不会再起诉了。这次能脱险真是万幸。起因就是我想给你挣大钱。你能谅解我吗？我想将钻石戴在你的耳朵上——你那可爱的耳朵上，将奶白色的珍珠串在你的颈上，只是人们说现在珍珠已经不时髦了。要不来一块巨大的绿宝石？对，这主意不错，一块大大的绿宝石，泛着冷冷的绿光，充满激情却隐而不露。别忘了我——你不会的，我知道。你是我的——永远永远都属于我。

"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J. N."

科尔盖特说："要是我们能知道这位J. N. 是否真去了中国，可能会对我们的案子有所帮助。否则——呃，他很可

能是我们正在找的人。疯狂地爱着这个女人，视之为偶像，然后突然发现他被当作一个傻瓜玩弄了。J.N.很可能就是布鲁斯特小姐提到的那个人。是的，我认为这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波洛点点头说：“的确，这封信很重要，我发现它相当重要。”

他转过身，凝视着整个房间——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敞着门的衣橱以及一个体积庞大、慵懒地躺在床上的小丑娃娃。

然后他们进了肯尼思·马歇尔的房间。这间屋要小得多，与阿伦娜的房间毗邻，可是中间既无门也无阳台可以相连。两间屋的朝向一样，丈夫的房间也有两扇窗户，窗户中间的墙上挂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右窗过去的角落里放有一张梳妆台，上面搁着两把象牙刷子、一把衣刷和一瓶头油；左窗边的角落里则是一张写字台，上面有一台打开着的打字机以及旁边一叠纸。

科尔盖特迅速翻着这些纸，说道：

“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大光明。啊，这是他曾经提到过的那封信，日期是24号，是昨天。这是盖有今天上午莱瑟库姆湾邮戳的信封。看上去没什么疑点。现在我们得来看看他是否有可能事先就准备好回信。”

他坐了下来。

韦斯顿上校说：

“这件事暂时就交给你了。我们俩要很快地把房间其余部分搜查一下。自案发后到现在，所有的人都被禁止到这个

走廊上来，对此他们已经有点儿不满了。”

他与波洛一起走进了隔壁琳达的房间。这间屋朝东，窗下是岩石和一望无际的大海。

韦斯顿迅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嘟囔着：

“我觉得这儿没什么可看的。不过马歇尔可能把某些东西藏在女儿房间里以免被我们发现。这种想法可能性不大。似乎也没有什么要销毁的武器或其它东西。”

说完他就出去了。

波洛仍然呆在房里。他在壁炉里发现了不久前刚被焚烧的某样东西，这一发现激起了他的兴趣。他跪了下来，极有耐心地将他的发现放在一张纸上，这是一大团形状不规则的蜡烛油、一些绿色纸张或纸板的碎片——有可能是一页撕下的日历，因为一块未被烧毁的纸片上有一个大大的“5”字和一些残缺不全的印刷字体写着的“高尚的行为”。还有一只普通的大头针以及一些大概是头发燃烧后留下的灰烬。

波洛把这些东西整齐地排成一行，盯着它们，咕哝着：“实施高尚的行为，而不是整日耽于梦想。这是可能的。不过弄这些东西的人目的何在呢？这真令人不可思议。”

他拿起了大头针，突然，他的眼睛变得益发明亮，简直像猫儿发现了猎物一样。他低低地自语道：“Pour l'amour de Pieu！[①] 这可能吗？”

波洛从壁炉旁站了起来。

① 法语，意思是：我的天哪。——译注。

慢慢地，他环视着整个房间，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严峻。

壁炉架的左边是几个架子，上面搁着一些书。波洛满腹心事地看着这些书名。

一本圣经、一本破旧不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还有一本汉佛莱·沃德夫人写的《威廉·阿什的婚姻》，夏洛特·扬的《年轻的继母》、《希罗普郡的年轻人》，艾略特的《大教堂谋杀案》，肖伯纳的《圣女贞德》，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以及迪克森·卡尔的《燃烧的庭院》。

波洛抽出了其中两本——《年轻的继母》和《威廉·阿什的婚姻》，翻开来，看了看标题页上模糊不清的印章。正要将这两本书放回去，一本塞在其它书后的小册子跃入了他的眼帘。这本厚厚的小册子有着棕色小牛皮的封面。

他拿出了这本书，打开来看着，同时慢慢点着头。他喃喃自语道：

“那么我先前的猜想是正确的了……是的，我是对的。可是，对另一半——那也是有可能的吗？不，除非……”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抚摸着唇上的小胡子，满脑子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他再一次地柔声低语道：“除非——”

2

韦斯顿探头向屋内看了看。

“嗨，波洛，还在这里呀？”

"来了，来了！"波洛叫道。

他急步走出了房间，来到了走廊上。

琳达隔壁就是雷德弗恩夫妇的卧室。

波洛朝里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的融合——属于克里斯蒂的井井有条和帕特里克那情趣横生的杂乱无章。除此之外，其它的一切都激不起波洛的兴趣。

再隔壁是达恩利小姐的房间。波洛在这里逗留的片刻完全用来欣赏主人那极富魅力的个性。

床边的桌上放着几本书；线条简洁的梳妆台透着一丝高贵，价格必定比寻常水平高出许多倍。空气中隐约飘散着一种达恩利小姐惯用的那种昂贵香水的气味。

达恩利小姐的房间旁边，在走廊的北端，是一扇敞开的窗户，通向阳台，这里有一部外楼梯，沿着此楼梯可到达下面的礁石。

韦斯顿说：

"早饭前人们就是从这儿下去进行海水浴的，当然，如果他们在礁石边进行海水浴的话。其实，大多数人都有这一习惯。"

波洛很感兴趣地走了出去，向下看着。

下面楼梯口处一条小道向海边蜿蜒盘旋，小道两边布满礁石。另外一条小道则绕过旅馆向左侧延伸开去。波洛说：

"人们可以从这里的楼梯下去，向左绕过旅馆，然后走到与大堤相连的大路上去。"

韦斯顿点点头，把波洛的话又夸张强调了一通。"一个

人完全可以穿越小岛，而不必经过旅馆。”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他有可能会被人从窗户里看见。”

“什么窗户？”

“两个朝北的公共浴室，旅馆工作人员的浴室，以及一楼的衣帽间，还有弹子房。”

波洛点点头说：

“不过，前面所有房间的窗户都使用磨砂玻璃；而在一个晴朗美好的夜晚，人们多半又不会去弹子房打台球。”

“正是如此。”

顿了一下，韦斯顿又说：

“要是他杀了人，他走的就是这条路。”

“你是指马歇尔上尉吗？”

“是的。无论是否有敲诈一事，我仍然觉得他的嫌疑最大。毕竟，娶了这样一位妻子，他是处于一种多么尴尬难堪且不幸的境遇中。”

波洛语调平淡地说：

“也许吧——不过，难堪或不幸均不足以构成谋杀的动机。”

韦斯顿问：

“那么你认为他是清白的吗？”

波洛摇摇头，说：

“不，我还不能下此结论。”

韦斯顿说：

“我们先看看科尔盖特对打字证据可靠性验证的结果如何。同时，我已让这层楼的客房女服务员等候接受询问。

她提供的证据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那位客房女服务员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快人快语，善解人意，工作效率颇高。她很爽块地提供了一大堆证词。

十点半刚过一会儿，马歇尔上尉就上楼进了房间。那会儿她就要打扫完房间了。他让她尽可能加快速度。她没有亲眼见着他回来，不过，一会儿她就听到了打字机的声音。那时大约是十点五十五分。然后她进了雷德弗恩夫妇的房间，打扫完那儿之后，她又去了走廊尽头达恩利小姐的房间，在那儿她就听不到打字机的声音了。她说，十一点刚过她就去了达恩利小姐的房间，因为她记得当时听到了莱瑟库姆教堂的钟声。十一点一刻时，她下楼去喝茶吃点心，这些通常是在十一点进行的。然后她又去打扫旅馆另一侧的房间。为了回答警察局长韦斯顿上校的问题，她说明了打扫这条走廊上各房间的顺序：

琳达·马歇尔的房间，两个公共浴室，马歇尔夫人的卧室和其私人浴室，马歇尔上尉的房间。然后是雷德弗恩夫妇的卧室和私人浴室，达恩利小姐的卧室和私人浴室。马歇尔上尉以及其女的房间没有相连的浴室。

她在达恩利小姐那儿打扫卫生时，没有听到任何人走过或沿楼梯走下去的声音，不过如果有人脚步很轻地走过去，她很有可能听不到任何声音。

韦斯顿然后就马歇尔夫人开始提问。

“啊，不，马歇尔夫人起床通常很晚。”这位名叫格拉迪斯·纳拉科特的女仆说她惊奇地发现，十点刚过马歇尔夫

人的房门就已经打开了，而她已下楼去了。这件事非常不同寻常。

“马歇尔夫人总是在床上吃早饭的吗？”

“噢，是的，一贯如此。不过她吃得不多，只喝茶、桔子汁和吃一片烤面包。像许多女士一样，她在节食。”

那天早晨，她并未发现马歇尔夫人的态度有什么异常，与平素一样，正常极了。

波洛咕哝了一句：

“你怎么看这位马歇尔夫人，小姐？”

格拉迪斯瞪着波洛，说：

“嗯，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先生？”

“噢，是的。不过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很希望——了解你对她的印象。”

格拉迪斯有些不自在，她瞟了一眼警察局长，后者正试图做出一副同情和赞许的表情——尽管波洛这位外国同行问话的方式使他有些窘迫。不过，韦斯顿还是附和着波洛的要求，说：

“呃，是的，当然如此。说吧。”

一向爽快精干的格拉迪斯破天荒地语无伦次起来。她摸着身上的花布衣服，吞吞吐吐地答道：

“嗯，马歇尔夫人——她可不能算是一位淑女。我是说，她更像个戏子。”

韦斯顿上校说：“她的确曾是位演员。”

“是的，先生，我正是这个意思。她一向我行我素，从不管——嗯，如果她不想对你有礼貌的话，她就直截了当地表

现出来。前一分钟她还是满脸笑容，然后她找不着东西了，或者她按铃没有立即得到响应，她送去洗的衣服未被送回来，于是乎她能在片刻之间大发雷霆。可以说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喜欢她。不过，她的衣服的确都很漂亮，她人长得也很美，所以有人仰慕她是很自然的事。”

韦斯顿上校说：

“下面我要提的问题可能很不得体，不过我必须问，因为这事关重大，你能告诉我她与丈夫的关系如何吗？”

格拉迪斯迟疑片刻，说：

“你不是要说——嗯——你不是要说她丈夫杀了她吧？”

波洛迅速地反问：

“那你的看法呢？”

“啰，我才不会这样想呢。马歇尔上尉是如此善良而彬彬有礼的一位绅士。他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我敢肯定。”

“其实你并不是很肯定——从你的声音中我听出来了。”

格拉迪斯很不情愿地说道：

“报纸上总有这样的事。妒而生恨。大家都在说，她与雷德弗恩先生之间有隐情。可是，雷德弗恩夫人是如此娴静善良的女士！发生这种事真是太糟糕了！雷德弗恩先生也是一位好人，可是遇上马歇尔夫人这种女人——这种人总是为所欲为，男人们多半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时，妻子们不得不忍辱求全。”她叹口气，又说，“不过，要是马歇尔上尉知道了这件事——”

韦斯顿上校急忙追问：

“那会怎么样呢？”

格拉迪斯慢慢答道：

“有时我的确觉得马歇尔夫人很怕丈夫知道这件事。”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事实并非必然如此，我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马歇尔上尉是个很沉默的人，可是他并不——他并不是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

韦斯顿仍然穷追不舍：

“难道你就没有一些确定无疑的东西要告诉我们吗？比如说他们俩之间曾有过的交谈？”

格拉迪斯慢慢摇了摇头。

韦斯顿叹口气，继续问：

“那么，关于今天早上马歇尔夫人收到的信件，你能给我们提供点信息吗？”

“大概有六七封吧，我记不清了。”

“是你把信送到她那里去的吗？”

“是的，先生。像往常一样，我从邮局取回信，把她的放在她的早饭托盘上了。”

“记得这些信的外观吗？”

格拉迪斯摇摇头。

“这些信件样子都很普通。我想，其中有几封可能是帐单和传单，因为当时马歇尔夫人就把它们撕碎了扔在托盘上。”

“这些撕碎的东西呢？”

“它们被扔到垃圾箱里去了，有一位警察正在对此进行检查。”

韦斯顿又问：“那么废纸篓里的东西呢？”

“也在垃圾箱里。”

韦斯顿说：“唔，我认为可以到此为止了。”他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波洛。

而波洛则倾身向前，接着问道：

“今天早上你打扫琳达·马歇尔小姐的房间时，清扫过壁炉吗？”

“壁炉没有什么可打扫的，先生，因为没有生过火。”

“壁炉里面一无所有吗？”

“没有，先生，里面什么也没有，干净极了。”

“你什么时候打扫她的房间？”

“九点一刻左右，那时她下楼去吃早饭了。”

“你知道饭后她是否回了房间吗？”

“她在九点四十五分回了房间，先生。”

“然后她就呆在房间里了吗？”

“我想是的，先生。然后，就在接近十点半的时候，她匆匆忙忙地出来了。”

“你没有再进她的房间吧？”

“没有，先生，因为我已打扫完她的房间了。”

波洛点点头，又问道：“还有件事我想了解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人在早饭前去洗海水浴了？”

“我不清楚旅馆另一侧以及楼上的客人们怎么样，我只对这儿的几位住户有所了解。”

“我只想对此进行了解。”

“噢，我想，今天早上只有马歇尔上尉和雷德弗恩先生去过，他们俩总是早早地下楼去洗海水浴。”

“你看见他们了吗？”

“没有，先生。不过，像平常一样，他们的湿淋淋的泳裤挂在阳台的栏杆上。”

“琳达·马歇尔小姐今天上午没去游泳吗？”

“没有，先生。她所有的泳装都是干的。”

“啊，”波洛说，“行了，我就想知道这些。”

格拉迪斯又自告奋勇地加了一句：

“不过，大多数早晨她是去游泳的，先生。”

“那么其他三位呢？也就是达恩利小姐、雷德弗恩夫人和马歇尔夫人怎么样呢？”

“马歇尔夫人从不这么干，先生。达恩利小姐大概去过一两次吧。雷德弗恩夫人除了在天气太热的时候，一般不在早饭前去洗海水浴，她今天早上就没有去。”

波洛又一次点点头，说：

“你是否注意到你负责的这几间屋子里某一间丢了一个瓶子？”

“一个瓶子？什么样的瓶子？”

“很不幸，我不知道。不过你是否注意到——或者你是否有可能注意到——是不是有一个瓶子丢了？”

格拉迪斯很直率地答道：

“要是马歇尔夫人的房间少了一个瓶子，我肯定注意不到，因为她那儿瓶瓶罐罐实在太多了。”

“其它房间呢?”

“达恩利小姐的房间要是少了个瓶子,我不敢保证我会注意到,因为她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如果是其它的房间,我就会注意到了,先生。啊,我是说,如果我特地去注意的话。”

“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注意到,是不是?”

“是的,因为我没有注意去看。”

“那么现在你去看一下吧。”

“当然可以,先生。”

她走了出去,身上的花布衣服在沙沙作响。韦斯顿看着波洛,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波洛咕哝着:

“哎,我那一向清晰缜密的思路已被这些细枝末节搅得乱七八糟。今天早上,布鲁斯特小姐早饭前在岩石边洗海水浴时,有一个瓶子从上面被扔下来,差一点儿打着了她。我想知道是谁扔了那个瓶子,为什么要扔那个瓶子。”

“我亲爱的波洛呀,任何人都可以将一个瓶子扔出去的啊。”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首先,它可能是从旅馆东侧的一个窗户——我们刚才检查过的某个窗户——被扔下去的。现在我来问你,如果你的梳妆台上或浴室里有个空瓶子,你如何处理它?我告诉你,你会把它扔在纸篓里。你才不会多此一举地走到阳台上去,把它抛到海里去!这样做,首先你会砸到人,另外,也太麻烦。因此,只有当你不愿让任何其他人看到这个特别的瓶子时,你才会将其投入大海。”

韦斯顿目瞪口呆地盯着波洛，说：

“不久以前在一次办案过程中我遇到了总警督贾普先生，他总是说你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不可思议的鬼念头。你总不会告诉我说，阿伦娜·马歇尔不是被掐死，而是被一个神秘的小瓶子里装的神秘毒药毒死的呢？”

“不，我并不认为那个瓶子里有毒药。”

“那么，里面有什么呢？”

“我根本就不知道。正因为此，我才对它感兴趣。”

格拉迪斯回来了，她气喘吁吁地说：

“对不起，先生，我并没发现遗失什么东西。我肯定马歇尔上尉的房间什么也不少，琳达·马歇尔小姐、雷德弗恩夫妇以及达恩利小姐各自的房间也没丢东西。不过，马歇尔夫人的房间怎么样，我就没把握了。我说过，她的瓶瓶罐罐实在是太多了。”

波洛耸了耸肩膀，说：

“没关系，就这样吧。”

格拉迪斯问：“还有事吗，先生？”

她一边说，一边看着这两个男人。

韦斯顿说：“我想没什么事了，谢谢你。”

波洛说：“我也要谢谢你。不过，且慢，你肯定你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了吗？有没有漏掉什么细节？”

“是有关马歇尔夫人的事吗，先生？”

“关于任何事情，任何不同寻常、莫名其妙、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就是说，遇到这种事，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告诉自己或同事：‘真奇怪！’”

格拉迪斯疑虑重重：

"嗯，不过，这件事可不会是你所指的那种事，先生。"

波洛鼓励她道：

"别管我是指什么事情，你也不会知道我到底在指什么。那么，你是真地曾对自己或同事说：'真奇怪'，对不对？"

这三个字波洛说得怪腔怪调，令人啼笑皆非。

于是格拉迪斯说：

"其实真不算什么事。只是一件有关洗澡的事。而且，我的确曾对楼下的艾尔西说过，真奇怪，竟然有人十二点钟还在洗澡。"

"是谁？谁十二点还在洗澡？"

"这我可说不好，先生。我们听到这一侧客房内水流的声音，于是我就对艾尔西说了那三个字。"

"你敢肯定那是有人在洗澡而不是洗手吗？"

"我敢肯定，先生。放洗澡水的声音是不会与其它声音混淆的。"

韦斯顿疑惑不解。

波洛表示不需要再多留她了，于是他们放格拉迪斯·纳拉科特离去。

"你总不会以为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波洛？我是说，这问题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因为，这起案子里又没有血迹或任何其它东西要冲洗。这就是——"他犹豫了。

波洛插了进来："你是要说，这就是扼死的好处！没有血迹、没有武器——没有要销毁、要藏匿的东西。所需的一切

不过是体力——还需要有行凶的本性。”

他的语气过于猛烈而严厉，韦斯顿竟不由得震了一下。

波洛满脸歉意地笑望着他，说：

“啊，也许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谁都可以洗个澡。比如说，雷德弗恩夫人去打网球之前会洗个澡，马歇尔上尉和达恩利小姐也是如此。谁都有可能。因此，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一个警察敲了敲门，把头探了进来。

“先生，达恩利小姐说，她要再次见你们一下。她说，她忘记有件事要告诉你们。”

韦斯顿说：

“我们就来了——马上。”

3

他们先见到了科尔盖特。他的情绪似乎很消沉。

“请等一会儿，先生们。”

韦斯顿和波洛跟着他进了卡斯尔夫人的办公室。

科尔盖特说：

“我刚才与海尔德调查了打字一事。没有半点可疑之处，没有一小时，肯定做不完。要是得不时停下来思考，还得更长时间。我看，这个问题可以到此为止了。请看一下这封信。”

他把一封信递了过来。

“我亲爱的马歇尔：很抱歉打扰了你的假期。但是，关于

伯利和坦得合同出现了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等等，等等，”科尔盖特没有接着念下去，“这封信的日期是二十四号，也就是昨天。信封上是昨天由伦敦东部中央邮区发出的邮戳和今天早上莱瑟库姆湾收到的邮戳。信封上与信里的字是同样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从信的内容来看，马歇尔绝对不可能事先准备好回信，因为许多数字是根据这封信里的数字算出来的——计算的方法相当复杂。”

韦斯顿也很沮丧，“唔，马歇尔的嫌疑似乎可以被排除了。我们得转移目标了。”他又补充道，“我必须见一下达恩利小姐。她正等着呢。”

罗斯蒙德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她的微笑中带着点抱歉的意味。她说：

“我太抱歉了，也许这事不值一提。人有时就是如此健忘。”

“是什么事，达恩利小姐？”

韦斯顿指着一张椅子请她就坐。

她晃了晃她那梳理得很漂亮的满头黑发。

“噢，我不用坐了，这事很简单，我曾经告诉你们，今天上午我一直呆在阳光岛上。其实，这么说并不准确，我忘了，上午我曾回过旅馆，然后又回了阳光岛。”

“那是在什么时间，达恩利小姐？”

“肯定是在十一点一刻。”

“你是说你回了旅馆吗？”

“是的，因为我忘了带遮阳镜。开始我觉得无所谓，可是然后我的眼睛开始有疲劳感，于是我决定回去取。”

"你是直接回了房间，拿完东西就出来了吗？"

"是的。我顺便去看了一下肯，就是马歇尔上尉。我听到了他打字的声音，觉得他真是太蠢了——竟然把这样美好的时光浪费在屋里打字。我想，得叫他出来。"

"那马歇尔上尉怎么说呢？"

罗斯蒙德有点儿羞愧地笑了。

"嗯，我打开门的时候，他正在全力以赴地打字。他皱着眉，看上去非常专注，于是我只好悄悄地走开了。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看见我进去。"

"达恩利小姐，那是在什么时候？"

"刚刚十一点二十。离开旅馆时我看了一下大厅里的钟。"

4

"这样一来，马歇尔上尉不在现场的证据就更加无懈可击了。"科尔盖特警督说。"女服务员听见他在十点五十五分还在打字。达恩利小姐在十一点二十分又看见了他。他自己说他花了整整一小时在屋里打字。马歇尔上尉的嫌疑被彻底排除了。"

他停了下来，好奇地看着波洛，问道：

"波洛先生如此严肃，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

波洛思索着答道：

"我在想达恩利小姐为什么会突然自告奋勇地提供这条证据。"

科尔盖特很警惕地抬起了头。

"你是不是觉得这事有点儿蹊跷？这不仅仅是一个'遗忘'的问题，是不是？"

考虑片刻之后，他不紧不慢地说道：

"瞧，先生们，我们得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假定达恩利小姐在说谎，就是说，今天上午她并没去阳光岛。再假定说了这个谎以后，她发现有人在别处看见了她，或者是有人去了阳光岛，在那儿却并未看见她。于是她又迅速编了一个故事，跑来告诉我们，说明有一段时间她并不在阳光岛上。请注意，她很小心，因为她说她向马歇尔上尉的房间内看的时候，上尉并没有看见她。"

波洛嘟囔了一句：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韦斯顿疑虑重重：

"难道你们想说达恩利小姐也卷入到这起案件中了吗？简直是胡说，这太荒谬了。她怎么会与这件事有关呢？"

科尔盖特咳嗽了一下，说：

"回想一下，你们应该还记得那位美国女士，加德纳夫人，曾经说过的话。她似乎是在暗示达恩利小姐爱马歇尔上尉。这不就有了动机嘛，先生们。"

韦斯顿的态度很不耐烦。

"马歇尔夫人不是被一个女人杀的。我们要找的凶手是个男人。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与这件事有关的男人身上。"

科尔盖特叹息了一声，说：

“是的，不错，先生。最终我们总会回到这上面来的，不是吗？”

韦斯顿接着说道：

“我们最好派一个警察实地测量一下几件事各自需要的时间。一个是从旅馆出发，穿越小岛，然后到达那架梯子顶部。让他跑一次再走一次。再测一下上下梯子的时间。还得找个人测量乘木筏从海滨浴场的海滩到匹克斯湾的时间。”

科尔盖特警督点点头，道：

“我会负责这些事。”他很自信。

韦斯顿说：“现在我要去匹克斯湾看看菲利普斯是否有什么发现。还有那我们已有耳闻的匹克斯洞，我们得去看看是否有一个人在里面等过的痕迹。喂，波洛，你觉得怎么样？”

“总之我们得尽一切努力。这毕竟也是一个可能性。”

韦斯顿受到了鼓励，说：

“要是有外人偷偷上岛，这会是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地——当然得在此人知道它的前提之下。我想，当地人是应该知道这个地方的？”

科尔盖特说：

“我觉得，年轻的一代人不会知道。你们瞧，自从这家旅馆开业以来，这些小海湾就成了私人产业。渔民们不去，举行野餐会的人们也极少涉足此地。旅馆的人又并非当地人，比如说，卡斯尔夫人就是个伦敦人。”

韦斯顿提议道：

"我们可以带上雷德弗恩,是他告诉我们的。波洛先生,你去吗?"

波洛犹豫不决地以一种相当明显的外国腔调答道:

"我,像布鲁斯特小姐和雷德弗恩夫人一样,不喜欢下过陡的梯子。"

韦斯顿说:"那么你可以坐船过去。"

谁知波洛又叹了口气。

"可是我的胃,它一到了海上就给我找别扭。"

"别找借口了,老兄。今天天气很好,风平浪静。我们可指望你了,你不能让我们失望。"

面对这种英国式的恳求,波洛表现得近乎于无动于衷。就在此刻,卡斯尔夫人那贵族气十足的脸顶着满头复杂的发型在门口出现了。

"我诚挚地希望没有打扰你们,"她说,"不过,莱恩先生,那位牧师,刚刚回来了。我想这条信息大概对你们有用。"

"啊,是的。谢谢你,卡斯尔夫人。我们立刻就会见他。"

卡斯尔夫人又往里走了一点儿,说:

"我不知道有件事值不值得提,不过有人说,即使是最小的事情也不应该被忽视——"

"对。什么事?"韦斯顿有点儿等不及了。

"只是这样一件事,一点钟时有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从大陆来到此地。他们要吃午饭。我们告诉他们,因为此地发生了一起事故,所以暂时不供应午饭。"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对此我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听说没有午饭，他们有些失望，此外，对这起事故还表现了相当的好奇心。当然，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他们。按我个人的看法，他们应该是属于上层社会的夏日游客。”

韦斯顿似乎更不耐烦了。

“嗯，好吧，谢谢你告诉了我们。这个线索很可能无关紧要，不过，呃，的确应将每一件事牢记心中。”

“那是自然，”卡斯尔夫人说，“我真心希望能履行我的职责！”

“自然，自然。现在，叫莱恩先生来吧。”

5

斯蒂芬·莱恩像往常一样，精力十足地大踏步走进了房间。

韦斯顿首先发问：

“我是本地的警察局长，莱恩先生。我想，你已知道了这儿发生的事吧？”

“噢，是的，是的，我一到这儿就听说了。可怕……太可怕了……”他削瘦的身子骨颤抖了一下。他低声说：“自从我到此地以后，我一直意识到——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一种近在眼前的邪恶的力量。”

他的眼睛，被渴望烧得通红闪亮的眼睛转向了波洛。

他问道：

“你还记得吧，波洛先生？几天前我们曾就邪恶展开过

一场讨论?"

韦斯顿略带迷惑地打量着这位又高又瘦的牧师。他发现,要看透此人很难。莱恩的目光又回到了他身上。带着一丝笑意,这位牧师说道:

"我敢说这一定令你觉得不可思议,先生。现在的人们已不再相信邪恶的存在了。地狱之火、魔鬼已从人们的信念中消失了!但是,事实却是,唯有今天,撒旦和其使者们的威力,才真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韦斯顿说:"嗯,也许吧。莱恩先生,这是你的领域。而我的领域——将一起谋杀案弄个水落石出——却要平淡、也实在许多。"

莱恩说:

"多么可怕的词——谋杀!这是人世间最早的罪恶之一——残酷地杀谬自己的亲兄弟,造成血流成河的悲惨景象……"顿了一下,他半闭住双眼。然后,他镇定了一下,换了一种比较正常的声音,问道:

"我怎么才能帮助你们呢?"

"首先,莱恩先生,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今天的行踪吗?"

"当然可以。我很早即出发去做我的例行散步。我喜欢走路。这附近的大部分乡村都让我走遍了。今天我去的是考姆比的圣派特洛克,那儿离此地有七英里。这一段路蜿蜒曲折,要穿过德文郡的许多小山和山谷,走起来很愉快。我带了些食物,在一个小树林里吃了午饭。我还去参观了教堂,那里有一些遗迹,嗯,也不过是早期玻璃制品的残骸,此外还有一幅画面很有趣的屏风。"

"谢谢你，莱恩先生。你在路上遇着什么人了吗？"

"遇上了，但没有交谈。一辆马车，几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以及几头牛先后从我身边经过。不过，"他微笑着补充道，"如果你们需要证据的话，可以去教堂的登记簿上去找，我在那上面写上了我的名字。"

"难道在教堂里你也没遇见任何人吗？比如说，牧师或堂守等人？"

莱恩摇了摇头，说：

"没有，附近空无一人，我是唯一的游客。圣派特洛克本身就是个很偏僻的地方，而我去的那个村子又在它的最边上，大概还得往前再走半里地。"

韦斯顿上校很快活地说：

"你不必以为我们，嗯，在怀疑你所说的话，只是一个例行程序，你知道的，对每个人都询问一下。干这种事，我们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规定。"

莱恩轻轻答道："噢，是的。我能理解。"

韦斯顿接着又说："那么来看看下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用的线索吗？比如说，关于死者的事情，能帮助我们找到凶犯的线索，你的任何有价值的所见所闻？"

莱恩答道：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我只能告诉你们：第一眼见到阿伦娜·马歇尔时，直觉就告诉我她是罪恶的中心。她就是罪恶，罪恶的化身！女人能成为男人生命中的良师益友，催其奋进——然而她也能成为男人堕落的根源，她能使男人失去人性而变为野兽。死者就是这样一种女人，她将男人所有

卑劣的天性激发出来。她无耻放荡，现在，现在她终于被击倒在她的邪恶中央！”

波洛动了一下，说：

“不是被击倒——而是被掐死！一双属于人类的手掐死了她，莱恩先生。”

莱恩牧师的双手也颤抖了。他的手指扭曲着，抽动着。然后，他以一种低沉而压抑的嗓音说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难道你就不能换种说法吗？”

波洛答道：

“这正是赤裸裸的事实。莱恩先生，你知道这是谁的一双手吗？”

莱恩机械地摇着头，喃喃说道：

“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

韦斯顿站了起来。他瞥了一眼科尔盖特，后者微微点了点头。于是韦斯顿说：“呃，现在我们必须动身去匹克斯湾了。”

莱恩问：

“这，这就是出事地点吗？”

莱恩又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我可不可以和你们同去？”

韦斯顿本想三言两语就拒绝这一请求，可是波洛竟抢先同意了。

“当然可以，”波洛十分爽快，“我们俩坐一条船去吧，莱恩先生。我们立刻就出发。”

第 九 章

1

帕特里克·雷德弗恩今天已是第二次划着一条船进匹克斯湾了。船上除他外，还有波洛——他脸色苍白，痛苦地用一只手顶着胃部；此外还有莱恩先生。韦斯顿走陆路，因为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儿，所以他和小船同时到达海滩。一个警察以及一位便衣警官已经在海滩上了。当船里的三个人上岸后走到他身边时，他正在询问那位叫菲利普斯的便衣警官。

菲利普斯说：

“我想我已经检查了海滩上的每一寸地盘，先生。”

“很好，有什么发现吗？”

“都在这里了，先生。请您过来看一下。”

几件物品已被整整齐齐地铺在一块岩石上。一把剪刀，一个空金箔盒，五个瓶盖，几根用过的火柴，三段绳子，一两

张报纸的碎片，一块被打碎的烟斗的碎片，四粒扣子，吃剩的鸡腿骨头和一个装防晒油的空瓶子。

韦斯顿赞许地看着这些东西。

“啰，在现在的海滩上只找出这么点东西，真是罕见。好多人似乎把海滩当成了垃圾堆。空瓶子在这儿应该有一段时间了——从那满是污垢、模糊不清的标签上就能看出这一点，其它大部分东西也是如此；不过，剪子是新的，闪闪发亮。它还未经历昨天那场雨的洗濯。你是在哪儿发现这把剪刀的？”

“就在梯子底部附近。还有这块烟斗碎片也是在这儿找着的。”

“唔，很可能是上下梯子的人掉落的。关于物主，你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先生。这是一副很普通的指甲剪。烟斗是由上好的欧石南根制成的，非常昂贵。”

波洛思索着咕哝了一句：

“我想，马歇尔上尉曾告诉我们，他不知道把烟斗放到哪里去了。”

韦斯顿说：

“可是，马歇尔的嫌疑已被排除了。毕竟，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抽烟斗的人。”

此刻，波洛正在观察着斯蒂芬·莱恩，后者将手伸向了口袋，又迅速抽了回来。于是，波洛语调轻快地问：“您也抽烟斗，是不是，莱恩先生？”

莱恩一惊，他看着波洛，答道：

“噢，是的。烟斗对我而言，已成了朋友和伴侣。”他又一次把手伸进了口袋，掏出烟斗，装满烟丝，点着了它。

波洛走到雷德弗恩身边。目光呆滞的雷德弗恩喃喃自语道：“这真让我感到庆幸——她终于被弄走了……”

莱恩问道：

“她是在哪里被发现的？”

菲利普斯警官兴致勃勃地答：

“就在你现在站的位置，先生。”

一听此言，莱恩迅速地挪了开来，他瞪视着自己刚刚站过的地方。

菲利普斯接着说：

“从木筏停泊的地点来看，估汁她到达的时间应在十点四十五分左右，她那时是顺着潮水的方向的。现在潮水的方向已经变了。”

“照片都拍下来了吗？”韦斯顿问。

“是的，先生。”

韦斯顿转向雷德弗恩。

“老弟，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你那个洞穴人口的位置。”

雷德弗恩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莱恩站过的那块地方，在他眼里，已经不复存在的那具尸体似乎仍躺卧在那里。听到韦斯顿的问话，他才如梦方醒，回到了现实世界里。

他说了一句：“就在这里。”然后就率先向一大堆看似摇摇欲坠的岩石走去，这一大堆石头位于悬崖一侧，堆积在一起，形成了一副很怪异的画面。他径直向两块大石头走去，这两块并排立着的大石头中间有一个极窄的缝。他说：

“这就是入口。”

韦斯顿有点惊讶，问：

“这里？可是，一个人似乎是很难从这里进入的呀！”

“你会发现这个入口的大小相当具有欺骗性，先生。人完全可以进去。”

韦斯顿小心翼翼地从那个窄缝挤了过去。它真的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窄。进洞后就觉得豁然开朗——这可是个不小的秘密地点，人在里面，完全可以站直了身子，自由活动。

波洛和莱恩也相继钻了进来。韦斯顿警官留在外面。光线透过那个窄缝射了进来，菲利普斯还带了一个功率强大的电筒，他肆意地用电筒照着洞内的一切，细致地观察着。

然后他评价道：

“真是个得天独厚的藏身之地。从外面看可怎么也想不到里面这一番洞天。”

然后他又小心翼翼地用电筒照着地面。

而波洛则蹙起了鼻子，嗅着洞内的空气。

瞧见波洛这副样子，韦斯顿说：

“空气相当新鲜，闻不到鱼腥味或海草味。当然啦，这个洞比高水位还要高出许多。”

可是对波洛敏感的鼻子而言，这空气就不止是新鲜了。这里还有着某种气味留下的蛛丝马迹。而波洛恰恰认识两个人，她们就使用这种香味若有若无的香水……

韦斯顿停止了对洞内的观察，下结论道：

“我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波洛的视线转向了离他头顶上方不远处的一块像壁架

一样突出的岩石。他喃喃低语道：

“不知道这块石头上面有什么东西没有？”

韦斯顿说：

“要是那上面有东西，肯定是有人放上去的。我们来看一看吧。”

波洛对莱恩说：

“先生，我想您是我们当中身材最高的。我想冒昧地请您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上面是否有什么东西，好吗？”

莱恩极力伸直身体，可是他仍然够不到架子的底部。后来，他看到了石头中间的一个小缝，于是他把一个脚尖插进去，单手扶壁，站直了。然后，他说：

“嗨，这上面有一个盒子。”

片刻之后，大家都从洞中出来，站在阳光下审视着莱恩先生的发现。

韦斯顿说：

“小心！千万不要毛手毛脚太大意，因为这上面可能有指纹，破坏了咱们就都不好办了。”

这是一个深绿色的锡盒，上面写有“三明治”的字样。

菲利普斯猜测道：

“我想这可能是一次野餐之后留下的东西。”

他用手帕打开了盒盖。

里面有几个小小的锡盒，上面分别标着盐、胡椒、芥末，还有两个大的方罐头，显然是装三明治用的。菲利普斯揭开盐罐的盖子，发现里面装得很满。他又打开了另一个小罐，说道：

“唔，胡椒罐里搁的也是盐。”

芥末罐里装的同样也是盐。

他的脸上突然换上了一副警惕的神色。接着他又打开了一个大方罐，这一次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仍然是水晶一般的白色粉末。

菲利普斯非常审慎地将一个指头伸到粉末里蘸了蘸，然后用舌头轻舔了一下那个指头。

他的脸色大变。他情绪激动地说：

“这不是盐。绝对不是！味道很苦！我感觉这似乎是某种毒品。”

2

“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三个线索了。”韦斯顿上校会心地笑着说道。

此时，他们已回到了旅馆。

韦斯顿接着又道：

“万一这起案子里还牵涉了某个贩毒小组，那么又出现了几种可能。其一，死者很可能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你们认为这个设想如何？”

波洛很谨慎地答道：

“这是有可能的。”

“她有可能是个吸毒者吗？”

波洛摇头答道：

“对此我持保留态度。她情绪稳定，精神正常，充满健康

活力，没有注射毒品的迹象（当然有些人并不进行皮下注射，而是通过嗅毒品获得快感）。我认为她并不是个吸毒者。”

“那么，”韦斯顿说，“她可能是偶然之间撞上了这种交易，成了杀人灭口的牺牲品。很快我们就会知道那些罐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已经把它送到尼斯登那儿去了。要是我们正在全力侦破的真是一个贩毒网，他们可绝对是一群铁石心肠、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他中断了谈话，因为门被推开，霍勒斯·布拉特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

他似乎很热。擦去了额头上的汗之后，他那亲切热忱震耳欲聋的大嗓门就充斥了这个小小的房间。

“我刚回来不到一分钟就听说出事了！你就是警察局长吧？人们都说你也来了。我叫布拉特——霍勒斯·布拉特。要我帮什么忙吗？我想也许我帮不上什么。因为今天上午我一早就乘船出去了，未能亲眼目睹这起恶性事件。在这种僻静的地方，生活永远如一潭死水般波澜不惊，终于有一天真出事了，可我却不在。这就是生活，是不是？啰，波洛，你也在这儿。刚才没看见你，你也在调查这起案子吗？噢，我想你肯定会的，你是大名鼎鼎的侦探嘛。又要演出一场福尔摩斯与当地警察斗法的戏吗？哈哈！肯定如此。看你们用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妙招破案，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布拉特先生终于在一张椅子上坐定了下来。他拿出一个烟盒，给韦斯顿上校让了让，可后者只是摇了摇头，然后微笑着答道：

"我只抽烟斗。"

"我对烟斗也有着根深蒂固的爱好。香烟我也能接受——不过，只有烟斗才是最棒的。"

韦斯顿上校突然之间表现得亲切起来，说道：

"那么把烟斗点起来吧，老兄。"

布拉特摇了摇头。

"这会儿我没把烟斗带在身上。嗨，闲话少提，言归正传吧。你们首先得让我对此事心中有数啊。眼下我听到的情况仅仅是，在这儿某个海滩上，有人发现马歇尔夫人被谋杀了。"

"是在匹克斯湾。"韦斯顿边说边观察着他。

但是布拉特先生却丝毫没有注意到韦斯顿对他的观察，他仍然情绪激动地问道：

"她是被掐死的吗？"

"是的，布拉特先生。"

"卑鄙——太卑鄙了。不过，她纯属咎由自取！事情相当棘手吧，波洛先生？我就知道这种事好办不了。现在，调查出来谁是凶手吗？嗯，对不起，我太唐突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问？"

韦斯顿的脸上绽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

"呃，其实问这个问题的应该是我们。"

布拉特挥了挥手中的烟。

"对不起，很抱歉，我太唐突了。你们问吧。"

"今天上午你划船出去了。那是在什么时间？"

"我是在九点四十五分出发的。"

“有人与你一起吗？”

“没有，我身边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布拉特毫不在乎地答道，语气中带有几分遗憾。

“你去哪些地方了？”

“我一直航行在普利茅斯沿岸海域。我带了午饭。不过，因为风不大，所以事实上我没有走很远。”

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韦斯顿把话题转向了马歇尔夫妇。

“关于马歇尔夫妇，你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吗？”

“其实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观点了。犯罪激情！我只能告诉你们的是：凶手不是我！阿伦娜尽管有美貌，对我却一无所用。对那方面的事我已完全失去了兴趣。阿伦娜有英俊潇洒的情人。而且我认为，马歇尔对此事是心照不宣。”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有几次我曾见过他憎恶地看着雷德弗恩。马歇尔此人城府很深。他看上去温顺和蔼，而且似乎一直处于一种半睡眠状态。但是，在伦敦城里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并非如此。我听说过关于他的几件事。有一次他差点儿因为用武力袭击某人而被起诉。因为那家伙做了一件很卑鄙的事。马歇尔本来是很信任他的，而他让马歇尔大失所望。我想，一定是因为他的行为太卑劣了。马歇尔痛打了他，差点儿把他打死。那家伙没有起诉——肯定是因为想到起诉的后果而不寒而栗。无论这种想法是否是事实，反正我认为如此。”

“那么你认为，”波洛说，“有可能是马歇尔上尉掐死了

他妻子,是吗?"

"不是,我可从来没有这么说。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他是那种不怒则已,一怒惊人的人。"

波洛说:

"布拉特先生,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马歇尔夫人今天上午去匹克斯湾是要与某人约会,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布拉特眨眨眼道:

"我不用猜,答案肯定是雷德弗恩!"

"恰恰相反,不是雷德弗恩。"

布拉特似乎吃了一惊,他犹犹豫豫地说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稍稍镇定了一下,他又接着说:

"我早就说过,反正我不是凶手。这种机会永远也轮不到我头上。那么,会是谁呢?不可能是加德纳——他妻子的眼睛尖着呢,把他盯得紧紧的。难道是巴里那个老笨蛋?荒唐!牧师的可能性也很小。不过我想告诉你们,我看见这位牧师先生老是盯着马歇尔夫人不放。做为神职人员,这可是有失尊严的行为,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对美妙轮廓有鉴赏力的一种表现!哎,好多牧师其实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你们读了有关上个月那个案子的报导了吗?牧师竟然和教区委员私通生了个女儿。真是闻所未闻,令人大开眼界。"

布拉特狡黠而又开心地笑了。

韦斯顿一点也不为之动容。他只是冷漠地问:

"难道你想不起来任何对我们有用的情况吗?"

布拉特止住笑,摇了摇头。

“不，我什么也想不起来。”接着他又补充道，“这件事肯定会掀起一些波澜。报界则会不厌其烦地就此大做文章。往后快乐罗杰旅馆就再不会有这份清静了，还说什么快乐，有什么好乐的呢？其实，这儿本来就名不副实，要找到一点小小的快乐都难得要死。”

波洛嘟哝了一句：

“难道你不喜欢呆在这儿吗？”

布拉特的红脸庞稍稍又变红了点儿，他说：

“嗯，我不喜欢这儿。在这儿我能常常出去划船，这让我很满意；此地的风景、旅馆的服务以及饭菜也都还过得去。可是，这里太缺乏那种亲密友好的融洽气氛了！我想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的钱不是偷来抢来的，和别人一样来得光明正大。大家来此地的目的就是享受人生、放松自己。那么为什么不消除彼此间的隔膜，一起来寻找快乐呢？可事实又怎么样呢？大家都拉帮结派，固守着自己的阵地，跟圈外人的交往仅限于冷若冰霜的寒暄语：‘早上好’、‘晚上好’还有‘天气不错’之类的话。装模作样，没有半点真情实感。都是些骄傲自大的笨蛋们。处在这样的氛围里，还有什么快乐可言。”

布拉特终于停住了——此时的他义愤填膺，已经满脸通红了。

他又一次擦拭着额头，略带歉意地说道：

“别太在意我刚才说的话，我太激动了。”

3

波洛喃喃自语道：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位布拉特先生呢？”

韦斯顿上校微微一笑，反问道：

“你的看法如何呢？毕竟你对他比我对他要熟悉得多。”

波洛轻声说：

“你们英语里有很多描述他的习语，比如，浑金璞玉，靠自我奋斗白手起家，趋炎附势往上爬啦等等。你可以认为他可怜，可笑，甚至是可憎，这纯属个人看法。但是我对他的认识还不止于此。”

“你还有什么感想呢？”

波洛抬头盯着天花板，低语了一句：

“我感到他非常——紧张不安！”

4

这时科尔盖特回来了，他说：

“那些时间我已测量出来了。从旅馆出来，顺梯子下去到达匹克斯湾需要三分钟。要达到这一速度，先得走，直到旅馆的人看不到你的时候，再开始拼命跑。”

韦斯顿扬了扬眉毛，说：

“比我预想的要快。”

“从梯子下去，然后到海滩，需要一分钟四十五秒。而同

样的路程，如果是上梯子，则需两分钟。这是P.C.弗林特测出来的。他可有点儿像个运动员。如果以正常速度走完这段路程再加上梯子的距离，则需花费将近十五分钟。”

韦斯顿点头答道：

“还有一件事情要调查，那就是有关烟斗的问题。”

科尔盖特说：

“布拉特·马歇尔和莱恩牧师都抽烟斗。雷德弗恩抽的是香烟，而美国人加德纳则吸雪茄。巴里少校根本就不吸烟。马歇尔和莱恩的房间里各有一个烟斗，布拉特的则有两个。打扫马歇尔房间卫生的女仆却说马歇尔有两个烟斗。而打扫另两人房间的女仆就没有这么精明了，她搞不清楚另两个人到底有几个烟斗，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她看到他们的房间里有两三个烟斗。”

韦斯顿又点了点头，问：

“还有什么发现吗？”

“我对职员们作了一番调查。他们似乎都无任何可疑之处。酒吧的亨利证明说曾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见过马歇尔。海滩管理员威廉整个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旅馆旁的岩石上修理那架梯子。他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疑点。乔治先给网球场画线，然后又在餐厅附近栽种了一些植物。要是有人穿过大堤上了小岛，他们俩肯定都注意不到。”

“大堤什么时候可以露在水面以上？”

“九点半左右。”

韦斯顿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的胡子。

“那么，有可能某人就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科尔盖特，我

们又有了一个新线索。”

然后，他就向科尔盖特叙述了在洞中发现了三明治盒子的事。

5

有人在轻轻地敲门。

“进来。”韦斯顿说。

马歇尔上尉走了进来。他说：

“请告诉我何时可以安排葬礼，好吗？”

“我想验尸审讯可以定在后天，马歇尔上尉。”

“谢谢。”

科尔盖特说：

“对不起，这些是你的物品，请收下。”

他将三封信递给了马歇尔。后者略有些挖苦地微笑了一下，问道：

“警方测定了我的打字速度吗？希望可以还我清白了吧？”

韦斯顿上校相当高兴地答道：

“是的，马歇尔上尉，我想我们已经可以授予你一张清白无瑕证书了。要打完那些信至少得花一小时。而且打扫卫生的女仆证实说在十点五十五分还听到你在打字。此外，另外一名证人，也说十一点二十分时见过你。”

马歇尔上尉嘟哝了一句：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

“是的。达恩利小姐在十一点二十分时去了你的房间。

当时你忙着打字,因而没有注意到她。"

马歇尔的脸上换了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他说:"达恩利小姐是这么说的吗?"停顿片刻,"事实上她说错了,当时,我的确看见了她,不过,她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从镜子里看到她的。"

波洛嘀咕了一句:

"但是你当时并没有停止打字,是吗?"

马歇尔简短地答道:

"是的。当时我一心想打完那些信件。"

停顿片刻,他很突兀地问道:

"没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了,谢谢你,马歇尔上尉。"

马歇尔上尉点点头出去了。

韦斯顿叹息着说道:

"最为可疑的嫌疑犯已被证明是——清白的了。"突然他看到了推门而入的尼斯登医生,于是他兴奋地打着招呼:

"嗨,你好啊,尼斯登大夫。"

略显激动的尼斯登医生说:

"你送来的那些东西可真是了不得啊。"

这句话一下子令在座的人都激动起来。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盐酸二乙酰吗啡,即通常所说的海洛因。"

科尔盖特兴奋地吹了一声口哨,说:

"太棒了,总算有些眉目了!看起来,这起案子还真是与毒品有关啊,我们总算找到入手点了。"

第　十　章

1

一小群人从审讯室蜂拥而出。此次简短审讯暂时结束了，两星期后开庭再审。

达恩利小姐走到马歇尔上尉身边，用一种低低的嗓音说道：

“还不是太糟糕，是不是，肯？”

他没有立即回答，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身后乡民们那窥视的眼睛，以及那就要伸出来对他指指点点的手指，还有那些街谈巷议！

“就是他，看，就是他。”“瞧，那就是死者的丈夫。”“那位竟然是丈夫！”“看啊，他溜之大吉了……”

乡民们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小，马歇尔其实并不能听清。然而他仍然如芒刺在背。这就是现代的耻辱柱。报界，他已经与之打过交道了——那些年轻人们信心十足，巧舌如簧，

尽管他一再地用“无可奉告”来打发他们，他试图用沉默建立起来的坚固的壁垒仍然被这些记者们击得粉碎。即使他只用一个字回答他们的问题——满以为这样记者们就再也无法曲解他的话了，然而，等他拿到早报时，才发现他的话又无一例外地被改头换面了。“记者问道，马歇尔上尉是否也认为：要解释其妻的被害之谜，必须假定一名杀人犯上了岛，面对此问题，马歇尔上尉宣布说——”还有诸如此类的报导。

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着。突然之间，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他半转过身子——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年轻人点头微笑的快乐形象——自然，后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罗斯蒙德·达恩利喃喃地念道：

“审讯结束后，马歇尔上尉与一位朋友一起离开了审讯室。”

马歇尔无奈地眨了眨眼。

罗斯蒙德说：

“没有用的，肯！你不得不面对这一切！我不仅仅指阿伦娜之死一事，我指的是随之而来的所有卑鄙下流。那些异样的目光，无处不在的闲言碎语以及报纸上登出来的愚蠢的访谈；对待这些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笑置之！说点大话、空话、陈词滥调，再讽刺地笑一笑，就足以对付他们了。”

他说：

“这就是你的方法吗？”

“是的，”停了会儿，她又说，“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你把自己罩在一层保护色下，固执地保持沉默，然后再不动声

色地从众人注目的前台退到无人注意的后场。但是在这里，你没法这么做，因为无后场可退。你将一直处在一个众目睽睽的焦点位置上，就如同一只浑身布满了斑纹的老虎被放在纯白色的幕布之前。因为你是被害者的丈夫！”

“看在上帝份上，罗斯蒙德——”

她温柔地答道：“亲爱的，我这么说是为你好！”

两人在静默中走了几步。然后马歇尔换了一种语调说道：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我并非那种不知感激的人，罗斯蒙德。”

他们已走出了村子，村民们的目光仍然尾随着他们，但人并没有跟上来，因此他们周围此时空无一人。罗斯蒙德压低了声音，将刚迈出审讯室时她说的第一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并不是很糟糕，是不是？”

沉默片刻，他答道：

“我不知道。”

“警方怎么看？”

“他们没有表明意见。”

片刻之后，罗斯蒙德又道：

“那个小个子侦探波洛，他对这件事的兴趣可真够大的！”

马歇尔说：

“可是那天调查时，他几乎一言不发，简直如警察局长的傀儡一般。”

"我知道。不过，他有没有在做什么事情吗？"

"我怎么能知道呢，罗斯蒙德？"

她沉思着说道：

"他已经很老了，也许已经多少有点儿老糊涂了。"

"也许吧。"

他们来到大堤上。对面，笼罩在一片阳光之中的正是那宁静的小岛。

罗斯蒙德突然说：

"有时——世事真如梦幻一般。此刻，我简直无法相信，就在我们身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马歇尔缓慢答道：

"我想我是明白你此话含义的。人生无情，死个人不过如踩死一只蚂蚁一般——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之冷酷！"

罗斯蒙德说：

"不错，正因如此，对待纷繁世事，我们不必太在意。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他迅速地瞥了她一眼，然后低低地说道：

"别担心，亲爱的，我很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琳达走上了大堤来接他们。她像一匹受惊的小马一样，脚步不稳，踉踉跄跄。突如其来的凶杀案给她年轻的面庞罩上了一层阴影；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使她眼圈发黑；焦灼不安又将她的双唇烧灼得干裂且僵硬，少女的柔媚荡然无存。

她喘息着问道：

“出什么事了？他们说什么了？”

她父亲很突兀地答道：

“审讯暂停，两周后再继续。”

“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决定吗？”

“是的，因为还需要更多证据。”

“可是，可是他们怎么看这件事呢？”

尽管心情很糟，马歇尔还是微笑了一下。

“哎，我亲爱的孩子，谁知道呢？你说的他们又是指哪些人呢？是验尸官、陪审团、警察、记者还是莱瑟库姆湾的那些渔民？”

琳达一字一字慢慢地答道：

“我想我指的是——警察。”

马歇尔淡然说道：

“不管警察们怎么想，反正目前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说完了最后一个字之后，马歇尔闭紧了嘴唇，因为这时他已进了旅馆。

罗斯蒙德正要紧跟着也进去时，被琳达叫住了。她转过身，琳达忧郁的双眼中无声的祈求触动了她。她挽住琳达的胳臂，两人并肩离开了旅馆，向小岛深处走去。

罗斯蒙德温柔地说道：

“别想太多，琳达。我知道，对你而言，这是一个恐怖的打击，但是多想并无任何益处，它只会使你更不安、更恐惧。你一点儿也不喜欢阿伦娜，这很清楚。”

琳达喃喃应答道：

"的确，我并不喜欢她……"

罗斯蒙德清楚地觉察到琳达的身体如一片风中的树叶般在瑟瑟发抖，于是她又接着安慰这可怜的女孩：

"为一个人而难过是与恐惧仇恨不同的另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你无法拒绝。但是对于震惊和恐惧，只要你不整天为它们所困，你就能把它们抛到一边。"

琳达闷闷不乐地说道：

"你根本不了解。"

"啰，亲爱的，我想我是理解你的。"

琳达摇摇头。

"不，你不理解。你一点儿也不理解我，克里斯蒂也不理解我！你们两个对我都很好，可是你们都不了解我的感觉。你们只是认为我的精神不健康、病态——就因为我多此一举地固守着某种情感。"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要是你也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事情——"

罗斯蒙德蓦地停了下来。她的身体并没有发抖，因为她像遭了雷击一样已经全身僵硬、无法动弹了。愣了片刻之后，她松开了挽住琳达的胳膊，问道：

"你究竟知道了些什么，琳达？"

琳达瞪着她，摇了摇头，咕哝道：

"没什么。"

罗斯蒙德抓住了她的胳膊，可能使劲太大，疼得琳达直眨眼。

罗斯蒙德说：

“你要小心，琳达，千万得小心啊。”

琳达的脸色死一般的苍白。她说：

“我的确很小心——一直如此。”

罗斯蒙德急切地说道：

“听着，琳达，我刚刚对你说的‘把一切抛在脑后’同样适用于你知道的这件事——而且要适用得多！把所有一切都忘了吧。再也不要去想。忘记，忘记……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忘记！阿伦娜已经死了，什么也无法使她复生……忘记所有的过去，迎接你的未来。而现在的首要任务则是保持缄默。”

琳达畏缩了一下，问道：

“你，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似的，是吗？”

罗斯蒙德振作起精神，用力答道：

“不，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一个流浪中的杀人狂上了岛，谋杀了阿伦娜，只有这才是最可能的解释。我几乎可以肯定，警方最终将不得不接受这种说法。事实必然如此，这就是事实！”

琳达嗫嚅道：

“要是父亲——”

罗斯蒙德打断了她。

“别再提这件事了。”

琳达说：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我母亲——”

“嗯，她怎么了？”

“她，她曾因涉嫌谋杀而被审讯过，是不是？”

“是的。”

琳达慢吞吞地又说：

“然后父亲娶了她。这似乎意味着，对父亲来说，谋杀并不是——或者应该说并不总是——一件很严重、很可怕的事。”

罗斯蒙德急忙答道：

“别说这种话——即使是在我面前！警方手中并未掌握任何对你父亲不利的证据，而且他还有不在现场的证据——铁一般无可摧毁、无可置疑的证据。他是绝对安全的。”

琳达低语着问道：

“他们开始时是不是认为父亲——”

罗斯蒙德生气地叫道：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但是他们现在知道他不可能是凶手。你明白吗？他绝不可能是凶手。”

她的语气坚定，不容置疑；她的目光直视着琳达，似在命令她必须默认这一切。琳达颤抖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罗斯蒙德渐渐平静了下来，她说：

“很快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你会将所有的一切都忘怀的！”

出乎罗斯蒙德意料的是，琳达突然狠狠地说道：

“我决不会忘记！”

然后她猛地一转身，向旅馆跑去，留下罗斯蒙德一人站在原地，凝视着她远去的背影，忧心忡忡。

3

"有件事我想向你了解一下,可以吗,夫人?"

克里斯蒂·雷德弗恩略有些心不在焉地抬头看着波洛,问道:

"什么事?"

波洛没有注意到她的心不在焉,却注意到她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她丈夫的身影,后者正在酒吧外的平台上来回踱着步。眼下,波洛对别人的婚姻问题不感兴趣,他要的是信息。

他对克里斯蒂说:

"是这么一回事,夫人,那一天您偶然之间用的一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

克里斯蒂的双眼仍然盯着丈夫,问波洛道:

"什么词?我用了个什么词?"

"是在回答警察局长提问的时候,你提到,事发那天的上午,你是如何进了琳达·马歇尔小姐的房间,如何发现她不在屋内,又如何发现她回到房间,就在那时,警察局长问你她去了哪里。"

克里斯蒂急不可耐地问道:

"然后我就回答说,她去游泳了,是吗?"

"嗯,不太确切。当时,你没有说'她去游泳了'。你的原话是:'她说她去游泳了'。"

克里斯蒂不以为然地答道:

“这不是一回事嘛。”

“不，这绝对不是一回事！你的回答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你的想法。琳达·马歇尔进了房间，她身穿泳衣，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当时你并没有立刻想到她是去游泳了。所以你说‘她说她去游泳了。’当她这么告诉你时，她身上是不是有某种东西——比如说她的举止态度、她的穿着或者她的某一句话——使你对这一回答觉得有些意外？”

克里斯蒂终于将注意力从丈夫身上挪开了。她全神贯注、兴致盎然地盯着波洛，说：

“你真是太聪明了。是这么回事，现在我有点儿记起来了……当时，琳达告诉我她去游泳了的时候，我的确有一点点惊讶。”

“原因呢，夫人，原因是什么？”

“是啊，为什么我会感到惊讶呢？我得想想这个问题。噢，想起来了，大概是因为她手里拿的那个包。”

“她带了个包吗？”

“是的。”

“你知道包里是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因为包系得很松——是用此地人常用的那种打结法打的结。琳达进屋时，绳子断了，撒了满地的蜡烛。我帮她捡了起来。”

波洛若有所思地应道：

“啊，原来是蜡烛。”

克里斯蒂盯着波洛，观察着他的反应，说：

“你似乎很兴奋，波洛先生。”

波洛没有回答，只是接下去又问道：

“琳达是否说了她为什么要带蜡烛？”

克里斯蒂回忆片刻，答道：

“不，她没有说。我想大概是为了晚上看书用的——也许电灯不够好。”

“夫人，其实每张床边都有一盏工作完全正常的床头灯。”

克里斯蒂说：

“那我就不知道她拿蜡烛干什么用了。”

波洛又问：

“当绳子断了，蜡烛从包里滚落出来的时候，她有什么表现？”

克里斯蒂慢慢答道：

“她有些不安——或者是尴尬。”

波洛点点头，又问：

“你注意到她的房间里有一个日历吗？”

“日历？什么样的日历？”

波洛说：

“很可能是一本绿色的日历，一张张撕着用的。”

克里斯蒂皱紧眉头，努力回忆着。

“绿色的日历，而且是相当鲜艳的绿色。我的确见过这样一本日历，但是记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也许是在琳达的房间里，但我不敢确定。”

“但是你确实见过这个东西。”

“是的。”

波洛又点点头。

克里斯蒂语调尖刻地问道：

“您在暗示些什么，波洛先生？您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

波洛没有吱声，他只是拿出了一本小书，书皮是用业已消褪的棕色小牛皮制成的。然后他才问道：

“你以前见过这件东西吗？”

“啊，我不太清楚，让我想一想。噢，是的，有一天琳达在镇上的借阅室里翻看过这本书。可是，当我走近她的时候，她迅速地把书合上、塞回到架子上。当时我还在想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呢。”

波洛一言不发，只是把标题让她看了看：

《巫术及罕见毒药配制史》

克里斯蒂问：

“我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

波洛的神态很严肃。

“夫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可能并不那么单纯。”

她询问地看着他，可是后者没有接着再说下去，而是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夫人，还有一个问题，那天上午出去打网球之前，你洗过澡吗？”

克里斯蒂又一次瞪大了双眼。

“洗澡？没有。当时我没时间洗澡，而且我也不想在打球之前洗澡。我完全可以在打完球后洗嘛。”

“你进屋后用过浴室吗？”

"我只是用海绵洗了洗脸和手，仅此而已。"

"你是否打开过浴缸的龙头？"

"没有，我肯定没有。"

波洛点点头，说：

"小事一桩，无关紧要。行了。"

4

加德纳夫人正坐在桌前对着拼图游戏绞尽脑汁。这时波洛悄无声息走了过来。加德纳夫人抬头一看，惊得差点儿跳起来。

"嗨，波洛先生，你走路可真够轻的啊。我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听见。你是刚从审讯室回来吗？你瞧，一想到审讯，我就心跳加速、紧张不已，无所适从。因此，为了让自己能静下心来，我就开始玩这个拼图游戏。我觉得，今天，无论如何我也无法像平时那样坐在海滩上了。我丈夫知道，我神经紧张的时候，只有这种拼图游戏才足以使我镇静下来。咦，这块白色的该放在哪里呢？它肯定应该是这块毛毯的一部分，但是眼下我看不出来……"

波洛用手轻轻地将那块白板从她手中拿起来，说道：

"夫人，它的位置在这里，它应该是这只猫的一部分。"

"不过，这是一只黑猫。"

"不错，这是一只黑猫，但是你瞧，猫尾巴尖的颜色碰巧却是白的。"

"哎呀，竟然是这样！你真是太聪明了！不过，我觉得制

造这些拼图玩具的人可有点儿缺德。他们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给你制造麻烦，使出些障眼法来骗人。”

又填进去一块后，她接着滔滔不绝地说道：

“波洛先生，这一两天我一直在观察您。哎呀，这么说好像有点太可怕了，您可千万别误解呀。其实我是想说我在看您如何破案。这件事简直是耸人听闻，每次一想起来我就不寒而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今天早上我还告诉我丈夫说我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现在，审讯既然已经结束，他认为我们明天可以起程离开了。感谢上帝，这可真是个福音，我终于可以解脱了。可是我太想了解您破案的法子了。要是您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将会觉得无尚的荣幸。”

波洛说：

“夫人，其实破案与您玩的拼图游戏是有点儿异曲同工之妙的。您得把所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最后的成品像镶嵌画一样包含有多种颜色和图案，每一块奇形怪状的碎片都必须被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

“啊，多么生动有趣。您的解释简直是妙不可言。”

波洛又接着说道：

“有时破案正巧类似于您刚才放上去的那最后一块碎片。您把所有的碎片按照颜色都井井有条地拼在一起，可是有一块，按颜色本该属于毛毯的一部分，结果却被用来构成一只黑猫的尾巴。”

“您的比喻太妙了。波洛先生，像这样的碎片有很多吗？”

“是的，夫人。旅馆中的每个人都成为我的拼图游戏中

的一块碎片，也包括您。”

“我？”加德纳夫人尖声叫道。

“不错，您说过的某一句话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说使我茅塞顿开。”

“这可太好了！还能再告诉我点东西吗，波洛先生？”

“夫人，所有的一切要留到最后再见分晓了。”

加德纳夫人不情愿地嘟囔了一句：

“多么令人遗憾啊！”

5

波洛轻轻敲了敲马歇尔的房门。屋里又传出了打字机的声音。

听到一句简短的“进来”之后，波洛走进了房间。

马歇尔上尉正背对着门，坐在两扇窗户之间的桌前打字。他并未转身。可是他的正前方挂有一面镜子，在镜中，他与波洛的目光相遇了。他稍显烦躁地说：

“波洛先生，您有什么事？”

波洛迅速地答道：

“万分抱歉又来打扰您。您很忙吗？”

马歇尔的回答很短：“是的，我相当忙。”

波洛说：

“我只有一个小问题要向您请教。”

马歇尔答：

“天哪，我讨厌回答问题。我已经回答了警察先生们的

提问，现在我觉得没有义务必须回答你的问题。”

波洛说：

“我的问题很简单。在你妻子被杀的那天上午，你从打完字后到去打网球前这段时间内洗过澡吗？”

“洗澡？当然没有！因为打字前一小时我刚刚洗过澡。”

波洛说：

“谢谢。没有别的事了。”

“可是，你瞧——呃——”马歇尔犹豫不决地顿了一下，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可波洛已走了出去，并且轻轻关上了门。留下马歇尔独自在屋内觉得莫名其妙，他自言自语道：

“这家伙简直是个疯子。”

6

就在酒吧外面，波洛遇见了加德纳先生。他手持两杯鸡尾酒，显然正要去找加德纳夫人，后者此刻还沉浸在拼图游戏中呢。

看到波洛，他露出了亲切的微笑。

“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波洛先生？”

波洛摇摇头，问道：

“你对这次审讯的看法如何，加德纳先生？”

加德纳压低了声音答道：

“似乎是有点儿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大概，你们警方暗地里已是成竹在胸，只是不愿过早地揭开谜底吧？”

"这是有可能的。"波洛含糊其辞地答道。

加德纳再一次降低了本已不高的噪音，说：

"我必须把我妻子送离这个是非之地。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女人，这件凶杀案使她的神经极度不安。目前她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

波洛问：

"加德纳先生。您能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波洛先生，能尽我所能帮助你们，我将非常高兴。"

于是波洛提出了他的问题：

"您是一个经验老到、善于判断分析的聪明人。说句实话，您对已故的马歇尔夫人有什么看法？"

"嗯，波洛先生，我倒是听说过好多传闻，这些事已被人们，尤其是女人们，传得沸沸扬扬。"波洛闻此点点头。"但是您要是想听我的心里话，我会告诉您，那个女人是个十足的傻瓜！"

波洛沉思着说道：

"这种想法倒是很有意思。"

7

阳光岛上。罗斯蒙德·达恩利说："终于轮到我了，是吗？"

"您说什么？"

她笑了。

"那天是警察局长主持调查，而你只坐在一边，作壁上观。今天，我想，则是你进行非官方调查的日子了。我一直在观察着您。先是雷德弗恩夫人，然后是坐在大厅窗边玩那种无聊的拼图游戏的加德纳夫人（当时我偶然瞥到了您）。现在，这不是轮到我了。"

波洛在她身边坐下。在他们的下面，大海呈现出一种闪闪发光的深绿色，再远一些，则是一种令人眩目的浅蓝色。

波洛说：

"小姐，您的智慧令人钦佩。自您到达此地以后，我就产生了这种想法，与您探讨一下这件案子，一定会是一种乐趣。"

达恩利小姐柔声说道：

"你想了解我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吗？"

"那一定会很有意思。"

于是达恩利说：

"我觉得事情其实很简单。关键就在于那个女人的过去。"

"你是说过去而不是现在吗？"

"呃，倒不一定是非常遥远的过去。我是这么看这件事的：阿伦娜·马歇尔是个魅力十足的女人，这种魅力对男人简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而且，我认为她有可能很快就厌倦了他们。在她众多的——追随者——我们暂且就用这个词吧——之中，有一位对这女人的水性杨花深恶痛绝。噢，请别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指那种性格刚毅非常显眼的人，我想大概会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自负又敏感——是属

于那种爱冥思苦想、钻牛角尖、自寻烦恼的人。我认为，他跟踪她到了这个岛上，然后伺机杀死了她。”

“你是说，他是个外人，从大陆上来的？”

“是的。在下手之前他可能一直藏在那个匹克斯洞里。”

波洛摇摇头，说：

“难道她会主动跑到那儿去见一个像你描述的人吗？不，她绝不会傻到去送死。”

达恩利说：

“也许她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她要去见的人就是他。他很可能借用别人的名义给她送信。”

波洛嘟囔了一句：

“这倒是有可能。”

然后他说：

“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小姐，一个预谋杀人的人是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穿过大堤、走过旅馆的，因为这样做会使他被别人发现。”

“也许他会被人注意到，也许不会，这可说不准。我认为完全有可能的是：他来到岛上，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

“我同意你的观点，这是有可能的。可问题是，罪犯难道能把一切赌注压在这一可能性上铤而走险吗？不能。”

达恩利说：

“您是不是也忽略了一件事——天气？”

“天气？”

“不错。案发日天气晴好，可是前一天却阴雨连绵且伴有大雾。那时，任何人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岛上。只要

上了海滩，然后在匹克斯洞中过一夜即可。波洛先生，这场雾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波洛沉思着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说：

“你可知道，你方才所说的话可是很有道理啊。”

达恩利小姐的脸红了，她分辩道：

“这只是我的想法——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请您谈谈您的想法吧。”

波洛“啊”了一声，目光投向脚下的大海。

“小姐，我是一个思维简单的人。我一贯倾向于认为罪犯应该是动机最强烈、犯罪可能性最大的人。最开始时，我觉得有一个人明显具有这种可能性。”

达恩利小姐的脸色稍显严肃，她有些生硬地说道：“请您说下去。”

于是波洛继续他的陈述。

“然而，你瞧，我碰了个钉子！因为，看上去那个人似乎没有可能杀人。”

波洛听到对方很快地舒了口气，她几乎有点儿喘不上气了，只是“嗯”了一句。

波洛耸耸肩膀。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困扰着我的问题。”稍作停顿，他接着说道：“我可以向您问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她警惕地直视着波洛。然而波洛的问题却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那天上午你进屋换衣服准备去打网球时，是否曾洗过

澡？”

达恩利不解地瞪着波洛，反问道：

“洗澡？ 什么意思？”

“很简单，就是问你洗过澡吗。打开水龙头，将陶瓷浴缸注满水，人进浴缸，洗完澡，再从浴缸出来，然后水就沿着出水管哗哗哗地流淌出去。”

“波洛先生，您没有失去理智吧？”

“没有，我很清醒。”

“好吧。不管怎么说，反正我那时没洗过澡。”

波洛“啊”了一声，说：

“这么说，当时没有人洗过澡。那可太有意思了。”

“为什么必须有个人要洗澡呢？”

波洛的回答扑朔迷离，令人匪夷所思。

“是啊，为什么呢？”

达恩利颇有些恼怒地说道：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歇洛克·福尔摩斯风格吧。”

波洛笑了，然后他以一种相当优雅的派头耸起鼻尖，嗅着空气。

“您能允许我十分唐突地再问一个问题吗？”

“噢，我相信你不会唐突到丧失礼貌的程度，波洛先生。”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那么，我就不揣冒昧——您用的香水很好闻，暗香浮动，细致婉约，令人浮想联翩。”他挥动手臂，不再陶醉在浪漫的描述当中，转而用一种更清醒平实的噪音问道：

“我猜您用的大概是加布里埃尔8号香水吧?”

“你可真行。没错,这是我惯用的品牌。”

“死去的马歇尔夫人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时尚,对吗?价格一定也很昂贵吧?”

达恩利微微笑着耸了耸肩膀。

波洛换了个话题,继续道:

“小姐,案发那天上午,你就坐在现在这个地方。当布鲁斯特小姐和雷德弗恩先生从海上驶过此地时,他们看见了你,或者至少是看见了你的影子。您敢保证,整个上午您没有下到匹克斯湾,然后走进那闻名遐迩的匹克斯洞吗?”

达恩利转过头来,盯着波洛。她用一种平静的嗓音轻轻问道:

“你想问我是否杀死了阿伦娜·马歇尔,是吗?”

“不,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进了匹克斯洞?”

“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洞位居何处。我为什么要进去?有什么原因吗?”

“小姐,案发那天,某个用过加布里埃尔8号香水的人在那个洞里呆过。”

达恩利小姐严厉地说道:

“波洛先生,您刚刚说过,阿伦娜·马歇尔也使用加布里埃尔8号。那天她在那边的海滩上。那么她很有可能进过洞。”

“她为什么要到洞里去呢?那里面又黑又窄,非常不舒服。”

达恩利小姐不耐烦了。

“别问我原因。既然她那时在匹克斯湾，那么最有可能进洞的人应该是她。我已告诉过你，整个上午我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

“不过，你曾回旅馆去过马歇尔上尉的房间，所以这段时间应该除外吧？”马歇尔提醒她道。

“那当然啦。我忘了这件事。”

波洛又说：

“小姐，你曾经说，你认为马歇尔上尉并没有看见你进屋，但是你错了。”

达恩利半信半疑地问道：

“难道肯尼思看见我了？他，他是这么说的吗？”

波洛点点头。

“小姐，他从悬挂在桌子上方的镜中看见了你。”

达恩利屏住呼吸，说：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波洛收回眺望大海的目光，将其落在达恩利小姐的双手上。它们交叉着搁在腿上，修长的十指，轮廓极其优美。

达恩利迅速地瞥了一眼波洛，见后者正盯着自己的双手，厉声问道：

“您看着我的手干什么？难道你、难道你认为——”

波洛追问道：

“我认为什么，小姐？”

达恩利恢复了镇静，说：

“没什么。”

8

大约一小时后，波洛走上了那条通向加尔湾的小径。海滩上有个人，一个身穿红色衬衣和深蓝色短裤的细弱身影。

波洛沿着那条路小心翼翼地走了下来，一路上十分注意保护他脚上那双漂亮鞋子。

琳达·马歇尔蓦地转过头来。他觉得这女孩似乎畏缩了一下。

波洛走近琳达，小心翼翼地落座在琳达身边的一块石头上。女孩的双眼盯视着他，这目光中充满了怀疑和警惕，像一个被囚禁的小动物一样。波洛突然感到一种痛楚，他意识到面前的这个女孩是多么年轻，又是多么容易受伤。

琳达启齿问道：

“什么事？你要干什么？”

波洛沉默片刻，说道：

“那一天，你曾告诉警察局长你喜欢你的继母，而且她对你也不错。”

“怎么了？”

“这并不是实话，是不是，小姐？”

“这是实话。”

波洛说：

“也许她并非要有意对你不好，这点我同意。不过，你并不喜欢她，而且我认为你非常恨她。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

琳达说：

“也许我不太喜欢她。可是，既然她已经死了，我就不能这么说，否则就太不体面太残忍了。”

波洛叹口气，问道：

“这是你在学校里学到的吗？”

“差不多吧。”

波洛说：

“然而事实应该是，一个人被谋杀了以后，实事求是比维持体面更为重要。”

琳达答道：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而且我也这么做了。你应该明白，找出杀害阿伦娜·马歇尔的凶手是我的工作。”

琳达喃喃地说：

“可我只想忘了这一切，太恐怖了。”

波洛温和地说道：

“但是你又无法忘记，是吗？”

琳达说：

“我想杀她的人肯定是个残忍如野兽一般的人。”

波洛低语道：

“我可不这样认为。”

琳达一惊，止住了呼吸，问道：

“难道，难道你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吗？”

波洛含糊其辞地答道：

“也许吧。”停了一会儿，他接着很恳切地说道，“我亲爱

的孩子，你能信赖我，让我竭尽全力帮助你从你的苦恼中解脱出来吗？”

琳达惊跳了起来，说道：

“我没有任何苦恼。你帮不了我的忙。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波洛看着她，缓缓说道：

“我在说蜡烛……”

他看到这女孩的眼光中突然布满了恐惧。她连声叫道：“我不听，我不听。”

说完她就像一只年轻的羚羊一般迅速掠过海滩，沿着那条之字形小路跑远了。

波洛摇摇头，他面容严峻，心事重重。

第十一章

1

科尔盖特警督正在向警察局长韦斯顿上校做汇报。

“先生，我刚刚查明了一件事，一件相当耸人听闻的事，是关于马歇尔夫人财产的。我与她的律师调查了一下她的财产，我敢说结果令他们大为吃惊。现在我已握有关于敲诈一事的证据了。还记得老厄斯金爵士留给她五万英镑吗？现在，这笔钱只剩下一万五千镑了。”

韦斯顿上校兴奋地吹了声口哨。

“其它那些钱哪儿去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先生。她时常卖掉一些东西，而且每次交易她都用现金或可转让债券，这就是说，她把钱都给了一位她不愿透露姓名的某个人。无疑，这是一起敲诈案。”

韦斯顿上校点点头，答道：

“看来确实是怎么回事。而且敲诈者就在这儿，在这家

旅馆里。那就意味着，这人应该是那三个男人的一个。有没有关于这几个人的新情况?”

“还不能说有什么确切的消息，先生。巴里少校是位退伍军人——这是他自己说的。他住在一幢小公寓套间内，靠抚恤金及股票的小收益过活。不过，去年他的存款突然增添了一笔不小的数额。”

“听来很有希望嘛。他本人怎么解释?”

“他说这是打赌赢来的。的确，所有的大型赛马会他都要去，而且要赌马，但从来不会欠帐。”

韦斯顿上校点点头。

“这说法合情合理，很难驳倒。”他说，“不过，仍然给人以联想的余地。”

科尔盖特继续说道：

“下一个是斯蒂芬·莱恩牧师。他的经历很清楚：起先一直在苏瑞的惠特里奇的圣海伦教堂，一年前由于健康恶化而辞去这一职务，转而住进了一家精神病人疗养院。他在这儿住了一年多了。”

“很有意思嘛。”韦斯顿说。

“是的。我试图从他的主治大夫那儿多套出些情况来，可是这些医务界的人啊——他们说起话来简直是漫无边际，你很难让他们说到点子上去而不信口开河。不过，就我已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这位牧师先生的麻烦就在于他被魔鬼缠身了，尤其是伪装成女人——邪恶女人——巴比伦妓女的魔鬼。”

“唔，”韦斯顿说，“的确，有这种谋杀的先例存在。”

"是的，先生。我以为，至少斯蒂芬·莱恩应该是一个可疑对象。马歇尔夫人的穿着打扮、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一个教士眼中所谓'邪恶女人'的典型表现。在我看来，他很可能认为除掉这个女人是上帝赋予她的使命。如果他真的已失去理智，这种事是会发生的。"

"然而，这样一来，就与敲诈一说无法吻合了？"

"是的，先生。也许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洗清他的嫌疑。他有自己的私人收入，不太多，而且近来也没有突然增值。"

"他对自己在案发当天行踪的叙述是否属实？"

"这件事无法证实。因为没有人记得曾在路上见过他。至于教堂的那个登记簿，最近的登记日期是在三天以前，而且有两个星期没有人特意去翻过那个登记簿了。他完全可以在案发前一天，或甚至好几天以前去教堂，而在登记簿上却写成二十五日。"

韦斯顿点点头，说："那第三位呢？"

"霍勒斯·布拉特吗？我认为此人绝对可疑。他要为一笔远远高过他五金生意收益的收入缴纳所得税。而且，请注意，他是一个很狡猾的家伙。他能编造出一套几乎是天衣无缝的谎言——比如说在股票交易所里投机因而挣了笔钱，或者从一两件非法交易中挣了些钱呀。当然，也许有些解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就是：这些年来他通过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渠道挣了一大笔钱。"

"事实上，"韦斯顿说，"你是认为霍勒斯·布拉特先生以敲诈为业，而且干得很成功，是吗？"

"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贩毒。不久前我见到了负责缉毒的检察长里奇威，他对这事的兴趣大极了。似乎最近又有不少海洛因流人，里奇威他们能抓到的都是些小毒品贩子，他们对谁在操纵这起毒品案有点儿了解，但是毒品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流入英国的却一直令他们大惑不解。"

韦斯顿说：

"要是马歇尔那个女人的死是由于卷入毒品交易造成的后果（不管她是有意卷人亦或是无意卷人），那么我们最好将整个案子移交给伦敦警察厅。这是他们的事，是不是？"

科尔盖特警督颇有些遗憾地说：

"是的，你说得很对，先生。如果是毒品交易，那么就该是伦敦警察厅处理的案件。"

韦斯顿思索片刻，答道：

"看上去，这的确是最合理的解释。"

科尔盖特沮丧地点点头。

"是的，确实如此。马歇尔已无嫌疑——尽管我又得到了关于他的一些情报，要是他的不在现场的证据能够被推翻，我的这些情报可能还会起到一些作用。他的公司似乎有些岌岌可危，倒并不是他或者其合伙人的过错，只不过是去年那场危机以及金融贸易领域不景气的直接后果。而且他知道，一旦他妻子死去，他就能得到五万英镑。"

他叹了口气。

"这真令人遗憾，一方面这个男人有两个完美的谋杀动机，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能被证明完全与谋杀案无关。"

韦斯顿笑了。

“振作起来，科尔盖特。我们还有大干一场、扬名天下的机会。因为敲诈的可能依然存在，此外还有那位疯疯癫癫、失去理智的牧师。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毒品贸易的可能性最大。”然后他又补充道，“即使就算是她死于毒品贩子之手，我们也不是毫无用处的，伦敦警察厅要解决这个毒品问题会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实上，全面的来看，无论如何，我们都干得不错。”

科尔盖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情愿的微笑。

他说：

“哎，这就是命啊，先生。噢，还有件事，关于我们在马歇尔夫人房间中发现的那封信，署名为J. N.的，我查了一下写信人，没什么可疑的，他现在已经在中国了。其实这家伙就是布鲁斯特小姐跟我们谈起的那个人。是个年轻的无赖。我还调查了一下马歇尔夫人其他的朋友，也没什么发现。一切可以搞到的情报，我们都已经得到了，先生。”

韦斯顿说：

“所以现在就看我们的了。”停顿了一下，他补充道，“见着了我们那位比利时同事吗？你告诉我的这些情况，他都知道了吗？”

科尔盖特狡黠地笑了一下。

“他可真是个怪家伙，是不是？你知道前天他问我什么吗？他向我要最近三年来发生的所有扼死案件的细节。”

韦斯顿坐直了身体。

“是真的吗？呃——”停顿了片刻，他又说，“你刚才说斯

蒂芬·莱恩牧师什么时候住进精神病疗养院的?”

“一年以前,去年的复活节,先生。”

韦斯顿上校陷入了深思之中,说:

“有一个案子——在拜格肖特附近发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尸体。她本打算去见她丈夫,然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当时还有一个案子被报纸称为‘荒林神秘疑案’。要是我的记忆没出差错的话,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苏瑞。”

他的目光遇到了科尔盖特的目光。后者道:

“苏瑞?我的天哪,这不正好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吻合上了嘛,是不是?呃,我想……”

2

波洛坐在小岛顶处的草地上。

他左边一点儿就是那架通向匹克斯湾的铁梯的顶部。波洛注意到,梯子顶部附近有好几块粗糙不平的大石头,这样一来,就为企图顺梯子下到海滩上去的任何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藏身之处。而由于突出的悬崖,从岛顶几乎也看不到下面的海滩。

波洛严肃地点点头。

他的“拼图游戏”中的众多碎片终于各就各位了。

这些碎片一个个从他脑海中闪过。波洛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思索着每一点零碎资料的方方面面。

阿伦娜·马歇尔死之前几天的一个上午,在海滩上。

那个上午有一、二、三、四、五句彼此独立的论断。

打桥牌的那个晚上。他、帕特里克·雷德弗恩以及罗斯蒙德·达恩利坐在桌前;克里斯蒂·雷德弗恩做明手时出去了,偷听到一场谈话。当时还有谁在大厅里?谁不在?

案发前夜。他和克里斯蒂在悬崖边的交谈。他回旅馆路上目睹的那一幕。

加布里埃尔8号香水。

一把剪刀。

烟斗的碎片。

从一扇窗户扔出的一个瓶子。

一本绿色的日历。

一包蜡烛。

镜子和打字机。

一团品红毛线。

一块女孩的腕表。

沿污水管道流下的洗澡水。

这些毫不相关的事件必须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绝对不能有任何不严密的地方。

一旦所有具体细节都能各就各位后,他就可以求助于他自己的信念了——他自己对岛上邪恶的存在的看法。

邪恶……

他低头看着自己手上那页打印出来的资料:

"内莉·帕森斯,被发现扼死在乔布海姆附近一处荒僻的林子里。关于凶犯没有任何线索。"

内莉·帕森斯?

"艾丽斯·科里根。"

他非常细心地读着有关艾丽斯·科里根被害一案的细节。

3

波洛仍然坐在石头上眺望着大海。这时,科尔盖特警督走了过来。

波洛对科尔盖特印象不错。他喜欢科尔盖特那粗犷朴实棱角分明的脸庞、慧黠的双眼以及从容不迫的举止态度。

科尔盖特警督坐了下来。他瞟了一眼波洛手中的那页资料,说道:

"您在考虑那些案子吗,先生?"

"是的,我正在研究它们。"

科尔盖特站起身来,走了两步,盯着隔壁一个凹洞,看了看,然后回来说:

"还是小心点为好。我不想咱们的对话被偷听。"

波洛说:

"你很聪明,考虑得很周到。"

科尔盖特说:

"波洛先生,我可以告诉您我本人对那几件案子也很有兴趣——当然,如果你没有要求我去搜集这些资料,我也许还想不到这几桩案子呢。"顿了一下,他又说,"对其中一个案子我尤其感兴趣。"

"是艾丽斯·科里根一案吗?"

"是的。"停顿一会儿,他又说,"我已去苏瑞警察局调查

过那件案子，目的是得到有关此案的一切情况。”

“请把你的收获告诉我，我的朋友。我对此很有兴趣。”

“我早就知道你会有兴趣。有人在布莱克里奇荒地上的恺撒林里发现了艾丽斯·科里根被扼死的尸体，此地距离发现内莉·帕森斯尸体的马利林不到十英里，而且这两个地方距莱恩先生任教师的怀特里奇都不超过十二英里。”

波洛仍不满足。

“再多告诉我一些有关艾丽斯·科里根之死的事。”

柯尔盖特说：

“苏瑞警方开始并未将她的死与内莉·帕森斯一案联系起来。原因是他们一直认定她丈夫是凶手。为什么不太清楚，只知道报界将他描绘成一个‘神秘男人’。有关此人的身份、来自何方没有什么资料。当年艾丽斯小姐违背家人的意愿与他结了婚，她自己有点儿钱，并且投保了人寿险，受益人是他，这一切就足以引起怀疑了，是不是，波洛先生？”

波洛点点头。

“可是，当讨论实质问题时，丈夫的嫌疑却被洗清了。尸体是被一位身穿短裤徒步旅游的女子发现的——这位女士年轻力壮、非常有力，在兰开夏郡的一所学校里教体育。她成了一位合格且可靠的证人。当她发现尸体时，她看了一下时间，发现正好是四点十五分，而且她认为死者当时刚刚被害不久，大概不会超过十分钟。警官在五点四十五分检查尸体得出的结论与此相符。女教师发现了尸体后，就将一切保持原状，走到贝格肖特警察局去报案。然而，从三点到四点十分这段时间内，爱德华·科里根先生是坐在一列从伦敦

开来的火车上，白天他曾在伦敦办事。当时有四个人与他一起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在车站他换乘了一辆当地的巴士，他的两个旅伴也在这辆巴士上。他在松树岭咖啡馆下了车，因为他与妻子事先约好在那里碰头喝茶，那时是四点二十五分。他要了两杯茶，但是要服务员等他妻子来了以后才端上来。然后他在外面走着等她。可是，五点钟时妻子仍然还未出现，于是他有点着急了——以为妻子扭伤了脚踝。他们本来的打算是：她从他们居住的村子出发，穿过荒野，到达松树岭咖啡馆，然后坐巴士回家。因为恺撒林离这家咖啡馆不远，而且她大概有点比预定时间提前了，所以她在林子里坐着休息了一会儿，看了看景致。于是，可能有某个流浪汉或疯子看见了她，趁她不注意时掐死了她。一旦这位丈夫被证实与谋杀无关，警方很自然地就把这个案子与内莉·帕森斯之死联系起来了，后者是个有点儿轻浮的女仆，有人在马利林发现她被扼死后的尸体。警方认为这两起案件由一人所为，但是他们一直未能抓住这个人，而且连一点线索也没有！从此留下了一个空白，一直至今。"

停顿片刻，他接着慢慢说道：

"现在，又有一个女人被掐死了。而某位我们暂时不透露他姓名的先生又恰好出现在现场。"

说到此处，他停住了。

他精明的小眼睛在波洛脸上逡巡。他充满希望地等待着。

波洛的嘴唇动了动。见此，科尔盖特马上倾身凑了过去。他听到波洛在嘟囔着：

“要分清哪块属于毛毯，哪块属于猫尾，可真困难。”

“您说什么，先生？”波洛的嘀咕令科尔盖特如同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

波洛迅速答道：

“噢，很抱歉，我刚才正顺着自己的思路在思考呢。”

“怎么会出来毛毯和猫呢？”

“没什么，不值一提。”顿了顿，“科尔盖特警督，请告诉我，如果你怀疑某人在说谎——很多很多的谎言，而你就是没有证据，你将怎么办？”

科尔盖特考虑了一会儿。

“这种事很难处理。不过，我认为，一个人说谎太多，最终总会露出马脚。”

波洛点点头。

“是的，千真万确。你瞧，现在我只是在脑子里想有些话是谎言。不过，可以做一个测试——测试一个不太显眼的小谎言。如果它被证实的确为谎言，那么，就可以断定其余的同样亦为谎言！”

科尔盖特好奇地看着波洛。

“你的思维方式真是与众不同，是不是，波洛先生？不过我敢说最终它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请原谅，我想冒昧地问一句：是什么使你想到要去调查其它扼杀案件？”

波洛慢吞吞地答道：

“你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狡猾’。在我来看，这是一起非常狡猾的罪行。因此，我就想到凶手此次可能已不是初犯了。”

科尔盖特说：

“我明白了。”

波洛接着解释道：

“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们得调查一下过去发生的类似罪行。如果能发现某一起案件与目前这起案件非常相似，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

“你是说谋杀手段类似吗？”

“不仅如此。内莉·帕森斯一案对我没有什么启发，然而，艾丽斯·科里根的死就不一样了。科尔盖特警督，请告诉我你是否注意到后者与马歇尔夫人之死一案存在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

科尔盖特对这个问题玩味良久。最后他终于说道：

“呃，不，先生，除了这两个案子中的丈夫都同样具有铁一般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以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相似之处。”

波洛柔声说道：

“这么说，你还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4

“啊，是你，波洛。见到你很高兴。请进。我正想去找你哪。”警察局长似乎非常轻松。

波洛接受了这一邀请。

警察局长韦斯顿上校推过来一盒烟，自己拿了一支，点着了，吸了几口，喷出阵阵烟雾，然后说道：

“我已差不多拟好了一个行动方案，但是具体实施之前，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波洛说：

“说吧，我的朋友。”

韦斯顿答道：

“我计划把伦敦警察厅请来，将案件移交给他们。我的想法是：尽管有一两个人非常可疑，整个案件的关键还是集中在毒品走私上。在我来看，那个地方——匹克斯洞很显然是毒品贩子们的会合点。”

波洛点头应道：

“我同意这种看法。”

“太好了。而且我对这起案子中的毒品贩子是谁很有把握。他就是霍勒斯·布拉特。”

波洛再一次表示首肯：

“这种猜测的确是合理的。”

“看来我们的思路是一致的。布拉特常常驾着自己的那条帆船出海，有时他邀人与他同行，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独自出航。他那条船上有一些非常显眼的红帆，但我们发现他另外还藏有一些白帆。我想，案发那天，他驾船到了某个指定地点，与另一艘船——帆船或者是摩托艇——会面，交接完毒品之后，布拉特会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在匹克斯湾上岸——”

波洛微笑着说道：

“不错，这个时间应该是一点半，此时对英国人来说正是午餐的时间，所以大家都应该在餐厅里。而且这个小岛属

私人领地，外人不大可能来此野餐。下午匹克斯湾有阳光时，旅馆的客人们有时会从旅馆带些茶点过来；要是他们需要野餐的话，他们会选择一块很远的野地，而不会来匹克斯湾。”

韦斯顿上校点点头。

“很正确，”他说，“因此，布拉特上岸后就可以将毒品藏在洞中的壁架上。另外某个人则会在适当时候将其取走。”

波洛沉思起来，他喃喃地说道：

“你还记得吗，案发那天，有一对夫妇上岛来吃午餐。这倒是一个取走毒品的途径。住在达特穆尔或圣卢一些旅馆的某些夏日游客常会到走私者之岛来。他们声称是来吃午饭的，他们常常先在岛上四处走一走。然后，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下到海滩上去，拿起三明治盒子，把它放入妻子带的泳具包中，再回旅馆吃午饭，比其他人只会晚一点儿，大概是在一点五十分左右吧，对外却宣称说：大家都在餐厅里的时候，他们在享受漫步海滩的乐趣呢。”

韦斯顿赞同地说道：

“的确，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这些贩毒组织简直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管什么人，只要撞上了他们，知道了他们的内幕，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她）。我看这就是阿伦娜·马歇尔的死因。那个上午，布拉特很可能就在匹克斯湾藏匿毒品，而他的同伙那天要来取毒品。就在此时阿伦娜坐着她的木筏来了，正巧看见布拉特拿着盒子走进洞去。她问布拉特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后者立刻凶相毕露，杀了她，然后迅速驾船逃之夭夭了。”

波洛说：

“你肯定布拉特是凶手吗?”

“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解释。当然，也有可能阿伦娜早就知道真相，而且她对布拉特提起过这件事，于是布拉特那个团伙中的一个成员就与阿伦娜定了个假约会，欺骗了她。我刚才说过，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将其移交给伦敦警察厅，比起我们来，他们能更方便地证实布拉特与贩毒集团的关系。”

波洛沉思着点点头。

韦斯顿说：

“你认为这样做是否明智?”

波洛仍在沉思，最后他说：

“也许吧。”

“波洛，别这样深藏不露、欲言又止的，你是不是已知道凶手是谁?”

波洛严肃地答道：

“即使我知道谁是凶手，我也不敢肯定我能找着证据。”

韦斯顿说：

“我知道你和科尔盖特还有其它一些想法。对我而言，那些想法有点儿类似于异想天开，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其中自有道理。但是，即使你是正确的，我仍然认为这起案件应归伦敦警察厅处理。我们应将搜集到的事实转给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与苏瑞的警方合作了。我的感觉是：此案不是我们能破得了的，因为它牵涉面较大，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

他停了下来，问道：

“你认为如何，波洛？关于这个案子，还应该再做些什么？”

波洛似乎陷入了沉思。良久以后，他终于说：

“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

“什么？”

波洛嘀咕了一句：

“我想要搞一次野餐。”

这一回答令韦斯顿上校目瞪口呆。

第十二章

1

“您是说一次野餐吗，波洛先生？”

布鲁斯特小姐瞪着他，好像他失去理智了一般。

波洛很认真地答道：

“这建议在你看来非常突兀，是不是？不过我却觉得它妙极了。我们正需要做些日常琐事，使生活恢复正常。我很想去达特穆尔看一看。天气又这么好，一定会使大家的情绪都好起来的。因此，请帮帮我吧，说服大家都去野餐，好吗？”

这一建议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开始，每个人都持怀疑态度，然后又都不太情愿地承认：也许出去散散心会是个好主意。

本来并未打算邀请马歇尔上尉，因为他早就说自己那天得去普利茅斯。布拉特先生则热衷得要命，看来他是打定主意要成为此次活动的灵魂人物。除他之外，还有布鲁斯特

小姐、雷德弗恩夫妇、斯蒂芬·莱恩、加德纳夫妇(他们已被说服晚一天启程离去)、罗斯蒙德·达恩利和琳达。

波洛一直在能言善辩地游说罗斯蒙德,希望她相信这次野餐对琳达会有好处,会使她忘却烦恼。罗斯蒙德终于相信了,她对波洛说:

"你说得很对。对于一个她那个年龄的孩子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太大的打击。她现在变得非常容易神经过敏。"

"这是很自然的,小姐。不过,任何年龄层次的人都很快会忘记过去。说服她来参加野餐会吧。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

只有巴里少校对于野餐会严辞拒绝了。他说,他不喜欢野餐。"要带那么多篮子,"他说,"而且吃起来还十分不舒服。我宁愿坐在一张餐桌前吃饭,这种进餐方式对我已经够好的了。"

大家在十点钟集合起来。一共订了三辆车。布拉特先生模仿着导游的作派吆喝着,大嗓门中透露出几许得意。

"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去达特穆尔的请这边来。啊,那里有石南、越桔、德文郡的奶油,还有德文郡的罪犯。先生们,带上你们的妻子或朋友。都来吧?这边风景独好!快来,快来。"

就在最后一分钟,罗斯蒙德带着满脸焦虑来了。她说:

"琳达不去了。她说她头疼得很。"

波洛大声嚷道:

"去走一走会对她有益。小姐,请你务必去说服她一下。"

罗斯蒙德的回答使人觉得再无回旋的余地了。

“劝也没有用。她打定了主意，态度很坚决。我给了她几片阿司匹林，她已上床休息了。”

犹豫片刻，她又说：

“我也不想去了。”

“不许，不许，亲爱的女士，”布拉特边叫边玩笑般地抓住了她的胳膊，“这次活动必须有您的光临，否则将黯然失色。不许拒绝！哈哈，我已经将您拘留，押往达特穆尔。”

他紧紧拉着她走向第一辆车。无可奈何的罗斯蒙德气愤地瞪了一眼波洛。

“我留下来陪琳达，”克里斯蒂·雷德弗恩说，“能否参加野餐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这时雷德弗恩先生说话了，“嗨，你还是来吧，克里斯蒂。”

波洛也劝说道：

“夫人，你一定得来。头痛的人，最好能让他(她)一个人安静一会儿。走，我们出发吧。”

三辆车终于启动了。他们首先到达的目的地是位于希普斯特的真正的匹克斯洞。在洞前，大家嘻嘻哈哈地找入口，最后终于在一张明信片的图画帮助下找到了入口。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洞口附近有几块巨大的石头，要爬上去挺危险的，于是波洛就没有尝试。他只是坐在一旁，入迷地看着克里斯蒂·雷德弗恩轻快地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而她的丈夫则总是不离其左右。罗斯蒙德·达恩利和埃米莉·布鲁斯

特加入了寻找洞口的探险家行列，而后者脚下一滑，竟将脚踝微扭了一下。斯蒂芬·莱恩异常兴奋，他那不知疲倦的瘦长身影在巨石间出没。布拉特先生则满足地站在一边，大声地给人们鼓劲、加油，并为探险家们拍照。

只有加德纳夫妇和波洛坐在路边；加德纳夫人又打开了话匣子，快乐地用那种一成不变的语调谈起她的感受；而她的丈夫则不时恭顺地来一句“是的，亲爱的”。

“我一直觉得，那种快照令人讨厌，我丈夫对此也有同感。当然，亲朋好友之间拍张快照另当别论。布拉特先生总是大大咧咧，一点儿也不顾忌别人的感受。每回碰上一个人，他都要走上前去搭碴，然后还要给人家照相。我对加德纳先生说，这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我是这么对你说过，是不是，奥德尔？”

“是的，亲爱的。”

“我们大家都坐在海滩上时，他又抓拍了一张。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他至少应该先说一声，因为当时布鲁斯特小姐正要从海滩上站起来，这么一来，她在照片上留下的样子就很怪。”

“是这么回事。”加德纳先生露齿一笑。

“然后，布拉特先生又是没有事先声明一下，就逐个发那张照片。我看到他也给了您一张，波洛先生。”

波洛点点头，说：

“我很珍惜这张合影。”

加德纳夫人的牢骚仍未发完：

“再瞧瞧他今天的举动吧——吵吵嚷嚷、粗俗不堪。真

让人恶心。波洛先生,您真不应该把他给带出来。”

波洛嘟囔了一句:

“这可不容易做到,夫人。”

“我知道。那个人就是爱到处招摇,什么事都要插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别人有多么讨厌他。”

就在这时,一阵欢呼声夹杂着高声的叫嚷从下面传出——原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匹克斯洞。

这一群人又继续向前开拔。波洛领着众人到了小河边的一个可爱的地方。此地离他们的车只隔了一块长满石南的小山坡。

河上有一座窄窄的木板桥。波洛和加德纳先生一起劝加德纳夫人过桥到对岸去,那边有片长满了石南的地方,没有荆棘杂草,看上去令人觉得赏心悦目,是一个野外午餐的理想地点。

加德纳夫人一边过桥,一边仍在滔滔不绝地谈她的感觉,然而,她仍然免不了脚下一软,跌倒在桥上。就在此刻,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叫喊声。

所有的人都脚步轻快地过了桥,只有布鲁斯特小姐站在桥中央,双眼紧闭,身体左右摇晃着。

波洛和雷德弗恩先生赶快跑上前去帮她。

布鲁斯特小姐觉得很没面子,她声音沙哑地说道:

“谢谢,谢谢。真不好意思。过河总令我胆颤心惊,头晕目眩。我真是太笨了。”

午餐的食品都已摆好,野餐开始了。

所有生活在阿伦娜之死阴影之下的人们都惊奇地发现

他们竟然还能享受人生的快乐，这次野餐竟然能使他们那绷得紧紧的神经得到了莫大的放松。也许，这是因为这次野餐能使他们从那种相互猜疑、彼此仇恨的压抑气氛中摆脱出来。涓涓的流水在眼前流淌，空气中散发着一种温柔的泥炭气息，石南和欧洲蕨的色调令人觉得温暖亲切，人们尽情地享乐，把谋杀案、警方的盘问和怀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似乎这一切从未发生过。即便是布拉特先生也彻底放松了，他竟然将自己决意成为此次野餐灵魂的打算完全抛到了脑后，因为午餐后他离开人群去睡了一觉，那低低的鼾声说明他已完全沉浸在酣眠的极乐世界中。

午餐结束后，大家开始收拾东西。所有的人都对波洛想出这么好的一个主意心存感激，波洛因此而受到了众人的夸奖和恭维。

踏上蜿蜒狭窄的归途时，太阳已开始西沉。从莱瑟库姆湾的山顶望去，可以瞥到小岛和岛上白色的旅馆。夕阳中的旅馆看上去是如此的安宁和平和。

此情此景使加德纳夫人第一次失去了长篇大论的兴致。她只是叹了口气，说道：

“波洛先生，我真心地谢谢您。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平静多了。”

2

这一行人回到旅馆时，巴里少校出来迎接他们。

“嗨，你们好啊，”他说道，“玩得好吗？”

加德纳夫人说：

“棒极了。达特穆尔简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地方，典型的英国式风情，把人带到了那遥远的过去。甜美的空气令人精力充沛。你如此懒散地呆在屋里，真应该自我检讨一下了。”

巴里抿着嘴开心地笑了。

“这种事是年轻人干的，我年纪大了，那种坐在泥地上吃三明治是他们年轻人干的事。”

旅馆女仆气喘吁吁地跑了出来。她犹豫了片刻，然后迅速地走到克里斯蒂·雷德弗恩面前。

波洛认出她正是格拉迪斯·纳拉科特。她情绪不稳地快速说道：

“夫人，很抱歉打扰您，不过，那位年轻的小姐有点儿叫人担心。就是那位琳达·马歇尔小姐。刚才我给她送了些茶上去，可是我怎么也弄不醒她，她看上去非常的怪。”

克里斯蒂无助地环顾着四周。波洛迅速走到她身旁，扶住她的胳膊，轻轻说了一句：

“我们上去看看。”

他们快步走上楼梯，穿过走廊，来到琳达的房间。

看到琳达的第一眼，两人就都明白事态已经很严重了。她的脸庞呈现出一种怪异的颜色，而且几乎已没有呼吸。

波洛用手试了试她的脉搏。同时，他注意到一个信封竖在床头桌上的台灯边。信正是写给他的。

马歇尔上尉疾步走进房间，问道：

“琳达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

克里斯蒂·雷德弗恩低低地抽泣起来，声音中满是恐惧。

波洛从床边转过身来，说道：

“找个医生来——越快越好。不过，我恐怕——我真的很怕已经为时太晚了。”

他拿起那封写有他姓名的信，打开信封，看到信纸上琳达用工整的学生体写着几行字：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解脱。请父亲试着原谅我。我杀了阿伦娜。我本以为我会因此而兴奋快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所有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歉疚。”

3

马歇尔、雷德弗恩夫妇、罗斯蒙德·达恩利以及波洛等五人聚集在休息大厅里。

他们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待着……

门开了，尼斯登进来了。他很简短地向众人宣布道：

“我已竭尽全力了。她也许能度过危险，恢复健康——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希望很渺茫。”

马歇尔脸色很难看，蓝眼睛冷若冰霜。他问道：

“她从哪儿弄到那些药的？”

尼斯登又一次打开了门，向门外招了招手。

旅馆女仆哭泣着进来了。尼斯登说：

“告诉我们你看到的一切。”

这个女孩抽着鼻子说道：

“我从没想到，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会出事，尽管那位年轻的小姐看上去有点儿不对头。”尼斯登大夫微微做了个手势，表示有些不耐烦，于是女仆又回到正题上来，“当时她正呆在雷德弗恩夫人的房间里。就是您的房间，夫人。她在脸盆边拿起了一个小瓶子。我进屋时她吃了一惊。当时，我还奇怪她怎么从您的房间里拿东西，一转念我又想到可能是她借给您的东西。她只是说：‘啊，这正是我要找的东西——’然后她就出去了。”

克里斯蒂几乎是耳语着说道：

“那是我的安眠药。”

尼斯登粗暴地问道：

“她怎么知道你有那些安眠药的？”

“我给过她一片。是在案发后的那个晚上。她跟我说她睡不着。我记得当时她还问我——‘一片够吗？’我告诉她，当然够了，这种药的药力很强，而且我还说，我自己一直很小心，一次最多只能吃两片。”

尼斯登点点头：“为了达到效果，她一共吃了六片，足够了。”

克里斯蒂再次抽泣起来。

“唉，我想这是我的错。我本应该把安眠药锁起来。”

尼斯登大夫耸了耸肩膀。

“也许这样做会更明智一些，雷德弗恩夫人。”

克里斯蒂绝望地自语道：

“她要死了——这是我的错……”

肯尼思·马歇尔在椅子里动了一下，说：

“你不必自责。琳达明白她在做什么。她是有预谋的，也许，也许这便是最好的结局。”

他低头看着手中揉皱的纸条——那是刚才波洛默默地递给他的。

罗斯蒙德·达恩利叫了起来。

“我不相信。我绝不相信琳达会自杀。这不可能，没有丝毫证据！”

克里斯蒂也急切地说道：

“是的，她不可能这么做。她一定是由于紧张过度而产生了幻觉，以为自己就是凶手。”

门开了，韦斯顿上校走了进来，他问：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尼斯登从马歇尔手中拿过那张纸条，将其递给了警察局长。后者看了一下这张条子，满腹狐疑地叫道：

“什么？这太荒唐了——绝对不可能！”他又用十分肯定的口吻重复道，“不可能！是不是，波洛？”

波洛终于动了一下，慢慢地用一种充满了悲哀的语调说道：

“我恐怕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克里斯蒂说：

“但是，波洛先生，案发时我与她在一起。我们俩一起呆到十一点四十五分。我就是这么告诉警察的。”

波洛答道：

“你的证词的确证明了案发时她不在现场。但是，你的证词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这一基础就是琳

达·马歇尔的腕表。你自己并不知道你离开她时是十一时四十五分——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告诉了你这个时间。你自己还曾说过，时间似乎过得非常之快。"

她瞪着波洛，吃惊不小。

他说：

"现在想一想吧，夫人，离开海滩后，你是快速地还是慢慢地返回了旅馆？"

"我——呃，还是相当慢的。"

"你对返回旅馆那一段路还记得清吗？"

"记不太清楚了。我，我当时正在思考。"

波洛又问：

"很抱歉下面这个问题会很唐突。不过，您能否告诉我，归途上您在想什么？"

克里斯蒂的脸变红了。

"呃，如果有必要的话……当时我正在考虑，嗯，离开这里。悄悄地离开，不告诉我丈夫。你知道，那时，我——我非常地不快乐。"

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叫道：

"啰，克里斯蒂！我知道，是我的错，是我不好……"

波洛语调清晰地插进来，对克里斯蒂说：

"一点不错。你正在考虑着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我敢说，当时你对周围的一切是无暇顾及的。你很可能走得非常慢，偶尔停顿一会儿去想清楚一些问题。"

克里斯蒂点头称是。

"您的智慧令人钦佩。情况正是如此。到了旅馆门口，

我才如梦方醒。想到我可能会迟到很多，于是我加快了脚步。不过，当我看到休息大厅里的钟时，我意识到时间还很充裕。”

波洛再次说了一句：

“一点不错。”

然后他又转身对马歇尔说：

“现在，我必须向你描述一下，谋杀案发生后我在你女儿房间发现的一些东西。壁炉里有一大块熔化的蜡、烧焦的头发、纸板和纸的碎片以及一支普通的家用大头针。纸和纸板也许与此案没有关系，但是其它三样东西却很有研究的价值——尤其是当我发现书架上塞着一本从当地图书室借来的有关巫术和魔法的书时。这本书很容易地就翻开在特定的一页上。那一页上描述了多种通过在蜡中塑一个人形使其致死的方法。慢慢地烘烤这块蜡，直至熔化，或者也可以用一根别针刺入蜡人的心脏。蜡人代表的那个人很快就会死去。后来雷德弗恩夫人告诉我，案发当日，琳达一大早就出去了，买回了一包蜡烛，当被人发现了她购买的东西之后她显得非常尴尬。后来发生的事情肯定是这样的：琳达用蜡烛熔化后形成的蜡做了一个粗糙的人形——很可能她用了一小点阿伦娜的红发来装饰这一人形以期达到某种魔力的效果，然后她又用一根大头针刺人了蜡人的心脏，最后又在蜡人下面点燃了纸板，将蜡人熔化。

“这种做法很原始、很孩子气，也很迷信，但是却反映了一个事实：谋杀的欲望。”

“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的不仅仅是一个欲望呢？琳

达·马歇尔有没有真的杀害了她的继母呢?"

"第一眼看去,她似乎有着绝对可靠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但是,事实上,正如我刚才指出的那样,这一时间证据是由琳达自己提供的。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时间说晚一刻钟。"

"一俟马歇尔夫人离开海滩,琳达很可能紧跟着也离开了,穿过一段窄窄的区域走向梯子,迅速地走下梯子,见到她的继母,掐死了她之后,迅速登梯离去,这一切都发生在布鲁斯特小姐和雷德弗恩先生驾驶的小船到来之前。然后琳达又可以回到加尔湾,从容不迫地游泳,再回旅馆。"

"但是,这一设想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其一,她必须知道阿伦娜·马歇尔肯定在匹克斯湾;其二,她必须有足够的体力做这件事。"

"嗯,第一点是很有可能的——只要琳达以别人的名义给阿伦娜写一张便条。关于第二点,琳达的手粗大有力,跟男人的手一样大。至于力量,她正处于一种情绪极端不稳的年龄。而情绪的紊乱又常常伴随着非凡的力量的爆发。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琳达·马歇尔的生母实际上也曾被指控谋杀而受审讯。"

马歇尔抬起头来,语调强硬地说道:"她早已被宣判无罪。"

"是的,她的确被宣判无罪。"波洛对此表示了首肯。

马歇尔又说:

"波洛先生,我要告诉您,鲁丝——就是我妻子——是清白的。对此,我有十足的把握,绝对肯定。我们生活在一

起，亲密无间，这种事瞒不了我。她是一个周围环境的无辜的受害者。”

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道：

“而且我也不相信琳达谋杀了阿伦娜。这种想法简直是太荒唐了，可笑至极！”

波洛问：

“那么，你认为那封信也是一封假信吗？”

马歇尔伸出手，韦斯顿将信递给了他。他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这封信，然后摇了摇头。

“这并不是一封假信，”他不情愿地说道，“应该是琳达写的。”

波洛说：

“那么，如果此信的确系她所写，只能有两种解释。第一，她写此信的动机是非常真诚的，她知道自己是凶手。第二，她写此信目的在于保护另外一个人——她一直担心此人受到怀疑。”

马歇尔问道：“你是指我吗？”

“这是有可能的，不是吗？”

马歇尔考虑片刻，然后轻声说道：

“我觉得这种想法极为荒谬。也许琳达意识到一开始我就被当成了怀疑对象。但是，现在她已经确切地知道对我的怀疑已不复存在——警方已承认了我不在现场的证据，而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人。”

波洛紧接着追问道：

“万一事实是她清楚地知道你有罪，而不是她认为你被

怀疑？”

马歇尔目瞪口呆，无言以对。他短促地笑了一下，分辩道：

“这个‘万一’太荒唐。”

波洛并不理会他的分辩，而是接着分析道：

“我一直在考虑这一问题。关于马歇尔夫人被害一案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她被敲诈了，案发那天上午她就是去会那位敲诈者，可是后者杀死了她。另一种可能是匹克斯洞和匹克斯湾已成为毒品贸易的集散地，而她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她偶然之间听到了其中的内幕。第三种可能——她是被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杀死的。还有第四种可能，你，马歇尔上尉，能从你妻子的死之中获得一大笔钱吧？”

“我刚刚告诉过你——”

“是的，是的——我同意你没有可能谋杀你妻子——但这是在你独自行动的前提之下。但是，设想一下，万一你有帮手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个一向沉默的人终于被激怒了。他从椅子上半抬起身子，眼里闪着愤怒，用一种威胁的语调质问着波洛。

波洛答道：

“我是想说，这件事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的。应该有两个人。当然，你绝对不可能在打信的同时去匹克斯湾——但是你完全可以用速记的方式将那封信的内容草草记下——然后再让别人在你的房间里把它给打出来，而你则去干杀人那件事。”

波洛盯着罗斯蒙德·达恩利，说：

“达恩利小姐说她十一点十分离开阳光岛，看见你正在房间里打东西。但是，就在那时，加德纳先生回旅馆为其妻拿毛线，然而他既没碰上达恩利小姐，也没见着她。这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要么达恩利小姐没有离开过阳光岛，要么她早就离开了那儿，回到旅馆在你的房间里匆忙地打东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你曾说，当达恩利小姐在十一点一刻向你的房间内探头时，你从镜中看见了她。然而，案发那天，你的打字机和纸都在房间角落里的那张桌上，而那面镜子却位于两扇窗户之间。因此，您是在故意撒谎。后来，你把打字机挪到镜子下边的那张桌上，企图证实你说的话——然而为时已晚。于是我意识到你和达恩利小姐都在撒谎。”

罗斯蒙德·达恩利清晰的低音响了起来：

“你简直是个魔鬼，可怕，同时又足智多谋。”

波洛提高了嗓门，说：

“然而，比起杀害阿伦娜·马歇尔的凶手，这两方面我都甘拜下风！稍稍回忆一下吧。在我——还有大家每个人——的脑海中，那天早晨阿伦娜·马歇尔到底要去见谁？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这就是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她并非要去见一位敲诈者。单从她的脸来看，我就能做出这一推断。确实，她是要去见一位情人——或者至少她认为自己要去与情人会面。”

“对此我很肯定。阿伦娜·马歇尔的确是要去见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可是，就在一分钟之后，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却出现在海滩上，而且明显是在找她，这是怎么一回事

呢?”

雷德弗恩抑制住愤怒,答道:

“有个可恶的家伙盗用了我的姓名。”

波洛接着分析道:

“对于她未能如期而至,你显得非常不安和惊讶,也许,你表现得有点儿太过分了。雷德弗恩先生,我认为,她去匹克斯湾是要见你,而且她的确见到了你,然而你却按事先计划好的那样杀害了她。”

这一席话惊得雷德弗恩目瞪口呆。不过,他并没有发怒,而是用他那充满幽默感的爱尔兰腔调高声说道:

“难道你疯了吗?我驾船与布鲁斯特小姐一起去匹克斯湾发现她已经死了,而这之前,我一直在海滩上,和你在一起。”

波洛义正辞严地说:

“就在布鲁斯特小姐乘船去找警察之后,你杀死了她。当你到达海滩时,阿伦娜·马歇尔并没有死。她藏在洞里,直到岸上其他人离开后才出来。”

“但是有尸体为证!布鲁斯特小姐和我都看见了尸体。”

“尸体——你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那是一具有生命的躯体,属于你的同谋。她将四肢涂上像被日光晒过的颜色,又用一顶绿色的纸板帽遮住脸庞。克里斯蒂,你的妻子(也有可能不是你的妻子,但仍然是你的同伙),帮助你杀了阿伦娜·马歇尔,这个案子与数年前发生的一起案件的作案手段相当类似。那一次,克里斯蒂至少是在艾丽斯·科里根被其夫爱德华·科里根杀害二十分钟之前‘发现’了她的尸

体，而爱德华·科里根不是别人，正是你——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先生。”

克里斯蒂用凌厉的语气冷冷地说道：

“帕特里克，小心，保持冷静，别发脾气。”

波洛说：

“对下面这件事，你也许会有兴趣了解：苏瑞警方轻而易举地就从一群人中把你和你妻子克里斯蒂认出来了——你就是那位爱德华·科里根，她则名叫克里斯蒂·德维里尔，即那位发现尸体的年轻女子。”

帕特里克·雷德弗恩站了起来。他气得满脸通红，英俊的面庞已扭曲变形，这是一张充满了杀机的脸。他叫道：

“你是个卑鄙下流、爱管闲事的讨厌虫！”

他扑上前去，十指张开又握起。伴随着口中语无伦次的诅咒，他的十指紧紧地掐住了波洛的喉咙……

第 十 三 章

1

波洛沉思着说道：

“有一天早晨，我们坐在海滩上，谈到被日光晒黑的躯体躺在那里像案板上的肉一样，当时我就想到两具躯体之间的差异是多么的微乎其微。当一个人在近距离用审视的眼光去看时，两具躯体之间会有一定差距。然而，如果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一眼呢？那样的话，两位身材适中匀称的年轻女子是非常相像的。两条棕色的腿，两只棕色的胳膊，再加上一小件泳衣——对于裸露在阳光下的一具躯体，人们注意的东西不过如此。只有当一个女人动起来的时候，她才有了鲜明的个性，有了属于她自己的特点。然而在阳光下的海滩上，一个静卧的女人与其他女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那一天，我们还提到了罪恶——莱恩先生把它叫做阳光下的罪恶。莱恩先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罪恶令他

恐惧不安。他意识到罪恶的存在。然而，尽管他能精确地记录所发生的一切，他却并不真的知道罪恶究竟在哪里。对他而言，阿伦娜·马歇尔就是罪恶的化身，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可是，我却认为，尽管有罪恶存在，它却并非集中于阿伦娜·马歇尔一身。是的，她与罪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我始终将她视为一个前世注定的、永恒的受害者。因为她是如此美丽、妖娆多姿，吸引着男人们的注意，因此，人们把她看成那种毁坏别人家庭、使人丧失意志的坏女人。但是我却不这么看。并非她对男人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正相反，是男人对她形成了致命的诱惑。在她面前，男人能轻易地堕入情网，也能同样轻易地产生厌倦情绪。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她的每一件事都加深了这种印象。我听说的第一件事是在一个男人的离婚案件中，法庭传讯了她，而那之后，那个男人却拒绝娶她。就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上尉——他的性格中有一种不可救药的骑士精神——不畏人言，向阿伦娜求了婚。对于马歇尔上尉这种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男人来说，任何流言蜚语或是周围人不屑的眼光都是一种最痛苦的折磨——正因如此，他才对第一位妻子产生了爱情和怜悯，因为后者由于莫须有的谋杀罪名而被公众谴责、被法庭审讯。他们结合了，婚后丈夫发现自己并没有看错妻子——她是一个值得爱护的人。前妻去世以后，另一位漂亮女人——可能这两个女人之间有一些相像之处(因为琳达与阿伦娜都有一头红发，而琳达的红发很可能是得自她母亲的遗传)——同样陷入了

公众的飞短流长之中。于是马歇尔再一次英雄救美。但是，这一次，这种怜香惜玉式的情感却未能持续太久，因为阿伦娜是个没有头脑的浅薄而愚蠢的女人，不值得同情和爱护。我认为马歇尔一直对她有一种相当清楚的认识。对妻子的感情幻灭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马歇尔已厌倦了妻子的存在，他仍然对她抱着一种哀其不幸的态度。在他眼中，妻子就像一个小孩子，达到了某个目标之后就满足地停滞不前，再也无法进步了。

“在阿伦娜·马歇尔身上，存在着一种对男人固有的激情，这种激情使她注定要成为那种轻薄男人的猎物。而相貌英俊的帕特里克·雷德弗恩给人一种信赖感，对女人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他正属于那种会利用女人发财的男人。这个生活中的冒险家就是靠着从女人身上挣钱来谋生的，当然具体方式不一而足。每回坐在海滩上，从我的角度去观察，得出的结论总是：阿伦娜是雷德弗恩的牺牲品，而绝非平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后者受到前者魅力的蛊惑而无法自拔。于是，在我眼中，邪恶的化身就成了帕特里克·雷德弗恩，而不是阿伦娜·马歇尔。

“不久以前，阿伦娜从一位崇拜者那儿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位老先生还未来得及对阿伦娜产生厌倦情绪就告别了人世。她手中的钱总会被这样那样的男人骗走。布鲁斯特小姐曾提到有一位年轻人就‘毁’在阿伦娜手中。但是，我们在阿伦娜房间中发现了一封由这位年轻人写的信，尽管信中表示（而愿望是不用花钱的）要将珠宝献给阿伦娜，但实际上我们却从此信中看出：写信人从阿伦娜手中拿走了

一张支票，借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很明显，这个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是靠阿伦娜的接济度日的。我敢肯定，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发觉：不时地以'投资'为名诱使阿伦娜给他大笔大笔的金钱，简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很可能编造了一些美丽诱人的谎言，使阿伦娜相信他会使他们两人都发一大笔财。在这种男人面前，一个独居的、无人保护的女人是很容易成为其手下猎物的，而这个男人却能带着赃物逃之夭夭。然而，如果女人身边有丈夫、父亲或兄弟指点迷津，形势对这位骗子就会很不利了。因此，在此案中，一旦马歇尔上尉察觉到有人在打他妻子财产的主意，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就会倒霉。

"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担心而裹足不前，因为他很自然地想到：必要时他可以杀了阿伦娜——那次成功的先例极大地鼓舞了他——那一次他以科里根为名娶了一位年轻女人，然后又劝说她为自己的生命投保大笔金额。

"那一次，他得到了一个女人的支持，在这里，这个女人成了他的妻子，事实上，这个女人也是他真正爱恋的人，一个最不可能成为他牺牲品的人。她头脑冷静、不爱动情、遇事不惊，但对雷德弗恩却忠贞不渝。此外，她还是个演技高超的演员。这个女人正是克里斯蒂·雷德弗恩。从她到达此地的第一天起，她就扮演了一位楚楚可怜的小妻子形象，给人一种纤弱无助、充满智慧却缺乏活力的印象。让我们回忆一下她多次强调过的一些东西吧：她说自己晒多了太阳皮肤就会长疱，因而不能进行日光浴，所以皮肤很白。总之，她要给人留下一种娇软无力、弱不禁风的感觉，于是，每个

人提到她时都以‘小女人’称之。事实上，她与马歇尔夫人一样高，只是手和脚都很小。她说自己从前曾在一所学校做教师，因而非常强调自己一方面拥有渊博学识，另一方面却缺乏运动员式的矫健轻捷。其实她的确曾在一个学校工作过，不过她是个教体育的老师，而且她年轻、充满活力和朝气，爬高上低都如运动员般身手不凡。

“他们两人把这个案子的每个步骤及时间安排都设计得天衣无缝。我曾说过，这是一起非常狡猾的犯罪，尤其时间的安排简直是巧妙至极，令人不由得拍案叫绝。

“首先他们做了一些案前的安排：头天晚上，他们知道我坐在悬崖上的一个凹洞里，于是他俩就也选择了我附近的一个地方坐下来，然后由妻子扮演一个伤心欲绝、传统的怨妇形象，与丈夫进行一场对话。后来，她又在我面前的一出戏中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我记得，当时我曾模糊地觉得这一切都像是在某本书中描写过的情节，看上去是如此的不真实，因为，这本来就是骗子们特意制造出来的假象。案发日天气晴朗，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雷德弗恩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一大早就从阳台门悄悄溜出去——阳台门的锁他从里面给打开了（要是有人发现阳台门开了，人们只会以为是有人早起游泳去了）。他在浴袍下藏了一顶绿色的中国式纸板帽，与阿伦娜常戴的那种一模一样。他轻轻穿过小岛，走下梯子，将这顶帽子藏在岩石后面的一个指定地点。以上为第一部分。

“头天晚上他还与阿伦娜订了一个约会。他们俩做这种事一般都比较小心，因为阿伦娜还是比较怕她丈夫的。所以

她同意一早就去匹克斯湾。那天早上没有人去那里。雷德弗恩将在那里与她会合,说是会趁人们不注意时悄悄溜过去。要是她听到有人下梯子,或是看到有船从海上驶过来,她就要藏进匹克斯洞(这个洞是他告诉她的一个秘密),直等到岸上无人时才可出来。此乃第二部分。

"就在同时,克里斯蒂进了琳达的房间将琳达的手表拨快了二十分钟,因为她知道此刻琳达正在外面游泳,屋里没人。琳达可能会发现她的手表时间有误。不过,即使如此,也无碍大局。克里斯蒂依赖的真正证据是她的小手无法实施这一罪行。当然,再有一个无罪的证据岂不更好。在琳达的房间里,她发现了一本有关巫术和魔法的书,此书正翻开在某一页上。她看了看这本书。当琳达进屋时,将一个装满蜡烛的包袱掉在地上,于是,聪明的她就已经知道琳达的脑子里在转什么念头了。她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最初,这对做贼心虚的夫妇想将人们怀疑的目标合理地转到肯尼思·马歇尔身上,因此他们故意在匹克斯湾上梯子底部附近放置了一些烟斗的碎片,这正是他们用来迷惑众人视线的伎俩。

"琳达回来后,克里斯蒂就邀她同去加尔湾。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从一个锁着的箱子中拿出一瓶人工日晒棕色油,将其小心地涂抹在周身,然后将空瓶扔出窗外,差一点儿打中了正在游泳的艾米莉·布鲁斯特。计划的第三部分已大功告成了。

"克里斯蒂然后穿上了一袭白色泳衣,并在泳衣外套上了一身宽大的沙滩装,沙滩装的上衣有着又长又肥的袖子,遮住了她那刚变成棕色的四肢。

“十点十五分，阿伦娜起程去赴约，一两分钟后帕特里克·雷德弗恩来到海滩上，装得又是惊奇又是恼怒。克里斯蒂的任务则简单得很。她藏起了自己的手表，在十一点二十五分时问琳达时间。琳达看了看表，回答说是十一点四十五分。然后琳达跳入海中游泳，克里斯蒂开始收拾她的画具。琳达一转过身去。克里斯蒂就拿起琳达留在海滩上的表，将它拨回到正确的时间。然后她迅速跑上通往悬崖的小径、穿过小岛的岩颈，爬上梯子，脱去她的宽松外衣，将衣物与素描箱藏在一块岩石后，然后充分发挥她的体操技能，羚羊一般轻快地跑下了梯子。

“此时，阿伦娜正等在下面的海滩上，奇怪帕特里克为什么还没有来。她看见或听见有人在梯子上，小心翼翼地偷看了一下，令她大为恼怒的是，此人竟然是她最为讨厌的雷德弗恩夫人！于是，她迅速躲进了匹克斯洞。

“克里斯蒂将帽子从藏匿地取出，戴上，又在帽后边下面别上了一些假的红色卷发，然后伸展四肢躺下，帽子和脸遮住了她的脸和颈。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一两分钟后，帕特里克和布鲁斯特小姐驾船到来。请回忆一下，弯腰查看尸体的是帕特里克，在情人之死面前晕眩、震惊同时伤心欲绝的也是帕特里克。在挑选证人的时候，他是非常审慎的；布鲁斯特小姐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她有晕高症，她绝对不会产生上梯子的企图。她会选择驾船离开匹克斯湾，而留下帕特里克与尸体单独相处——‘因为凶手可能仍在附近’。光这条理由，就足以让布鲁斯特小姐做出上述选择了。而布鲁斯特小姐划的船刚一消失，克里斯蒂就跳起来，用帕特里克

小心翼翼一路带来的剪刀将帽子剪成碎片，把碎片塞入泳衣，飞速跑上梯子，急忙穿上那身宽大的沙滩装，跑回了旅馆。回到房间后，她立刻冲了个澡，洗去了身上的日晒棕色油，换上了网球装。她做的又一件事是在琳达的壁炉里将绿色的纸板帽和假发烧成灰烬，又加进了一页日历，目的在于造成一种假象：被焚烧的东西是日历而不是帽子。正如她猜疑的那样，琳达的确是在试验魔法——蜡和大头针证明了这一点。

"然后，克里斯蒂到了网球场，尽管她是最后一个到的，她却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慌张与不安。

"同时，帕特里克钻进了匹克斯洞。洞中的阿伦娜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听见的也很少——大概只有隐约的船靠岸的声音以及人的低语声，因为她藏得过于小心翼翼——她实在太怕被人发现了。然而，现在是帕特里克在叫她了。

"'终于清静了，亲爱的。'情人的声音令她放下心来，于是她从洞中出来了，然而迎接她的却是凶神恶煞的帕特里克和他那铁钳一般扼住她喉咙的双手。这，就是无知且不幸的美女阿伦娜·马歇尔的可悲结局……"

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房间里一片沉寂。片刻之后，罗斯蒙德·达恩利用微微发抖的声音说道：

"的确，你使我们看清了所有的真相。但是，你仅仅告诉了我们故事的一个方面，那么，你究竟是如何发现这一切的呢？"

波洛开始解释：

“我曾经对你们说我的思维方式是相当简单直接的。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此案的凶手应该是最有可能杀害阿伦娜的人。而此人正是帕特里克·雷德弗恩。他恰好就是那种类型——那种利用、剥削阿伦娜这种女人的男人——那种心狠手辣的杀人狂——那种将一个女人的积蓄全部据为己有之后还要将她杀死的不仁不义之徒。那天早上，阿伦娜要见的人究竟是谁？她的每一个面部表情，她的微笑，她的一举一动，都说明她要见的人是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因此，我非常自然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帕特里克应该是杀害她的凶手。

“但是，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那样，我立刻就发现这一结论无法成立。雷德弗恩不可能杀害他，因为，在发现尸体之前，他先是在海滩上，后来又一直和布鲁斯特小姐在一起。于是，我将目光转向别处，发现另外还有几种可能性。她可能是被她丈夫谋害的，而且达恩利小姐参与谋划了这起杀人案。（在某一件事上，他们都撒了谎，这使他们显得非常可疑。）此外，她被害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她偶然发现了一起毒品贸易的秘密。还有，凶手可能是一位宗教狂热分子或马歇尔前妻所生的女儿琳达。一度我曾认定琳达就是凶手。在第一次警方对琳达进行面对面调查的过程中，琳达的举止态度说明了很多问题。后来，我又与她交谈了一次，此次谈话使我确信：琳达认为自己是有罪的。”

“你是说她认为实际上是自己谋害了阿伦娜吗？”罗斯蒙德满腹狐疑地问。

波洛点点头。

“是的。请记住：她还不过是个孩子。她读了那本关于巫术的书，对其中内容还是有点儿相信的。她恨阿伦娜，于是她特意制作了一个蜡人，念一番咒语之后，刺穿其心脏，再将其熔化——就在同一天阿伦娜死了。即使是一些比琳达年长，阅历也更为丰富的人对魔法都有着狂热的信仰。自然，琳达也会以为她念的咒语真的能起作用，她实施的魔法真的杀害了她的继母。”

罗斯蒙德哭了：

“这孩子真可怜，太可怜了。我——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只是以为她知道了些线索，而这些线索会——”

罗斯蒙德停住了。波洛接下去说道：

“我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事实上，你的举止态度使琳达更为恐惧了。她认定是她施的魔法造成了阿伦娜之死，而且你已知道了这件事。克里斯蒂·雷德弗恩又不断在一旁煽风点火，把安眠药的使用引入了她的生活，向她展示了这种结束罪行的快捷、无任何痛楚的方法。因为，一旦马歇尔上尉被证明是无罪的，那么就必须再找出一位新的怀疑对象。雷德弗恩夫妇二人都对毒品交易一事一无所知，因此，他们选定了琳达做替罪羊。”

罗斯蒙德气愤地叫道：

“真像恶魔一般凶残！”

波洛点点头。

“你说得很对。克里斯蒂·雷德弗恩与其夫一样，也是

一个心狠手辣的冷血动物。继续谈我的思路吧。我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有一个疑问在困扰着我：到底琳达是不是仅限于实施蜡人魔法这一幼稚的行为，亦或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已使她出离愤怒因而真的杀了阿伦娜呢？我试图让她告诉我真相，但是未能成功。那时是我最无把握、心情最恶劣的时刻。警察局长韦斯顿上校倾向于以毒品交易一说结案。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此案就这么了结。于是，我又将所有的细节认真地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你瞧。当时我已经为自己脑海中的拼图游戏收集了若干个碎片，它们是相互孤立的事件，但却必须拼成一幅完整和谐的画面。海滩上发现了一副剪子，窗户内扔出了一个瓶子，有人曾在自己的浴室洗过澡，然而，普遍询问之后，竟无人承认——这些事件本身都极为普遍，不值得怀疑，但是，正因为它们都成了无人承认的谜，它们才具有了一层深义，引人思考。它们将必然成为解决这个疑案的关键，不过这三者之中无一能与以下三种假说相符：一、马歇尔上尉为凶手；二、琳达是凶手；三、某一毒品集团应对此案负责。于是，我又回头去看第一种假说，即帕特里克·雷德弗恩为谋杀犯。这种假说有证据吗？有，这就是阿伦娜的帐户少了一大笔钱。这笔钱落到了谁的手中？当然是雷德弗恩。阿伦娜这种女人在年轻英俊的男人面前极易上当受骗，但是她却绝对不会受人敲诈。因为她这个人透明度太强，不善于保守秘密，所以对敲诈一说我从未给予太多关注——它实在不像是真的。可是与此有关的一场对话却被人听到过。且慢，被谁听到的？雷德弗恩夫人。这完全是她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外部证据。那

么，编造这样一件事目的何在呢？苦思冥想，我终于茅塞顿开：克里斯蒂的意图就在于向人们说明阿伦娜的钱为何会不翼而飞！

“帕特里克和克里斯蒂这对男女共同策划了这起谋杀案。后者无论从体力还是精神上都缺乏将一个人扼死所必需的力量和勇气。因此，具体实施的是前者——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在尸体发现之前，他的每一分钟都清白无瑕。

“尸体——这个词引发了我的联想：躺在海滩上的一个个躯体，它们是彼此相像的。雷德弗恩先生和布鲁斯特小姐驾船到了匹克斯湾，发现了躺在那里的一具躯体——想想看，也许这并不是阿伦娜而是一个别的女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面庞已完全被那顶巨大的中国式帽子遮住了。

“然而死尸只有一个——那是阿伦娜的。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一具活尸——一个活人躺在那里装死呢？会不会是阿伦娜要与帕特里克开个玩笑？考虑片刻，我否定了这种猜测——这太冒险了。那么，这具活尸又是谁的呢？雷德弗恩是否有一位女帮手？当然有，那就是他妻子。可是，克里斯蒂却是一位皮肤白皙的纤弱女子。我动了动脑筋，终于想到，抹上一些人工制品也可以使皮肤呈现出一种古铜色，与日晒的效果一样。这种人工制品是可以装在瓶子中的——瓶子——我的拼图游戏中的一个碎片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身上抹完油后，自然得冲个澡——去打网球之前她得将身上那层伪装色洗掉。那么剪子又如何解释呢？当然，是用来切割那顶仿造的纸板帽的——这顶帽子是个累赘，必须除掉。不过，慌忙之中剪子被这对凶手遗忘了。

"但是这段时间内阿伦娜在哪里呢？这一点也很清楚。在匹克斯洞中呆过的不是罗斯蒙德·达恩利就是阿伦娜·马歇尔——她俩使用的同种香水让我得出了这一结论。前者自然没有可能，所以一定是阿伦娜一直藏在洞中等待岸边的闲杂人等都离去。

"当布鲁斯特小姐驾船离去时，海滩上就只剩下帕特里克一人，他实施罪行的大好时机终于到了。阿伦娜是在十一点四十五分以后被谋杀的。尸检只能告诉我们谋杀发生的最早可能时间。大夫知道阿伦娜的死亡时间是在十一点四十五分，但是他并没有将此告诉警方。

"还有两件事需要解释一下。琳达·马歇尔为克里斯蒂·雷德弗恩提供了无罪的证据。不过，这一证据的依据是琳达自己的手表。我们所需要证实的不过是克里斯蒂有两个机会拨改手表。这一点很容易做到。案发那天早晨，她独自一人呆在琳达的房间内。这是其一。此外，还有一个间接证据。琳达说她'怕自己要迟到了'，但是，当她走下楼看了看大厅里的钟时，却发现刚刚十点二十五分。另外一个机会也很显而易见——琳达一转过身下海游泳，克里斯蒂就可以将手表拨回来。

"此外，还有梯子的问题。克里斯蒂总是宣扬她有晕高症。这是一个蓄意制造的谎言。

"到此我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所有的碎片都漂亮地各就各位。但是，很不幸，我没有确定的证据。这都是我想出来的。

"然后，我有了个主意。有一点是确定的——凶手的狡

猾与奸诈。我丝毫不怀疑将来有一天帕特里克·雷德弗恩会故伎重演。那么过去呢？我隐约觉得此次并非是他初次作案。他的作案手段——将人掐死——与他的天性是一脉相承的，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嗜血成性而又爱财如命的杀人狂。如果他有过行凶杀人的过去，那么我敢肯定这一次他一定会采用同样的作案方法。于是，我向科尔盖特警督索要了一份被扼致死的女性受害者名单。结果令我很满意。有一位内莉·帕森斯被扼死在一片荒僻的小树林里，此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雷德弗恩所为——不过，它可能会在作案地点的选择上会对雷德弗恩有所启发。但是，在艾丽斯·科里根被杀一案中，我终于发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一案件与本案的作案方法具有相同的本质，即在时间上做文章：通常，杀人凶手的实际作案时间比人们初步想象、判断的要早，而在本案及科里根一案中，情况则正好相反。在后一案件中，报案人称在四点一刻发现了尸体，而死者的丈夫却有证据证明他在四点二十五分以前都无作案可能。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据爱德华·科里根自己说，他到达松树岭咖啡馆后，发现妻子不在那里，于是他就出来在附近溜达了一会儿。事实上，他飞速跑到了约会地点，恺撒林（大家应该还记得这儿离松树岭很近），杀害了他妻子然后返回咖啡馆。报案的姑娘正在徒步旅行，她是个极受人尊敬的女士，在一家有名的女子学校，教孩子们体育。很显然她与爱德华·科里根无任何瓜葛。她得走一段路后才能报案。警官到了五点四十五分才对尸体进行了检查。正像在本案中一样，人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一个虚假的死亡时间。

"我又做了最后一次测试。我必须确切地知道雷德弗恩夫人是一个撒谎者，于是我安排了一次去达特穆尔的短途旅游。要是有个人晕高，那么他（她）在走过湍急流水上的窄桥时会感到极不舒服，布鲁斯特小姐是真的有恐高症，过河令她头晕目眩。但是，克里斯蒂·雷德弗恩却无所顾忌、平静如常地过了河。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却向我们揭示出一条确定无疑的信息。如果她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撒谎，那么她所说的其它话也有可能是谎言。同时，科尔盖特请苏瑞警方确认了一下照片。而我一向只采用那些我认为能成功的策略。于是，我努力使雷德弗恩先生产生一种安全感，然后再将目标对准他，竭尽全力令他失去控制。一旦得知自己已被认定就是科里根，雷德弗恩立刻惊慌失措，完全失去了章法。"

波洛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喉部，似乎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然后他加重了语气说道："我采取的行动危险之至，然而我无怨无悔。我成功了！我不必在失败中煎熬。"

静默了片刻，加德纳夫人第一个打破了沉寂，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波洛先生，聆听您对案情的分析，简直令人茅塞顿开。它引人入胜的程度绝不逊于一个犯罪学的演讲——事实上这就是一次生动的犯罪学演讲。想想看，我的毛线团，还有日光浴对话竟然也成了您的线索，这太奇妙了，真让我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想我亲爱的丈夫也会有同感吧，是不是，奥德尔？"

“是的，亲爱的。”加德纳先生的回答仍然如常。

波洛接着说：

“事实上，加德纳先生也给了我启发。当时我需要有个明白事理的人谈一谈对马歇尔夫人的看法。我认为加德纳先生正好是个合适的人选。”

“真的吗？”加德纳夫人惊奇不已，“那你是怎么说她的，奥德尔？”

加德纳先生咳嗽着，似乎想掩饰些什么。

“呃，亲爱的夫人，你知道，我一向对她没有什么好感。”

“男人们总是对妻子说这种话，”加德纳夫人略有些不满。“要我说啊，即使是波洛先生，把马歇尔夫人那种人称为天生的受害者也是对她太纵容了一些。当然她绝非那种很有教养的女人。不过，既然马歇尔上尉不在场，我要毫不留情地说明我的看法：她就是有些傻头傻脑、幼稚无知。我曾经对你这么说过，对吗，奥德尔？”

“是的，亲爱的。”加德纳先生的回答自然还是一如既往。

2

加尔湾。琳达·马歇尔与波洛并肩坐在一起。

琳达启齿说道：

“自然我很高兴我并没有死。但是波洛先生，您知道，我仍然觉得是我杀死了她，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是有此打算的。无论如何，结局总是一样的。”

波洛语重心长地答道：

“这绝对不可以相提并论。有谋杀的欲望和真正杀了人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设想一下，在你的卧室里，即使被刺穿心脏的并不是那个小蜡人，而是你的继母被捆绑在那里，而你手中拿的也不是大头针而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即使如此，你仍然不会将这把匕首刺入她的心脏。因为你身上固有的某个东西在告诉你‘不行’。在这方面，我与你一样。有个笨蛋令我非常愤怒，于是我对自己说：‘我要踢他一脚。’事实上，我只是踢了一下身边的一张桌子，然后告诉自己，‘这张桌子就是那个笨蛋，我就这么踢他吧。’然后，要是我的脚趾头不太疼的话，我就感觉好多了，桌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被毁坏。不过，即使那个笨蛋就在我眼前，我也不会真的去踢他。做蜡人，把大头针插进去，这是很傻、很幼稚的行为，但是它绝非无用之举，至少它可以解你心头之恨——你的仇恨有了发泄的对象，就是那个小蜡人。大头针和火焰帮你消灭的不是你的继母——而是你对她的刻骨仇恨。后来，即使在你听到她的死讯之前，你已经觉得自己从仇恨中解脱出来了，你感到了轻松了许多，快乐了许多，是不是？”

琳达点点头，惊讶地问道：

“您怎么知道的？这正是我的感觉。”

波洛避而不答，只是说道：

“不要再做傻事了。希望你能下定决心，不要再将这种仇恨转嫁到你的第二位继母身上。”

琳达着实被波洛的话吓了一跳：

“您认为我还会再有一位继母吗？哦，我明白了，您是在

指罗斯蒙德。我并不讨厌她。"犹豫片刻，她又补充说："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要形容罗斯蒙德·达恩利小姐，波洛可不会用"通情达理"这个词，因为它太苍白，太平淡了。然而波洛知道，对琳达而言，这就是最高的评价了。

3

肯尼思·马歇尔说：

"罗斯蒙德，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杀了阿伦娜？"

罗斯蒙德满脸羞愧的神色，说道：

"咳，别提了。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

"你说得一点不错。"

"我承认，但是肯，你可真够守口如瓶的。我从不知道你对阿伦娜的真实感受如何。我不知道你是盲目地信任她呢，还是已经认清了她的本质，准备对她听之任之，只是为了要给她留一点面子而在表面上对她表现出适度的尊敬。我想，如果是前者，那么当你突然发现她竟然辜负了你对她的一片信任而背叛了你，你一定会勃然大怒。我听说过有关你的一些事情。你平素一向沉默寡言，然而有时你却像一头发怒的公牛一样可怕。"

"所以你就认为我扼住了她的喉咙，然后掐死了她？"

"嗯，是的，我正是这么想的。而且，我觉得你的证据似乎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于是，我突然决定要帮你一把，所以我就编造了一个愚蠢的谎言，说看见你在房间里打字。然

后，当我听说你说看见了我向屋内张望——这更使我相信你的确做了那件事。此外，琳达的怪异表现也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这种认识。”

肯尼思·马歇尔叹了一口气，道：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我那么说是为了使你的故事更可信吗？我——我还以为你需要有人为它提供证据呢。”

罗斯蒙德瞪大了眼睛，问：

“你不是在说你认为是我杀害了你妻子吧？”

马歇尔不自在地动了一下，嘀咕道：

“别提了。你还记得你曾经为了那条狗差点掐死了那个小男孩吗？当时你紧紧掐住他的喉咙就是不放手。”

“可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是的，我知道——”

罗斯蒙德尖刻地问道：

“你认为我到底有什么动机要谋杀阿伦娜？”

马歇尔很不自然地转移了视线，口中不知在咕哝什么。

罗斯蒙德叫道：

“肯，你真是个自负的家伙！你以为我无私地为了你而杀害了她，是吗？或者——你以为我为了自己能得到你而杀害她吗？”

“根本不是，”马歇尔愤怒地说，“但是，你知道你那天说的话——关于琳达和其它所有的事——让我觉得你还是关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

罗斯蒙德说：

“这话没错，我一向是非常关心你的。”

"我相信你。你知道，罗斯蒙德——我不大说话——因为我不善言谈——但是我想澄清这一点，我并不爱阿伦娜——只是在开始时有一点儿爱——日复一日地与她生活在一起令我心焦力瘁。事实上这已经成了一种极大的痛苦，但我仍然为她的不幸而感到难过。她是一个十足的傻瓜——疯狂地迷恋男人——她克制不住自己的这种欲望——而男人们又从不真诚地对待她，令她很失望。我只是觉得我再也不能让她遭受打击了。我娶了她，我就有责任尽最大努力照顾她。我想她是知道这一点的，也因此而对我很感激。她——她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罗斯蒙德温柔地说：

"好了，肯。我现在明白了。"

马歇尔没有看她，而是小心翼翼地将烟丝装入烟斗。末了，他嘟囔了一句：

"你呀——你总是很善于理解别人，罗斯蒙德。"

罗斯蒙德的嘴边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讽刺性的微笑。她问：

"肯，你是现在就要向我求婚呢，还是决定再等六个月？"

马歇尔的烟斗从嘴上掉了下来，磕在下面的岩石上。罗斯蒙德的直率令他有些不知所措。他悻悻地说道："真倒霉，这已是我第二次在这里毁掉一个烟斗了。此刻我身上又没有再带一个。你怎么知道六个月对我来说是一段合适的时间？"

"因为我想这是合适的时间。不过，我希望现在能得到

一个明确的答复。在中间这几个月里，你很有可能又陷入一场艳遇，某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女性将再一次引发你的怜香惜玉之心，使你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扮演一位英雄救美的骑士。"

他笑了。

"不过，这一次，被解救的公主将是你，我亲爱的罗斯蒙德。你将从那个可恶的服装生意中解脱出来，然后我们将一起去乡村享受充满宁静与温馨的快乐时光。"

"难道你不知道服装生意令我获利丰厚吗？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事业吗？我亲手创建了它，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它是我的骄傲！而你，居然有胆量对我说，'亲爱的，把全部的一切都放弃了跟我走吧。'"

"的确，我这么说是吃了豹子胆了。"

"好自信的人。你以为我对你的爱足以使我放弃这一切吗？难道就因为我爱你，你就可以对我召之即来吗？"

"如果你不能放弃，"马歇尔依然不紧不慢地说道，"那么，我只好说，你对我已无任何意义。"

然而，罗斯蒙德却语气一转，温柔而又深情地说：

"我亲爱的肯，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一个心愿，那就是到乡村去，与你一同营造一块属于我们的天地，共度快乐人生。现在，这一心愿终于要变为现实了……"